

左拉小說選集



畢修勺譯

倫枯米 · 惹娜

世界書局印行

集選說小拉左

# 倫枯米 · 惹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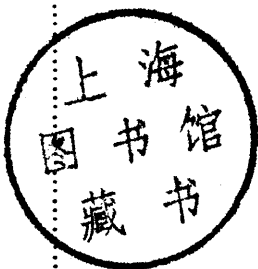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8 6966B

譯 勺 修 畢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目 錄

娜蕙·米枯倫·····	一
南丹·····	五九
南松夫人·····	一一三
卓卜爾先生的貝肉·····	一六九
賈克·戴慕爾·····	二三三



娜  
意  
·  
米  
枯  
倫

此  
页  
空  
白

菓子成熟的節季，一個皮膚棕色黑髮散亂的女孩子，每月到哀克斯的一個律師——羅斯丹先生家裏來，手上費力地提着一大籃杏子或桃子。她留在寬大的進口走廊上，得到通知的全家人都走下樓來迎接她。

『啊！是你，娜惹，』律師說。『你把菓子拿給我們好，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而米枯倫老爹呢？他好麼？』

『好，先生，』女孩子回答，露出她的兩排白齒。

於是羅斯丹太太命她進入廚房，問她橄欖樹、胡桃樹與葡萄樹的情形。最大的事情是要知道海岸的一角，羅斯丹領有「布朗卡特」產業，且由米枯倫一家耕種的伊斯塔，克是否下過雨。那裏其實只有數十株胡桃樹與橄欖樹，然而雨的問題在這乾旱的地方，

還是頂重要的，

『下過幾點，』娜惹說。『葡萄正需要水呢！』

待她報告過消息之後，她就吃一塊麵包和少許剩餘的牛肉；她重新動身，搭着每半月到哀克斯一次的一個屠夫的小車，回到伊斯塔克去。她時常帶來海貨，一隻大海蝦，或一條美的海魚，因為米枯倫老爹下海捕魚的時間，其實是多於從事耕種。她若在暑假期間來，律師的兒子佛雷岱列克便一躍走進廚房，向她報告他的一家人不久就要到「布朗卡特」去避暑，命她準備他的魚網與釣線。他以「你」稱她，因為他很小的時候就與她一起玩耍。自從十二歲以後，爲着表示尊敬，她纔稱他爲「佛雷岱列克先生」。米枯倫老爹每次聽她用「你」與他主人的兒子說話時，總重重地給她一個巴掌。但是這不能阻止這兩個孩子仍是很好的朋友。

『不要忘記修補魚網，』中學生重複說。

『不要怕，佛雷岱列克先生，您儘管來吧，』娜惹回答。

羅斯丹先生很有錢。他以賤價買得中學路上一幢很大的公館。在十七世紀最後數年造成的「高龍」大宅，有着十二窗戶的正面，其中的房間足以容納很多的人口。他們的一家，連兩個老的女僕，都計算在內，僅有五人，所以他們住在這些廣大的房間中，好像遺失在空屋裏一樣，非常寂寞。律師的夫婦只住第一層樓。樓下與第二層，貼出招租，經過十年，找不到房客。所以他決定關閉門戶，把公館的三分之二讓給蜘蛛。空洞與嚮亮的房子，只要進口走廊裏發生些微的聲音，便有大教堂似的反應，這走廊很寬闊，有巨大的樓梯，人們簡直可以在這裏建造一座近代的房屋。

在買到之後的第三日，羅斯丹先生即用一層板壁，把十二公尺長，八公尺寬，由六個窗戶照亮的大客廳，分成兩間。一間作爲他的私人辦公室，另一間讓他的書記們使用。第一層另外還有四間大房子，最小的一間也有七公尺長，五公尺寬。羅斯丹太太，佛雷岱列克與兩個老女僕住着像小教堂那麼高的房間。律師，爲用餐比較便利起見，只好把原來是女子化裝室的一間，改做廚房；從前，利用樓下廚房的時候，菜盤經過寒濕的走廊與樓



梯，小菜差不多完全冷掉了。最壞的是這過大的房子，只有最簡略的擺設。在辦公室中，一堂綠色的舊傢具襯着荷蘭的烏得勒支絨，中間有一把長的「沙發」，八把帝國式的，由暗色硬木製成的靠手椅；一張也是帝國時代的三腳獨柱的小圓桌，在這廣大的房子中央，簡直像孩子們的玩具一樣；壁爐上面，只有一個近代大理石的醜陋的坐鐘放在兩只花瓶中間，漆着紅色而被擦過的地板，映出粗劣的反光。臥房的器具則更少。人們從這裏可以覺到南方的家庭——就是最富的也一樣——在這太陽的幸福之地，過着野外的生活，對於屋內的安適與奢侈，是採取如何輕蔑的態度。羅斯丹一家，對於這些大房間所引起的憂鬱和死也似的沉寂，以及缺乏傢具所增加的像破產一般的淒涼，一定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然而律師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的父親把哀克斯最好的一個事務所留給他。他努力以稀有的活動，在這懶惰的區域，增加他的主顧。身材小，性好動，生着一副黃鼠狼似的狡猾面孔，他專心於他事務所的職務，他關心自己的財產，尤其是佔去他全部的時間，他

連一份報紙都不看，他把稀有的空閒鐘點，都化在俱樂部中。反之，他的夫人則被視為本城聰明而傑出的女子之一。她生於維爾蓬納，這給她以高貴的光圈，雖然她所嫁的丈夫配不上她的門第。但是她顯露那樣過分的嚴肅主義，她以那樣狹隘的固執，實行她的宗教義務，使她在自己所過的拘謹的生活中，簡直像失了生氣的枯木一樣。

至於他們的兒子佛雷岱列克，他在這非常忙碌的父親與這極端嚴肅的母親中間，長大起來。在中學的幾年，他是出名的懶惰學生，他在母親的面前戰慄，可是他那樣厭惡工作，他晚上在客廳中，總是鼻子向着他的書本，精神昏亂地留着幾個小時，而不讀一行文字，他的父母見他如此，都以爲他在認真地做着功課。覺察到他的懶惰而發氣之後，他們終於送他到學校裏去寄宿；他還是一樣的不用功，學校裏的管束比較鬆懈，他覺得很快活，此後再也沒有嚴厲的眼睛時常監視着他了。因他的行爲逐漸放縱，他們又懼怕起來，他們終於不再讓他寄宿，重新把他放在自己的戒尺之下。結束修辭級的前後，他被督促得那麼嚴密，他最後也只好用功了：他的母親檢閱他的簿子，強迫他背誦功課，時時跟

在他的後面，簡直像憲兵一樣。靠着這樣的監督，佛雷岱列克考畢業的時候，只有兩次沒有及格。

哀克斯有一著名的法學院，羅斯丹的兒子當然進入這個學校。在這議會的古城中，幾乎只有律師與公證人之類，集合在法院的周圍。先讀他的法律吧，以後如何，再作打算。所以他仍繼續中學時代的生活，儘可能地少用功，不過竭力要使父母相信他仍在努力讀書。羅斯丹太太也無可如何地只好給他以更多的自由。現在他可隨自己的意思出門，只要在吃飯時回家就好了；夜間，除允許他看戲的日子之外，他必須於九點鐘返家。於是他便開始過着外省學生，不把功夫用在課本上的那種非常單調與非常放縱的生活。

必須認識哀克斯與其長滿青草的街道，以及會使全城沉睡的靜寂，纔能了解這裏學生所過的生活的空虛。用功的還有方法在他們的書本上消磨他們的時間；不認真注意功課的人們，則僅有玩牌的咖啡館和有些比玩牌還要壞的場所，作爲消遣解悶的出路。我們所說的這位青年是最喜賭博的一人；他把多數黃昏都化在賭博上，剩下的時間

則在到處胡鬧。一種逃學中學生的肉慾，使他投入城內所能供給的幾個妓院，這裏是外省的小城，並沒有佈滿巴黎拉丁區的自由姑娘。待黃昏不夠他消遣的時候，他則偷竊家中的鑰匙，使他可以整夜宿在外邊。以這個樣式，他幸福地度過了研讀法律的幾年。

再則，佛雷岱列克也明白自己應該裝着是孝順的兒子。他逐漸學得屈服於恐懼之下的孩子們的全部虛偽。他的母親現在也宣告滿意了：他領她去參加「彌撒」，保持極其嚴謹的姿態，並以誠實的樣子，安靜地對她敘述她一點也不懷疑的欺騙。他變得那麼靈巧，他永遠不讓他的父母看出他的破綻，他時常找到托詞，預先造好荒唐的故事，作為辯護的證據。他以借自堂表兄弟的金錢，償付賭賬。一次得到一筆意外的進款，他甚至實現他到巴黎去玩一星期的夢想，他設法使一個在杜朗斯河沿岸領有產業的朋友，邀他去遊覽美麗的首都。

總之，佛雷岱列克是一個漂亮的青年，身材高大，面貌端正，長着很濃的黑鬚。他的淫逸特別使他在女子的面前，成爲可愛的人物，他的和善態度是一般人所引證的。認識他

虛假的人都不免竊笑他；可是，他既有隱藏他一半可疑的行爲的本領，他還不致跟有些粗魯的學生一樣，展示他的放蕩，引起全城的非議。

佛雷岱列克將滿二十一歲了。他不久就要結束他的學業。他的父親還不很老，不願意立刻把他的事務所讓給他，他想推促他去做官。他託巴黎的朋友們替他的兒子運動一個推事的任命。青年不說「不」字；他從來不以公開的樣式反對他的父母；但是他的表面微笑却藏着情願繼續非常適意的遊惰生活的決心。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富翁，他自己又是獨養子，他爲什麼要做稍微勞苦的事情呢？在等待的時間，他儘可以在熱鬧的場所抽雪茄烟，到鄰近的名勝區域去散散步。每日仍暗地裏訪問淫邪的場所，同時他仍裝着和順的態度，有時遵從他母親的命令，迎合他母親的歡心。當淫樂過度，使他的四肢發軟，胃口呆滯的時候，他即回到中學路冰冷的大公館裏，安靜而愉快地休息着。空洞的房間，從天花板上降下的嚴肅厭煩，對他好像有着止痛的清涼。他留在那邊，直到他的康健與食慾完全恢復，重新可以去胡鬧的日子，他儘量裝着使他母親相信他是爲陪她而

不高興出門。總之，只要人家不妨礙他的作樂，他是世上頂好的孩子。

娜惹每年提着她的菓子與她的魚類到羅斯丹的家裏來，而且一年比一年的長大。她恰與佛雷岱列克同一年紀，她比後者只大三個月左右。所以羅斯丹太太每次總說：

『娜惹，你簡直長得像一個大姑娘了！』

娜惹微笑，露出他雪白的牙齒。每次來的時候，佛雷岱列克大概都不在那裏，但是，一日，他研讀法學的最後一年，當他出門的時候，他看見娜惹手裏提着她的籃子，立在進門走廊上，他立刻很詫異地停了步。他已不認得上一節季他在「布朗卡特」曾經見到的身體瘦長而行動搖擺的女子。現在所見的娜惹完全變了，她的棕色頭面，在厚密黑髮的暗盞下面，非常漂亮；她有強壯的肩膀，圓的身材，露出兩腕的美麗的手臂。在一年之內，她像少年的樹木似的長大了。

『是你！』他的囁嚅聲音說。

『是的，佛雷岱列克先生』她回答，正面注視他，兩隻大眼裏燃着暗火。『我帶來海

膽……您什麼時候來？應該準備魚網麼？」

他仍默察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低聲說：

「你很美麗，娜惹……你怎麼長得這樣漂亮了？」

這稱讚使她笑了。等他像從前兩人一起玩耍一樣，用遊戲的態度，拿起她的兩手時，她就嚴肅起來，她突然以「你」稱呼他，她以極低的，有點帶啞的聲音對他說：

「不，不，不要在這裏……當心！看，你的母親！」

二

十五天以後，羅斯丹一家就到「布朗卡特」去。律師要等法院放假之後纔動身，其實，九月在海邊是更有樂趣。大熱已退完了，夜間有着甜美的涼爽。

伊斯塔克是馬賽郊外頂遠的一個村莊，在關閉海灣的岩石曲拗的深處。「布朗卡特」並不在这村裏。牠矗立在村外的一個懸崖上；從整個的小海灣中，人們可以看見它

的黃色正面，隱在許多大松樹中間。這是一個粗笨的，開着許多不勻整窗戶的，在普洛溫斯，人們稱之爲「宮堡」的方形建築，在屋的前面，一個寬闊的平台，一直伸向散滿石子的狹小海灘。後面有一塊大的園圃，磽瘠的土地，只有幾株葡萄，胡桃與橄欖樹願意長在那裏。「布朗卡特」最大的不方便，最可憂慮的危險之一是海繼續不斷地搖動懸崖；來自鄰近泉水的滲透產生於這陶土與岩石的隙縫間；每一節季，都有很多大的石塊裂開，以可怖的聲音跌在下面的海水裏。別墅逐漸被蝕成新月的形狀。松樹已開始被消滅了。

四十年以來，米枯倫一家是「布朗卡特」的佃戶。依照普洛溫斯的習慣，他們耕種土地，與他們的地主對分所收得的產物。產物是很貧乏的，假如他們不在夏天捕一些魚來補充，他們一定會被餓死。在耕作與播種的空餘時間，他們到海上去撒網。一家的人口是由四人組成，首先是米枯倫老爹，一個面皮黑而縐的兇狠老人，全家人在他面前都要發抖；其次是米枯倫嬖嬖，一個被烈日晒黑，被辛苦工作弄成憔悴與蠢笨的大女人；其次他們的兒子，他曾在「亞羅剛」號軍艦上服務；最後是娜薏，她除料理家務之外，還



被他父親派到一個瓦廠裏去工作。佃戶的住宅是靠在一「布朗卡特」側面的一個陋室，很少有笑聲或歌聲的透露。米枯倫保持着老年野蠻人的緘默，深深地沉沒在經驗的反省中。兩個女子以南方孩子與妻子懼怕家長的可怖尊敬，服從她們的父親與丈夫。安靜只被她母親見不到娜惹的時候，兩拳放在臀部竭力張大喉嚨向着四方喊叫：「娜惹！娜惹！」的瘋狂呼喚所擾亂。娜惹在一公里之外聽見之後，總是忍着滿腔的憤怒，臉色蒼白垂頭喪氣地踱着回來。

伊斯塔克的人們都稱她是漂亮的娜惹，真的，漂亮的娜惹，並不幸福。她十六歲的時候，她的父親米枯倫，爲着一個「是」字或「否」字，就以巴掌打在她的面上，打得那樣重，以致她的鼻中都流出血來；現在她雖然已二十歲過去了，她的兩肩還留着她父親打她的青痕，幾個星期，不能褪去。她的父親也不是惡人，他只嚴格地行使他的「王權」，要別人服從他罷了，他的血中還有古代拉丁民族的強權，對於他的家人，保持着生殺予奪的威風。一日，受着毒打的娜惹，胆敢舉起手來自衛時，他幾乎把她殺了。少女受到這些懲

罰之後，總是戰慄地留着。她坐在黑暗角落的地上，兩眼無淚地吞下這非禮的恥辱。一種暗恨要她這樣留着，數小時不說一句話，心中轉着她自己無法實行的報復。這是她父親的血在她身內起了反叛，她有盲目的忿怒，要做強者的瘋狂需要。當她看見母親在米枯倫之前，顫抖而順從地自願留於弱者的地位時，她即充滿輕蔑地凝視她。她時常說：『假如我也有這樣的一個丈夫，我一定會把他殺死。』

娜惹還喜歡她被毒打的那些日子，因為她父親的暴行刺激她，使她的身心發生震動。其他的日子，她過着如此狹隘，如此幽閉的生活，她簡直煩悶得要死。她的父親不准她到伊斯塔克去，他要她在家裏做着繼續不斷的工作；就是沒有什麼可做的時候，他也要她留在他的眼前。所以她無耐性地等着九月；等主人們住到「布朗卡特」之後，米枯倫的監視就必然會放鬆了。娜惹替羅斯丹太太購買東西，整年的囚禁，由此得到一些補償。

一天上午，米枯倫老爹反省，他想到這大女孩子每日能替他賺回三十個銅子，他就解放她，命她到一個瓦廠去作工。雖然工作很粗重，娜惹也很高興。她從早晨出門到伊

搭克的另一邊去，留在烈日之下，翻晒新瓦，直到晚上回來。她的兩手就被這粗工的苦役弄疲乏了，可是她不再覺得她的父親在她背後，她可與青年的男子們自由嬉笑。就在那邊，就在這非常勞苦的工作中，她發育了，她成爲一個漂亮的姑娘，酷烈的太陽使她的皮膚鍍上金色，使她的頭頸戴着一條寬闊的琥珀項圈；她的黑髮長起來，而且逐漸濃密，彷彿以它們飄動的髮絲保護她的頭頂；她的身體，在她工作的往來中，繼續不斷地俯下與擺動，不知不覺間獲得青年女戰士的柔軟與快捷的力量。當她在這硬的鋪滿紅陶土的地上重立起來時，她很像一個硬土燒塑成的古代娘子軍，受着自天而降的火雨的燃晒，突然活了起來一樣。所以看她這樣一天一天的成爲漂亮的姑娘，米枯倫往往以他的小眼凝視她。她太會笑了，一個女孩子這樣高興，在他看來，似乎不大自然。他曾打定主意，如果他在她的裙邊發現到什麼愛人，他一定去扼死他們。

愛她的人何止數打！可是娜惹都讓他們失望了。她譏笑一切青年。她的唯一好朋友是一個駝背，與她在同一瓦廠裏做工的一個矮小男子，他的名字叫駝阿納，是哀克斯貧

兒收容所派到伊斯塔克來，他就留在這裏，做着苦工度日。這駝背以他滑稽的側面，笑得很有趣。娜惹爲着他的溫柔而容忍他。她要他做什麼，他都一一服從，絕不反抗。當她對於父親的暴行，要想找一個人來報復的時候，她往往虐待他，以他爲「出氣洞」。再則，這也不會有結果的。當地的人們都笑駝阿納。米枯倫曾說：『我讓她同駝背來往，我認識她，她太自負了，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那一年，當羅斯丹太太安頓到「布朗卡特」的時候，她向佃戶借用娜惹，因爲她的一個女僕病了。恰好瓦廠也停工。再則，米枯倫對家人雖然非常粗暴，待主人却十分恭謹；即使要求不如他的意，他也不會拒絕他的女兒替他的地主太太服務。羅斯丹先生爲着重要的事情，必須去巴黎，所以只有佛雷岱列克和他的母親到鄉間來。最初幾日，按照習慣，這位青年，總先滿足身體活動的巨大需要，他爲鄉間的空氣所沉醉，同米枯倫一起撒網與收網，或獨自到那些以伊斯塔克爲出口的山峽深處，作長的散步。待這熱烈的情緒平息之後，他就整日半睡地躺在平台邊緣的松樹之下，注視着蔚藍的海面，這單調的藍

色終於使他生起極大的厭煩。普通總是十五日之後，他再沒有方法忍耐「布朗卡特」的逗留。他每天上午總找到去馬賽的托詞。

主人們到後的第二日，米枯倫於太陽起山的時候，即喊佛雷岱列克。他約他去收魚籠，即一端開着小口，讓魚可以進來而不能出去的長簍。但是青年裝着沒有聽見。捕魚好像不再使他發生興趣。等他起來之後，他即到松樹底下，目光朝天地仰臥在那裏。他的母親見他不去作那一種使他回來餓得要命的跋涉，覺得非常奇怪。

『你不去麼？』她問。

『不，母親，』他答。『爸爸既然不在這裏，我留着陪您。』

佃戶聽到這個回答之後，以土語喃喃地說：

『好吧，佛雷岱列克先生就會到馬賽去的。』

然而佛雷岱列克並不去馬賽。一星期過去了，他還時常躺着，只太陽晒到他的時候，起來換一下位置。爲裝裝樣子，他拿着一本書，可是並不怎樣讀它；書往往溜到硬地上被

晒乾的松針之間。他甚至不注視下面的海；臉朝着房子的一邊，他好像關心屋裏的事情，他窺伺時時經過平台的女僕們的來去；如果是娜惹過去的話，短的火燄，即在他好色小主人的眼裏燃燒起來。娜惹於是放緩脚步，以她有節奏的全身擺動，慢慢地走遠去，從不向他投射一瞥。

這遊戲持續了許多日。在他的母親面前，他差不多粗暴地對待娜惹，待她像拙笨的侍女。受着責罵的少女，好像爲享受這些憤怒之樂似的，總以幸福的陰鬱，低下眼睛。

一天上午，用午餐的時候，娜惹敲碎了一口生菜盆。佛雷岱列克就大發脾氣。

『她多麼蠢笨！』他喊着說。『她的魂哪裏去了？』

他憤怒地立了起來，並加上說，他的褲子已經損壞了。一點油滴在他的右膝上。但是他有意把它造成一件事情。

『你還看我！還不快快給我一塊飯巾與水……幫我揩去……』

娜惹把飯巾的一角浸入杯中，然後跪在佛雷岱列克面前，擦抹他的污點。

『讓他去，這沒有什麼關係，』羅斯丹太太重複說。

但是少女仍不放鬆她小主人的脚腿，她仍繼續以她美麗的手臂，用着全力擦抹他的褲子。他呢，他也以嚴厲的說話繼續在斥責她。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笨拙……她有意拿這生菜盆敲在我的身邊……啊！假如她在哀克斯服侍我們，我們的磁器會很快地敲成碎片了！』

這些斥責與所犯的過錯，太不相稱。待娜惹不在那裏的時候，羅斯丹太太以為應該勸導他的兒子。

『你到底爲什麼要反對這可憐的女孩子？人家或者會說你不能容忍她呢……我請你對她比較溫和些，好不好？這是舊日一道遊戲的同伴，她在這裏而且也不是普通的侍女。』

『唉！她使我討厭！』佛雷岱列克裝着粗暴的態度回答。

就是當天晚上，夜幕已經降下的時候，娜惹與佛雷岱列克相遇於平台盡端的陰暗

裏。他們還沒有單獨說過話。在這地方，人們並不能從屋裏聽見他們。松樹在沉寂的空氣中，發出熱的松香氣味。於是她重新以兒時的親密語氣，喃喃地問他：

『爲什麼你責罵我，佛雷岱列克？……你這人真不好！』

他不回答，他捉住她的兩手，拉她到自己胸前，熱烈地吻她的兩脣。她讓他做，然後離開，至於佛雷岱列克，爲着不在他的母親面前，露出興奮的感動，則暫時留着，坐在傍邊的欄杆上。十分鐘以後，她以稍帶自負的鎮靜，侍候他們吃飯。

佛雷岱列克與娜惹並沒有約定幽會的時間，是另外一夜，在懸崖邊緣的一株橄欖樹之下，他們倆再次相遇。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有好幾次以熱烈的固定，彼此相視。夜很熱，佛雷岱列克，在他的窗口，抽着紙烟，兩眼探詢下面的陰暗，直到早晨一點鐘。到一點鐘，他瞥見一個模糊的影子，溜過平台。於是他不再猶疑了。他降到一個廠棚的屋頂，再放在那邊角上的一根長竿，立刻跳到地上；這樣，他不怕驚醒他的母親。到了下面之後，他就一直向着一株老的橄欖樹走去，確信娜惹就在那邊等候他。



『你在那裏麼？』他以極輕的聲音問道。

『是的，』她簡單地回答。

地下全是茅草，他即坐在她的身邊；他摟住她的腰身，她則讓頭靠在他的肩上。一會兒，他們留着不說一句話。老而多節的橄欖樹，以它灰色的葉叢蓋着他們。在對面，海，漆黑而毫無動靜地展佈在天邊的星星之下。馬賽，在海灣的深處，隱蔽於遠遠的濃霧裏；左邊只有普拉尼埃的燈塔，時時在轉動，以它突然熄滅的黃光，穿破空間的黑暗；再也沒有什麼比這不斷地消失於地平線上而又不斷地重新出現的光線，更溫柔，更幽雅了。

『你的父親不在家麼？』佛雷岱列克再說。

『我從窗口跳下來，』她以嚴重的聲音回答。

他們不談他們的愛情，這愛情從遠處，從他們的兒時來，現在他們只回憶已有情慾透露的兒時遊戲。暗地裏交換撫摩與擁抱，這對他們好像是很自然的，他們簡直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他們只有我屬於你，你屬於我的需要。他覺得她很漂亮，以她田間的膚色

與氣息，激動他的熱愛，她則以自己能成爲小主人的情人，而感到被虐待女子的驕傲。她把整個的身心都獻給他。待他們循着出來的道路，回到各自的房間時，天色已將黎明了。

三

多麼可愛的月份！沒有一天下過雨。時常晴朗的天空，展佈着沒有半朵雲斑的青緞。太陽在玫瑰色的水晶中起來，在黃金似的塵埃裏下去。然而天氣並不太熱。海的微風與太陽同來，而且與它同去；夜有甜美的涼意，陰暗中到處散滿日間被太陽晒熱的芬芳植物的香味。

當地的風景非常幽雅。海灣的兩邊，伸出手臂也似的岩石，至於島嶼，在寬廣之處，似乎阻斷前面的地平線；海只是廣大的湖面，碧綠之水閃爍於晴朗的天氣之下。在底面，在山的脚下，馬賽的一層一層房子，排列在低矮的崗陵上；空氣明朗時，人們從伊斯塔克可以看見約里埃特的灰色堤岸和船在碼頭的細長的船桅；在後面，保安聖母院的教堂，雪

白的矗立於空際的高處，它的正面顯露於厚密的樹叢中間。從馬賽出發的海岸，在到伊斯塔克之前，彎成寬廣的新月形，沿岸的許多工廠有時噴出高的黑烟。當太陽直射下來的時候，幾乎是黑色的海，好像睡在兩個岩石的海岬中間，岩石的白色被太陽晒成黃色與棕色。松樹使淡紅的土地點綴着暗綠，這是一幅大的圖畫：東方風景的一角展佈於日光眩目的震顫中。

但是伊斯塔克不止有這海上的遠景。靠在山麓的村莊通着許多消失於凌亂岩石之間的道路。自馬賽到里昂的鐵道蜿蜒於大的石塊間，在橋上經過凹地，突然深入岩下，留在這法國最長的納爾特隧道之下，歷五公里左右。沒有什麼比這些挖掘於崗陵中間的山峽，更有險峻的景象，狹的小徑闢在深淵的邊緣，長着松樹的不毛山腰，立着鐵誘色與血色的岩壁，有時山峽擴大了，栽種橄欖的磽瘠田畝，佔着小山谷的凹地，一座遺失在這裏似的房屋，顯出牠的有色彩的，閉着窗戶的正面。接着，還是佈滿荆棘的小徑，不能穿過灌木叢，傾坍下來的石堆，乾涸的瀑布舊道以及種種只在荒漠行程中，纔能見到的

希奇東西，在高處，在松樹的黑邊之上，天展佈着它的細緻的藍緞一般的長帶。

在岩石與海的中間，還有狹長的海岸，紅的泥土，當地最大工業的瓦廠，就在這裏挖下大洞，掘出製瓦所必需的陶土。這是到處傾坍與散滿裂縫，只種着若干瘦弱樹木的土，好像熱情的氣息吹乾了它的水源。在路上，人們以為行走於石灰堆上，往往兩腳陷入土中，直到腳踝；極小的微風，就揚起灰塵，使路旁的籬笆蓋上一層泥土。沿着反射出爐火一般熱光的牆垣上，睡着灰色的小蜥蜴，成羣的蝗蟲，則以火花的爆裂之聲，飛舞於焦黃色的草叢間。昏昏欲睡的中午在沉寂與悶熱的空氣裏，除蟬的單調歌聲之外，沒有別的生命。

就是在這火熱的地方，娜蕙與佛雷岱列克相愛了一個多月，好像這天氣的全部之火都經過了他們的血液。最初八日的夜間，他們只在懸崖邊緣的同一橄欖樹之下，重新相會。他們在這裏嘗着甜蜜的快樂。涼爽的夜晚，平息了他們的情熱，他們有時把他們燃燒也似的面孔和兩手，伸展於掠過的微風裏，使他們嘗到冰冷泉水似的清涼。海，在他們的

脚下，在岩石的下面，發出情慾的與徐緩的呻吟。海草的刺激氣味，使他們沉醉於愛的滿足中；接着，彼此感到幸福的疲倦之後，他們互相摟抱着，注視水的那一邊，馬賽夜間的燈火，碼頭進口的紅光，使海映着血也似的反照，郊外或左或右地亮着的煤氣燈像火花一般，劃成延長的曲線；中間，在城市之上，閃着活潑的微光，至於波那柏特小崗的花園，則由朝向天邊的兩排燈火，明晰地顯示出來。這一切光線，在睡着的海灣之外，好像照耀着一個夢的城市，不久就會被黎明消滅爲烏有。開展於地平線黑暗之上的天體，對於他們，好像是誘惑的大魔力——引起他們的不安，使他們格外相愛格外摟緊。流星如雨似的降下。各個星座，在這些普洛溫斯的晴明夜間，發出閃爍的亮光。顫動地留在這些廣大的空間之下，他們低下頭，他們只注意普拉尼埃燈塔的孤星，它的旋轉之光感動他們，要他們再尋對方的兩脣狂吻。

但是一夜，他們看見地平線上懸着一個大的月亮，跟黃臉似的凝視着他們。一系列亮光在海裏，好像一條大魚，好像一條大鱧，以它無窮盡之環也似的金鱗，在海的深處滑

動；淹沒馬賽燈火的微光，淹沒海灣的崗陵和屈曲的邊岸。月亮上升之後，光明隨着增加，黑影也更明顯了。於是這「證人」開始妨礙他們。他們留在「布朗卡特」這麼近的地方，深怕被人發見。在下一次的約會中，他們從傾坍之牆的一角，走出圍繞的園地，他們在當地所能供給的一切隱蔽所裏，轉移他們的愛巢。首先，他們躲在一個廢棄瓦廠的深處；毀壞的廠房在這裏構成一個地窖，在這地窖中，瓦窰的兩口還是開着。但是這個洞穴惹起他們的憂悶，他們寧喜歡頭上展着自由的空間。他們跑到挖過紅陶土的地方，他們發現到極好的巢窟，幾平方公尺寬的真正曠場；從這裏，他們只聽見防守小房屋的狗吠。他們走得更遠，他們在尼奧壠這一邊，沿着岩石的海岸散步，他們還循着山峽的狹路，尋覓遼遠的岩穴與隙縫。這在十五天之內，簡直是充滿遊戲與溫情的良宵。月亮消失了，天邊恢復了黑暗；可是現在他們覺得「布朗卡特」太小了，已容不下他們，他們需要在寬曠的土地上，互相佔有。

一夜，當他們循着伊斯塔克上面的小路，向納爾特山峽進行時，他們在路邊小松林

的後面，好像聽到有抑住聲音的脚步，跟隨他們。他們感到不安，他們停止前進。

『你聽見麼？』佛雷岱列克問。

『聽見，大概是一隻迷失的狗在跟隨我們吧。』娜惹喃喃地回答。

他們繼續行走。但在小松林終止的所在，即路的第一轉彎之處，他們明晰地瞥見一堆黑影，在岩石的後面溜過去。這的確是一個人，不過形狀奇特，似乎是一個駝背。娜惹輕輕地喊了一聲。

『等着我，』她很快地說。

她跑去追趕那個黑影。不久，佛雷岱列克聽到很快的低語。隨後，她回來，態度平靜，不過臉色有點蒼白。

『是什麼東西？』他問。

『沒有什麼，』她答。

沉默了一下，她再說：

『如果聽到有人走路，你不要怕。這是駝阿納，你知道麼？就是那個駝背。他願意監護我們。』

真的，佛雷岱列克有時覺得有人在黑暗裏跟着他們。他們周圍好像有了保護似的。有好幾次，娜薏要驅逐駝阿納；可是這可憐的生物只要求做她的一隻狗：他們不會看見他，不會聽到他，爲什麼不允許他做他自己所願意做的事呢？從此之後，當這一對愛人，在被毀壞的瓦廠之下，偏僻的陶土曠場，遼遠的山峽深處，彼此摟着親嘴的時候，如果他們願意靜聽的話，他們一定會聽到，他們的背後，有抑住聲音的嗚咽。這就是駝阿納，他們的守衛之狗，捏緊拳頭在哭泣。

他們不僅在夜間相愛。現在他們的胆量大了，他們已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往往在「布朗卡特」的走廊或在他們相遇的某一房間裏，他們交換長久的接吻。就是在桌上，當她服侍吃飯，他要一塊麵包或一口碟子的時候，他也找到方法捏緊她的手指。嚴肅的羅斯丹太太，沒有看見什麼，她還時常責備她的兒子，對他兒時的同伴，太嚴厲了。一日，她



幾乎拿住他們；但是聽見她衣裳微聲的少女，立刻俯身下去，以她的手帕揩拭她小主人沾滿灰塵的兩腳。

娜惹與佛雷岱列克兩人還嘗着種種小的快樂。往往，在晚飯之後，夜晚清涼的時候，羅斯丹太太要到外面去散步，她挽着她兒子的手臂，她要到伊斯塔克去，由於謹慎，她命娜惹拿着她的披肩，跟隨他們。三個人就這樣去看捕沙丁魚的漁夫們搖着小船回來。海上，許多燈光在搖動；不久，人們可以辨出船的黑影，以粗重的槳聲，靠近岸頭。魚汛的日子，快樂的聲音喊起，帶着籃子的女人們跑來；每一船上的三個男子，把堆在凳下的魚網翻了出來。這好像是一條暗色的闊帶，全部鑲着銀的薄片；鰓部掛在網線上的沙丁魚，還在彈動，而且射出金屬的反光；最後，在提燈的淡光之下，牠們像大批的銀幣一般，被傾在女人們帶來的大籃裏。羅斯丹太太往往留在一隻漁船前面，欣賞這有趣的景象；她放開她兒子的手臂，她同漁夫們談天；至於娜惹身邊的佛雷岱列克則站在提燈的光線之外，拚命地捏緊她的手腕。

然而米枯倫老爹依然保持着有經驗與固執愚夫的沉默。他到海上去，回來仍以他同樣的陰險態度，鋤種土地。但從好些日子以來，他的灰色小眼，已有憂慮。他以斜的目光看着娜惹，嘴裏不說一句話。在他看來，她好像變了，他嗅到她最近的舉止是他所不能明白的。一天，她竟敢對他反抗。米枯倫給她以那麼重的巴掌，竟使她的嘴唇都被打破了。

夜間，當佛雷岱列克在一個親吻之下，覺得娜惹的嘴有點浮腫時，他便緊迫地詢問她。

『這沒有什麼，這是我父親給我的一個巴掌，』她說。

她的聲音顯露憂鬱。青年發氣，說要加以干涉，她就表示反對說：

『不，讓他去，這是我的事情……哦！這會完結的！』

她從來不同他說及她所受到的批頰。不過，她父親打她的日子，她以更多的熱情，抱緊她愛人的頭頸，好像是向老人報復似的。

娜惹每夜出來，已有三個星期。首先她很當心，接着，一種冷靜的大胆，使她不顧一切

她去赴幽會。當她明白她的父親已起疑心的時候，她又重新變成謹慎了。她有兩次不敢踐約。她的母親對她說，米枯倫夜裏已不再睡覺了；他起來從這房間走到另一房間。但在佛雷岱列克哀求的目光之前，娜惹又重新忘掉一切戒心。她於十一點鐘下來，打算留在外面，至多不過一小時；她希望她的父親，在最初的睡眠中，不會聽到她的動靜。

佛雷岱列克在橄欖樹下面等候她。不說她的恐懼，她拒絕走得更遠。她覺得太疲倦了，她說，這其實是真的，因為她不能像他一樣，白天躺着睡覺。他們就在海的上邊，光明的馬賽之前，他們最初約會的所在躺下。普拉尼埃的燈塔依然照着。凝視的娜惹，在佛雷岱列克的肩上睡去了。後者也不再動；漸漸，他也抵不住疲倦，閉了眼睛。兩個就這樣交互被摟在彼此的胳膊裏，面對面地混着他們的呼吸。

沒有一點聲音，四周只聽見「紡織娘」（綠蚱蜢）的尖銳歌聲。海也跟情人們一樣安靜地睡着。於是一個黑影從昏暗裏出來並慢慢走近他們。這就是米枯倫，他被一扇窗的響聲驚醒，發現娜惹已不在她的房裏。他隨手拿着一把小斧頭出來。他瞥見橄欖樹

下有黑的人影，他便捏緊小斧頭的木柄。但是孩子們一點也不動，他一直走到他們身邊，俯身下去，注視他們的面孔。他不覺吃了一驚，他已認出躺在他女兒懷中的，是他的主人。不，不，他不能這樣殺死他，流在地上的血，將有痕跡，這會使他付出太貴的代價。他重新立起，殘暴的決心使他老皮的臉上繃起兩根忿怒未發的凹紋。一個農民不應該公開殺害他的地主，因為地主，就是掩埋在地下，也時常是較強者。米枯倫老爹搖頭，並以狼也似的步伐離開，讓兩個愛人繼續睡覺。

娜惹於將近黎明之前，很擔心她自己留在外面太久，終於決定回去了，她見窗戶依然開着，如她出來時的情形一樣，用早餐之際，米枯倫平靜地看她吃着麵包。她安心了，她的父親一定還沒有發現她的祕密。

#### 四

「佛雷岱列克先生，您不再到海上去了麼？」一天晚上米枯倫老爹這樣問他。

坐在平台松蔭之下的羅斯丹太太，正在刺繡一塊手帕，至於躺在她身邊的兒子，則以拋擲小石自娛。

『真的說，我不想再去了！我變成一個懶鬼了，』青年回答。

『您錯了，』佃戶再說。『昨天，魚籠中攢滿了魚，這個時候魚很盛，我們要捉多少，就是多少。……這將使您開心。您明天早晨跟我來吧。』

他的態度那麼和善，想到娜惹的佛雷岱列克不願意違逆他的意思，終於說道：

『既是這樣，很好！我很願意去。……不過，必須喚醒我。我預先通知您，早晨五點鐘，我還睡得像死豬一樣。』

羅斯丹太太停止刺繡，她有點不放心。

『你們尤其是要謹慎，』她喃喃說。『你們到海上去，我總時常發抖。』

第二天早晨米枯倫徒然喊着佛雷岱列克先生，青年的窗戶始終不開。於是他以娜惹沒有注意到的，深含諷刺的粗蠻聲音，對他的女兒說：

『上去，你上去……他或者會聽你的話。』

那天早晨是娜薏喚醒了佛雷岱列克。還是睡態朦朧的時候，他拉她到床上的熱被窩裏去；但是她迅速地還他一吻並立刻逃出房外。十分鐘以後，青年出現了，身上穿着灰色帆布的衣服。米枯倫老爹坐在平台的欄杆上，忍耐地等着他。

『天已涼了，你應該拿一條圍巾來。』他說。

娜薏再上去尋一條圍巾。然後兩個男子走下通到海裏的石級，至於立着的少女，則以眼睛隨着他們下去。到了下面，米枯倫老爹舉起頭來，注視他的女兒；兩根大的褶皺顯露於他的嘴角。

五日以來，刮着可怕的西南風。昨天，只在晚間停止了。太陽起山之後，風又起來了，不過開始並不厲害。海，在這清早的時刻，激盪於鞭擊它的暴烈的氣息之下，劃成許多暗藍的紋路；從斜面照來的剛起山的陽光，使它的每一浪尖，映着細小的火光。天幾乎是白的，有水晶一般的純潔。馬賽，在底面顯得那麼明白，人們簡直可以計算房屋正面的窗戶；至

於海灣的岩石，則照耀着非常細緻的玫瑰色彩。

『我們回去的時候要被搖動了，』佛雷岱列克說。

『也許如此，』米枯倫簡單地回答。

他並不轉過頭來，他沉默地搖槳。一霎時，青年一面想着他的娜惹，一面注視他的圓背，他只看見老人的焦色後頸，和下端懸着金環的緋紅耳朵。接着，他俯下身去，注意下面在船底逃去的海的深度。水已混沌，只有大的模糊的海草，像溺死者的頭髮似的在浮動。這使他憂悶，甚至有點害怕。

『請聽我說，米枯倫老爹，』他經過很久的沉默之後，開始說道，『看，風逐漸大了。您要當心。……您知道我游泳簡直像一隻鉛馬。』

『是的，是的，我知道，』老人以他乾脆的聲音回答。

他仍以他的機械動作，繼續搖槳。船已開始飄盪，浪尖的小火，已變成大的泡沫，它們在風的打擊之下飛舞。佛雷岱列克不願意洩露他的懼怕，可是他實在不大放心；只要能

接近陸地，他情願給出很多的報酬。他不耐煩，他喊道：

『真奇怪！今天您的魚籠究竟放在哪裏？……難道我們要到非洲去麼？』

但是米枯倫老爹並不急忙地回答：

『我們就到了，我們就到了。』

突然，他放了他的船槳；他站起來，以目光向着海岸，看看船與海岸的距離；他必須再搖五分鐘，纔能到達記着魚籠所在的軟木浮標。那裏，在拿起簍子之前，他轉向「布朗卡特」，留着幾秒鐘不動。佛雷岱列克循着他的目光方向，明晰地看見松樹之下還有一個白點。這就是依然靠在平台上的娜惹，人們還辨得出她的鮮色衣裳。

『你有多少魚簍？』佛雷岱列克問道。

『三十五個。……工作吧，不應該浪費時間了。』

他拿起最近的浮標，他抽出第一個簍子。深度是很大的，繩子好像抽不完似的。最後，簍子出現了，其中有一塊大的石頭使它沉在海底；待它離開水面時，三條魚好像鳥



在籠中似的，開始跳躍。人們又像聽見翼的聲音。在第二簍中，什麼都沒有。但是，由於相當稀有的湊巧，一隻大海蝦在第三簍中暴烈地彈動牠的尾巴。從此，佛雷岱列克興奮起來，他忘掉他的恐懼，俯身到船岸，心頭跳動地等着魚簍抽上來。當他聽到翼的響聲時，他簡直受到跟獵人打到獵物似的同樣感動。魚簍一個一個的抽到船上，水在流，不久三十五個都上船了。至少捕得十五斤魚，這在馬賽的海灣中是個很好的收穫，因為這裏有許多原因，尤其是使用網眼太細的魚網，從很多年以來，已使海中的魚數減少了。

『看，已經完了，』米枯倫說。『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了。』

他細心地把魚簍放在船的後面，但是，待佛雷岱列克見他準備船帆的時候，他又重新擔心起來，他說，在這樣的大風裏，頂好是搖着槳回去。老人聳肩。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在掛帆之前，他再向「布朗卡特」那邊，投射最後的目光。娜惹穿着她的鮮色衣裳，還是站在那邊。

於是災難突然如晴天霹靂似的發生了，後來，當佛雷岱列克要說明當時經過的情

形時，他只記得一陣大風突然打在揚起的船帆上，然後一切都傾覆了。除極大的寒冷與極深的恐懼之外，他什麼也想不起來。他的生命是靠着一個奇蹟，拯救回來：他跌在帆上，帆的寬度維持他在水面。看見出險的許多漁夫趕來，把他以及已向海岸游泳的米枯倫老爹救了起來。

羅斯丹太太還在睡覺。人們不把她兒子剛才所冒的危險告訴她。在平台下面，弗雷岱列克與米枯倫老爹，滿身流着水，親眼看到變化的娜惹還呆在那邊。

『真是倒霉！』老人喊着說。『我們把魚簍都拿上來了，又讓它們倒了回去……咳！真沒有運氣！』

臉色很蒼白的娜惹固定地注視着她的父親。

『是的。是的，的確沒有運氣……』她喃喃說。『可是，當人對着風轉向，他當然是有把握的。』

米枯倫發氣了。

『懶鬼，你在插什麼嘴？……你沒有看見佛雷岱列克先生發抖麼？……去，扶他到屋裏去。』

青年正好安靜地躺在床上休息一日，他對母親說他的頭很痛。第二日，他見娜惹很憂悶。她拒絕幽會，一天晚上，她在前房遇見他，她自動地把他摟在自己的懷中，她熱烈地狂吻他，她從來沒有把她所推測的疑心告訴他，不過，從那天以後，她總時時監護他。如此經過了一個星期，她又重新懷疑了。她的父親仍舊像平常一樣的來去；他甚至比較溫和，他現在已不大打她了。

每一節季，羅斯丹家人的一種娛樂是到海岸，尼奧壠那邊，四面圍有岩石的凹地裏，去吃葱蒜燒魚的野餐，吃了以後，小崗深處既有松鷄，先生們就到那邊放它幾槍。那一年，羅斯丹太太要帶娜惹去侍候她，她不聽佃戶的反對，這使野蠻的老人臉上皺起很深的怒紋。

他們很早就出門。早晨有着溫柔而可愛的景色。在棕色太陽之下，平得像鏡一般的

海，舒展它的蔚藍洋面；在水流經過的地方，它捲縮藍色混着淡紫的浪尖，至於在靜止的所在，藍色褪白，獲得跟牛奶似的透明；直到清朗的地平線，簡直可以說是一塊廣大無邊，顏色變化的綢緞，在這睡着一般的大湖中，木船柔軟地滑着過去。

登岸的狹小海濱是在山峽的進口所在；人們就安頓在岩石中間，燒過的，作爲食桌的一帶草地上。

這露天的野餐，簡直是全部的故事，首先，米枯倫回到船裏去，他一人去收昨日安放的魚籠。待他回來之後，娜惹拉拔各類香草，堆積一大堆乾的，足以生起大火的荆棘。那天是老人負責做野餐，這是海岸漁夫自父傳子地保有祕法的古典的魚羹，這是配着大量胡椒，可怕地加上很多蒜碎的刺鼻食品。羅斯丹一家人看他配製這樣的羹湯，覺得非常好玩。

『米枯倫老爹，您能做得像去年那麼成功麼？』願意在這樣場合說笑的羅斯丹太太問他。

米枯倫彷彿很高興，待娜惹從船裏拿出一個大的鐵鍋時，他首先把魚肚破了，放在海水裏面刮洗乾淨。這做得很迅速：把魚放在鐵鍋裏，只蓋着一層水，然後配上洋蔥、油、大蒜，一把胡椒，一個紅蕃茄和半杯酒，最後纔把鐵鍋提到可怕的可以烤一隻羊的大火上。漁夫們說，魚羹的好處就在大火的燒煮，鐵鍋必須消失於火燄的中間。然而佃戶以很莊重的態度，在一口生菜盆上，切割麵包片，半點鐘以後，他把魚湯傾在麵包片上，魚肉則留着，另外再吃。

『來吧！』他說。『魚羹只在滾熱的時候，纔好吃。』

他們就在平常的說笑中吃着魚羹。

『聽我說，米枯倫，您把藥粉放在裏面吧？』

『它是很有味道的，可是要有鐵的喉頭。』

他安靜地吃着，一口吞下一片麵包。他稍稍站開一點，他表示同主人們一起吃飯，是多麼榮寵。

吃過飯之後，大家都留在那邊，等着大的熱氣過去。照着陽光，反映赭色的岩石，展示許多黑的陰影，矮綠橡的枝條散佈大理石似的暗色花紋，至於斜坡上，松樹合規地排列上去，好像準備着前進的軍隊一般。四周是灼熱的空氣和沉悶的寂靜。

羅斯丹太太帶來似乎永遠不會做完的，時常在她手邊的刺繡工作。坐在她身邊的娜惹好像注意她的針的來去，其實她的目光是在窺視她的父親，他在數步以外打午覺。較遠一些，佛雷岱列克也以他的草帽遮住面孔，安靜地睡在那裏。

將近四點鐘的時候，他們醒了。米枯倫發誓說，他曉得山峽深處隱着一對松鷄。三日以前，他還看見牠們。佛雷岱列克終於被他說動了，他們倆即去拿起他們的鳥槍。

『我懇求你，』羅斯丹太太喊着說，『你要當心，……脚會滑的，人們自己會受傷的。』  
『啊！這是可能的，』米枯倫平靜地說。

他們動身了，他們在岩石後面消失了。娜惹突然立了起來，她稍隔一些距離跟着他們，並喃喃說：

『我去看看。』

她不留在山峽裏面的小徑上，放快脚步，穿過荆棘，向着左面走去，並盡量仔細，不使脚下的石子滾動。最後，在路的轉角上，她看見佛雷岱列克無疑的，他已使松鷄走動了，因為他很快地前進，半曲着身體，準備把他的鳥槍架在肩上。她仍是沒有看見他的父親。忽然，她發現老人在山礮的另一邊，在她自己所在的斜坡上：他蹲着，好像正在等待。會有兩次，他舉起他的武器。如果松鷄在他和佛雷岱列克中間飛起，他們放槍的時候，彼此都會打到。娜惹謹慎地溜過許多荆棘，終於不聲不響的到了老人身邊，而且很憂慮地隱在他的背後。

幾分鐘過去了。在對面，佛雷岱列克消失於低矮的一個地摺中。他重新出現了，一會兒留着不動。於是仍是蹲着的米枯倫重新仔細地向着青年瞄準。但是用脚一踢，娜惹使他的槍筒高起，槍隨着放了出去，以可怕的聲音使山峽中響着隆隆的迴聲。

老人重立起來。看見娜惹在他後面，他即拿起剛才出烟的槍筒，做出要以槍托打她

的姿態。少女臉色雪白地站着，眼中射出火也似的亮光。他不敢打下。他氣得發抖，他只口吃的說：

『好吧，好吧，我仍將殺死他。』

由於佃戶的槍聲，松鷄飛了起來，佛雷岱列克打下兩隻。六點鐘的時候，羅斯丹母子動身回到他們的別墅。米枯倫老爹仍以他固執而平靜的野人態度，搖着他的船槳。

## 五

九月已完了。經過一次暴烈的大風雨之後，天氣已經大涼，白晝也比較短了；娜惹拒絕夜間同佛雷岱列克相會，給他的托詞是她太疲乏了，在浸濕土地的露水之下，他們會生病。但是每日早晨她既然於六點鐘以前來，而羅斯丹太太普通總在三小時以後起床，她即到青年的房間去，留在那邊一些時候，傾着耳朵，從開着的房門，窺聽外面的動靜。

這是他們愛情的最美時期，是娜惹對佛雷岱列克表示最溫柔的無上時刻。她摟着



他的頭頸，接近他的面孔，很親切地以眼中充滿淚水的熱情注視他。她似乎覺得她將永遠不會再見他了。然後她好像爲着抗議與發誓：她能保護他的，在他臉上，給他以兩點一般的狂吻。

『娜惹究竟有了什麼？』羅斯丹太太屢次說。『她一日厲害一日地改變了。』真的，她已瘦了，她的兩頰陷了下去。她眼中的亮光也灰暗了。她留在長久的沉默中，她往往以剛才睡眠與做夢的女郎似的不安神情，突然驚醒過來。

『我的孩子，如果你病了，應該請醫生來醫治，』她的女主人重複說。但是娜惹總以微笑回答她：

『哦！太太，我很康健，我很幸福。……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幸福。』

一天早晨，當她幫助羅斯丹太太計算衣服與飯巾之類的物品時，她鼓起勇氣，大胆地問她：

『今年您留在「布朗卡特」的時間還很久麼？』

『直到十月梢，』羅斯丹太太回答。

娜惹兩眼茫然地站着一會兒；然後高聲並似乎沒有意識地說道：

『還有二十天！』

內心的鬥爭不斷地在煩擾她。她很願意佛雷岱列克永遠留在她的身邊；同時，每一刻鐘，她又想對他喊出：『你快走！』在她看來，她已失掉他了，這愛的節季永遠不會再來，這從第一次幽會之後，她就對自己這樣說。非常憂悶的一晚，她甚至自問，她是否應該讓佛雷岱列克被她的父親殺死，使他不回同其他的女人相好；可是，一想到他如此溫柔，如此白嫩，簡直比她都要嫵雅的一個美男子，一旦被殺死，實在使她難受；這壞的思想使她驚懼。不，她將救他，他將永遠不知道這件事，他不久就會不再愛她，不過，想到他依然活着，畢竟是幸福的。

往往她早晨對他說：

『不要出門，不要到海上去，天氣很壞。』

另有些時候，她勸他動身回去。

『你大概很厭悶，你將不再愛我。……你還是到城裏去過幾日吧。』

他呢，他很驚異這些脾氣的改變。從她的面孔憔悴之後，他覺得這位農家的女子已不漂亮，暴烈愛情的壓足已開始侵入他的身心，他惋惜地記念哀克斯與馬賽姑娘的花露水與香粉，

她父親的說話：『我仍將殺死他。……我仍將殺死他，』時常嗡嗡地響於她的耳際。夜裏，她往往夢着人們放槍而心驚肉悸地醒來。她變成胆怯的人了，如有一塊石頭在她脚下滾動，她就會發出驚怖的喊聲。每一時刻，當她不見他的時候，她即掛念着「佛雷岱列克先生。」最使她恐懼的是她自早至晚聽着米枯倫的固執沉默，他隱隱間似乎在說「我仍將殺死他。」他不做半點姿態，不說一句話，沒有任何舉動；但是，在她看來，老人的目光以及他的每一舉動，他的整個人，似乎都在說，待他沒有法庭的恐懼時，他若遇着任何可乘的機會，就會立刻殺死他的小主人。以後，他再來處置娜惹。在等待的期間，他時常以

腳踢她，好像對待一隻犯了錯誤的動物一樣。

『而你的父親呢，他還時常粗暴麼？』一天早晨，當她在房裏來去，稍稍整理着房間的時候，躺在床上抽吸紙烟的佛雷岱列克問她。

『是的，』她回答。『他已變成瘋子了。』

於是她露出散滿青黑傷痕的腳腿。並喃喃說出她時常低聲地重述的一句話：

『這總會完結的，這總會完結的。』

在十月的最初數日，她好像更憂鬱了。她時常不在屋裏，她掀動嘴唇，好像她在低聲說話似的。佛雷岱列克許多次看她站在懸崖上，彷彿在審察周圍的樹木，以目光窺測下面漩渦的深度。數日以前，他偶然撞見她與駝背，駝阿納正在產業的一角，採摘無花菓。米枯倫太忙的時候，駝阿納往往來幫助他。他在無花菓樹下面，娜惹爬在一根大枝上，同他開着玩笑；她喊他張口，她投他以無花菓，有時恰恰跌在他的面上。這可憐的生物果然張開嘴，而且非常欣悅地閉着眼睛；他的寬闊的面孔表示無限的幸福。真的，佛雷岱列克並

不嫉妒，可是他仍不能阻止自己譏諷她。

『駝阿納爲着我們割破手，』她以簡短的聲音說。『我們不可虐待他；我們有時還需要他。』

駝背繼續每日到「布朗卡特」來。他在懸崖上面工作，他在挖掘一個狹的小溝，使水通到花園的一端，可以灌溉他們正想開闢的一個菜圃。有時，娜惹去看他，兩個談得很高興。他故意那樣拖延工作，米枯倫老爹終於說他是懶鬼，像對待他女兒一樣，竟伸出腳來踢他的兩腿。

下了兩天雨。下星期就要回哀克斯的佛雷岱列克決定在動身以前，再同米枯倫到海上去撒一次魚網。在娜惹變得蒼白的臉色之前，他笑着安慰她，他說這次他再也不選刮着大風的日子了。他既然不久就要走，少女即願意於夜間和他幽會。將近一點鐘的時候，他們相遇於平台上。雨洗了土地，一種強烈的氣味從清涼的綠叢中發出。當這非常乾燥的田野深深地被淋濕之後，牠即瀰漫着暴烈的顏色與香味：紅的土彷彿在流血，松樹

發出碧玉一般的反光，岩石顯露剛才洗過的被單一般的白色。但是在夜間，愛人們只嘗到種種香草的芬芳。

習慣引着他們走到橄欖樹的下面。佛雷岱列克向深淵的邊緣，遮蔽過他們愛情的那一株前進，娜惹好像清醒過來似的，拉着他的胳膊，拖他遠離邊岸，並以顫抖的聲音說道：

『不，不，不要到那邊去。』

『這究竟爲了什麼？』他問。

她含糊地回答，她終於說，如昨晚那樣大雨之後，懸崖是靠不住的。她並加上說：

『上年冬季，這裏附近，傾坍了一大塊。』

他們坐在後面另一株橄欖樹的下面，這是他們溫存的最後一夜。娜惹不安地摟抱他。她突然哭了，不願意說出她爲什麼這樣悲傷。接着，她就恢復充滿寒冷的沉默，待佛雷岱列克開她玩笑，說她現在與他一起，總是感到煩悶的時候，她就重新瘋狂地抱着他，並

喃喃說：

『不，不要說這樣的話。我太愛你了……但是，你看，我病了。再則，這已經完了，你就要動身回去……唉！我的天，這已經完了……』

他徒然設法安慰她，他重複地對她說，他以後總會找到機會，每隔一些時候回到這裏來看她，並且下一秋季，他們還有兩個月可以在一起：她搖頭，她確實覺到已經完了。他們的幽會結束於難堪的沉默中；他們注視着海，馬賽的燈火依然輝耀，普拉尼埃的燈塔孤單而淒慘地轉動它的一線之光，這廣大的地平線漸漸給他們以無限的哀愁。鐘已三點了，當他離開她，吻着她的嘴唇時，他覺得她戰慄而冰冷地靠在他的懷抱裏。

佛雷岱列克不能睡覺。他翻閱書報，一直到天亮，因被失眠所擾，待天一放光，他就站到窗前。米枯倫恰在這時候動身去收他的魚簍。當他經過平台之際，他舉起頭來。

『那末，佛雷岱列克先生，您不是今天要同我一起去麼？』他問。

『啊！米枯倫老爹，』青年回答。『我昨夜睡得太不好了……明天，我們就約定明』

天吧。」

佃戶以慢吞吞的步伐離開。他要下去，在懸崖之下，正是他發現他女兒與小主人幽會的那株橄欖樹的下面，尋找他的木船。待他消失之後，佛雷岱列克回轉頭來，他很驚異地看見駝阿納已在工作；駝背執着鶴嘴鋤，恰在橄欖樹附近，修整被雨沖毀了的狹溝。空氣很涼爽，站在窗前很舒服，青年回到房裏捲一枝紙烟。但是，待他慢慢地回到窗口之際，忽然有一種可怕的聲音，霹靂似的巨聲，爆發於他的耳邊，他就奔着下樓。

這是岩石的崩坍。他只辨出駝阿納搖動他的鋤頭，在紅土的雲霧中逃走。在深淵的邊緣，枝條捲曲的老橄欖樹陷下了，悲慘地跌到海裏。海水翻起泡沫。然而一聲可怖的叫喊掠過空間。佛雷岱列克於是瞥見娜蕙爲着看看懸崖之下究竟發生了何事，全身向前兩臂僵直地俯斜在平台的欄杆上，她伸着身體，一動也不動地留在那邊，好像兩腕膠在石裏一樣。但是她一定覺得有人在注視她，因爲她回過頭來，看見佛雷岱列克的時候，她便喊着：



「我的父親！我的父親！」

一點鐘以後，人們在亂石之下，找到米枯倫傷得很厲害的屍體。駝阿納興奮地敘述他也幾乎被拖去；當地的一切人都說，因為裂縫的關係，他們不應該在那上頭挖掘一條水溝。米枯倫噙噙哭得很悲傷。娜惹兩眼乾熱，流不出一點眼淚地送她的父親到墳場。

災禍的第二日，羅斯丹太太絕對要回哀克斯。佛雷岱列克看見他的愛情被這悲慘的事變所擾亂，覺得這樣回去非常滿意；再則，鄉間的女郎畢竟不及城裏的姑娘。他便恢復他的遊蕩生活。他的母親，因他在「布朗卡特」時常留在她的身邊，表示那樣的親切，自然更加疼愛他，給他以更大的自由。所以他很有興味地度過他的冬天；他讓馬賽的姑娘們到哀克斯來，他把他的臨時愛人安頓在郊外租好的一個房間裏；他不在家裏過夜，他只在自己必須出現的時刻，回到中學路的冷落的大公館裏；他希望他的生活，永遠是這樣的過去。

復活節到了，羅斯丹先生必須到「布朗卡特」去。佛雷岱列克造出一個托詞，使自

己可以不跟他的父親同去。律師回來之後，在吃中飯的時候說：

『娜惹已經結婚了。』

『噢！』佛雷岱列克驚駭地喊道。

『你們永遠猜不到她同什麼人結婚，』羅斯丹先生繼續說。『她給我以那樣好的理由……』

娜惹嫁給駝背，駝阿納。這樣，「布朗卡特」可以沒有半點改變。我們仍留駝阿納做我們的佃戶，他從米枯倫老爹死後就在料理那邊的產業了。』

青年以窘迫的微笑聽着敘述。然後，他也覺得這樣的處置對於大家都很便利。

『娜惹老了，而且變得很醜，』羅斯丹先生接下說。『真奇怪，這些海邊的女人，老得真快！……她從前是那麼漂亮，這可憐的娜惹！』

『哦！這不過是忽然一現的曇花罷了！』安靜地吃完一塊豬排的佛雷岱列克說。

此  
页  
空  
白

南

丹

此页空白

南丹自馬賽到後所住的房間，是在里爾路一幢住宅的最高一層，傍邊就是國務院參事唐維禮子爵的公館。這幢住宅爲子爵所有，是由舊的馬廐等下房改造而成。南丹憑窗可以看見公館花園的一角，許多雄偉的大樹在那裏投射它們的暗影。在那邊，綠的樹巔之間，有一空隙開向巴黎，人們由此可以觀覽塞納河的一段，皇宮，盧佛爾宮，成列的碼頭以及如海似的屋頂，一直淹沒於柏爾·賴雪士公墓的遠景中。

這是屋頂的小房，有一窗開在青石瓦中。南丹僅有一床一桌一椅的傢具。他住在那裏，是爲它的價廉，他決定在沒有找到位置以前，任何陋室，都可寄寓。骯髒的糊壁紙，黑的天花板，沒有壁爐，這房中的簡陋與貧乏並不使他難過。從他睡在皇宮及盧佛爾宮對面之後，他即以征服的將軍自比，他不過暫時寄宿在路傍貧困的小伙舖中，準備明日去攻

取當前的富城與大邑罷了。

南 丹

南丹的過去經歷是很短的。他是馬賽一個泥水匠的兒子，因他的母親存着要他成爲先生的夢想，受着此種慈愛野心的推促，他開始在城內的中學讀書。父母費盡心血，一直維持他到中學畢業。不久，母親死了。南丹只好接受一個商人家中的小職務，他在這裏混了十二年，生活的單調令他憤怒。假如兒子的義務不強迫他留在馬賽，陪着他的從高搭架跌下，終於成爲殘廢的父親，他會老早逃開了。現在他已能滿足一切的需要。不料一晚回家，他見泥水匠已經死了，他的烟斗還溫熱地放在身邊。三日以後，他賣了家中的舊傢具，破衣服，袋中藏着二百法郎，動身到巴黎去。

南丹有一種固執的發財野心，大概自他的母親傳來。他是一個決斷敏捷，意志冷靜的青年。從很小的時候，他就說自己是一種力量。當他忘情於傾心之談，重述他的得意說話：『我是一種力量』的時候，大家總時常譏笑他，因爲見他穿着一件兩肩破碎的黑色薄大衣，兩袖縮到手腕以上，這句話自然成爲聽者的笑柄。久而久之，他即以力量爲宗教，

他在世上就只看見力量，他確信強者終必戰勝。依他看來，只要有決心有能力就夠了，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星期日，當他一人在馬賽炙熱的郊外散步時，他即自覺是天才；在他的身心深處，好像有一種本能的衝動，促他向前；回到家中與他殘廢的父親同吃馬鈴薯之際，他總自言自語說，將來必有一日他會在這冷酷的，他自己年已三十，而仍一事無成的大社會中，取得一個重要的位置。這不是卑劣的羨望，平凡享樂的嗜欲，而是智慧與意志的明顯感覺，現在雖沒有達到應有的地位，他已隱隱聽見邏輯的自然需要，推他向這地位上升。

從他接觸巴黎的馬路之後，南丹便以為只要他的兩手一伸，就可以找到適宜的位置。到的當日他就開始奔走。他將人們給他帶來的介紹信送到寫明的地址，並到若干同鄉家中，希望得到他們的協助。一月過去了，他還得不到半點結果：『時期太壞了，』人們對他說；別處的預許又始終沒有下文。可是他的小小錢袋逐漸用空，留下的僅有二十法郎左右。以這二十法郎，他還要生活一個月。每日單吃麵包，自早至晚，踏着巴黎街道，時常



兩手空空地回來，倦得要命，不點燈火，上床就睡。他並不因此灰心；不過有一種隱約的憤怒在他的內心攢動。命運對他似乎是太不邏輯，太不公平了。

一天下午，南丹沒有用餐地回來。前夕，他已吃完他的最後一塊麵包。從此再沒有錢了，也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借他二十銅子。雨整天地下着，這是非常寒冷的巴黎的陰沉微雨。像河的濘泥在街上傾流。濕到骨頭的南丹先到貝爾西，後至蒙瑪特爾，人們指示他那兩處有工作可找；到貝爾西，位置已被人搶去了，在蒙瑪特爾，人們覺得他的書法不夠漂亮。這是他最後的兩個希望。他情願接受任何職務，他確信在到來的任何機會中，一定會實現他發財的志願。他首先只要求麵包；只要求能在巴黎生活的費用，只要求讓他此後可以逐塊石頭地建造大廈的基地。從蒙瑪特爾到里爾路，他慢慢走着，心中充滿苦惱的浪潮。雨已經停止了，忙碌的羣衆在人行道上衝撞他。他在兌換銀錢舖的門前，停了幾分鐘；五個法郎或者就足以使他一日成爲這世界的主人；以五個法郎，他可以生活八日，在這八日之內，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正如此夢想的當兒，一輛車過去，在他身邊濺起泥水，

他只好揩拭射在自己額上的污泥。於是他走得更快，咬緊牙關，充滿殘酷的憎恨，欲以拳頭擊倒擋住去路的羣衆：這或者可以替他對命運的蠢笨復仇。一輛公共馬車在黎舒利安路上幾乎壓死他。到喀魯賽爾大場，他對皇宮，投射嫉妒的目光；在聖父橋上，一個服裝合式的小女孩使他離開他以被逐野豬恣態行進的正路；這迂迴對他好像是無上的侮辱；連孩子們都阻止他的前進了！最後，當他像一隻受傷的野獸回到巢穴來死似的，躲在他的房間之後，他即沉重地坐在他的椅子上，身體十分疲倦，看看他的破褲，泥土已在上，面硬化，後跟變形的皮鞋，讓污水流在鋪地的石片上。

這次的確是末日了。南丹自問怎樣去自殺。他的倨傲依舊立着，他判斷他的自殺將去懲罰巴黎。既然是一種力量，既然覺得自己有非凡的能力，世間竟無一人猜到他，給他以所需的第一個銀幣！這在他看來，簡直是可怖的蠢笨，他的全身心都被憤怒掀起。接着，當他的目光落到他無用的兩手時，他又感到無限的懊喪。任何工作都不會使他懼怕；以他的小指尖，他可以擎起一個世界；他竟留在那邊，躲在他的屋角，被逼在無能為力的窘

境中，自怨自艾，像被囚在籠中的雄獅一樣。但不久他又安靜下來，他覺得死比較偉大。從前年紀輕的時候，人們曾對他敘述一個發明家的故事，這個發明家建造了一座神妙的機器，一日，在羣衆的冷淡之前，他竟以鐵鎚將它破壞了。看！他就是這個人。他帶來新的力量，罕有的智慧機械，不平凡的意志，他現在要在街道的石板上撞碎他的腦壳，破壞了這座神妙的機器！

太陽已在唐維禮公館的大樹後面下去，這是秋天的太陽，它的金光照耀變黃的樹葉。南丹立起，好像被這大星的告別所引似的。他將去自殺，他一霎時需要光明，他俯在窗口。在濃密的樹叢間，在小徑的轉彎處，他往往看見一個金髮的少女，身材很高，以公主似的倨傲，在那邊行走。他並沒有浪漫的心思，他已過了青年在陋室中夢想着富貴小姐給他帶來熱情與財富的年齡。然而，在這自殺的最後時刻，他突然憶起這高傲的金髮美女。她究竟叫什麼名字？同時，他又捏緊拳頭，因為他對下面這公館的人們懷着憎恨，他從微啓的窗口可以瞥見他們富麗的一角，他在瘋狂似的憤激中喃喃自語道：

『哦！我將出賣，如果有人給我以未來財富的第一個銀幣，我將出賣自己！』

這出賣自己的觀念暫時盤據着他的腦筋。如果有什麼當舖可以接受意志與毅力，他就會把自己作爲抵押品。他臆想出賣的市場，見一個政治家走來買他，把他作爲工具，一個銀行家看中他的人品，隨時利用他的智慧；他接受了，他輕蔑名譽，他對自己說，只要做強者，只要一日能戰勝，其他一切都可不管。一會兒，他不禁微笑。也有出賣的所在麼？待機會的無賴漢，死於貧困，從來沒有找到一個買主。他怕自己懦弱，他對自己說，他是在創作散心的故事。他重新坐在椅子上，決定待天一黑，他就從窗口跳下去。

然而他的疲倦竟使他睡在椅子上，突然他被一種語聲驚醒。這是他的女門房引着一個貴婦人到他的寓所。

『先生，』她開始說，『我冒昧地引來……』

待她看見房中沒有燈火時，她即迅速地下樓，找尋蠟燭。她好像認識她所領來的女子。她對她表示慇懃與尊敬。

『看，你們可以談話了，任何人都不來妨礙你們。』她退出房門時這樣說。

突然嚇醒的南丹，驚駭地看着貴婦人。她揭開她的面幕。這是四十五歲左右，又小又肥的女子，生着一副虔誠信女的矯飾白臉，他從未見過她，當他將唯一的椅子移給她坐，並以目光詢問她的時候，她即自行介紹：

『我是徐小姐……先生，我是來同您談判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只好坐在床沿。徐小姐的名字並沒有對他說明什麼。他決定等她自己解釋。可是她並不忙迫；她以瞬息的口光巡視小房一周，對於她想着手談判的方式，似乎有點猶疑。最後，她以很溫柔的聲音開始說話，用微笑掩飾微妙的字句。

『先生，我是以朋友的資格來……對於您的一切，人們曾給我以最動人的報告。真的，請不要誤會這是偵探的行爲。在这一切中，我只有助您的願望。我知道一直到現在，生活對您是如何的難堪，您爲找尋一個地位，曾以何種勇氣奮鬥，以及這一切努力達到如何苦悶的結果……先生，請您再度恕我冒昧地混入您的生活。我可以向您發誓，只是同

情在……』

南丹並不阻止她，他有了好奇心，料想是他的女門房供給這一切的瑣事。徐小姐可以繼續下去，可是她逐漸尋覓恭維的辭句，以諂媚的樣式談論事情。

『先生，您是一位有着偉大未來的青年。我不怕冒犯地注意您的計劃，您在不幸中的可敬佩的堅決深深地感動了我。最後，假如有人向您伸手，我想您的前程一定是遠大的。』

她又停止了。她在期待回答。青年以為這位貴婦人是來給他位置的。所以他說他將接受一切。可是她覺得掩飾的玻璃既被擊破，她就直截了當地問他：

『您對於結婚也感到厭煩麼？』

『我結婚！唉！仁善的上帝！誰要我呢？太太……連一個窮女子，我都不能養活她哩！』

南丹喊着說。

『不，一個很美很富而且有着高貴親戚的少女，將把達到最高地位的方法，突然放

在您的手中。』

南丹不再笑了。

『那末，代價如何？』他本能地放低聲音問她。

『這個少女已經懷孕，孩子必須有個父親。』徐小姐明白地說道，爲更快地談到本題，她忘記了她的油滑語調。

南丹的第一個感覺是想把這位媒人趕出門去。

『您向我提議的是一種醜行呵！』他喃喃說。

『哦！醜行麼？』徐小姐喊着說，重新用她如蜜的聲音，『我並不接受這個卑劣的名詞……先生，事實是您將救活一個失望的家庭。父親還被瞞着，什麼都不知道，懷孕的日期還不很久，是我想出主意，趁早出嫁了這可憐的少女，使大家認定丈夫是孩子的創造者。我認識她的父親，他將因此而氣死。我的花樣或可挽回危機，他將相信這是一種補救。……最大的不幸是真正的誘惑者已經結婚了。唉！先生，有些男子確實是缺乏道德的意

識……』

如此，她將繼續很久。南丹不再聽她。他爲什麼拒絕呢？不久以前，他不是要求出賣麼？好，現已有人來購買了。互相交換吧。他給出他的姓名，人家還他一個地位。如其他的合同一樣，這也是一種合同。他注視他的濺着巴黎污泥的破褲，他覺得從昨晚以後，他還沒有吃過飯，兩月奔走與受辱的全部憤怒重新刺在他的心頭。最後的機會來了！他畢竟能在這無情地拒絕他，逼他頓萌短見的世界站上站定脚跟了！

『我接受，』他截然答道。

接着，他請徐小姐給他以更明白的解釋。她對於她的介紹，究竟願意什麼酬勞。她先表示驚異，說她不要一點報酬。結果她要求在劃給青年夫婦共有的財產上抽得二萬法郎。看他並不還價，她即傾心而談。

『請聽我說，是我想到您哩！當我提到您的大名時，少女並不反對……哦！這是一筆好生意，您以後會感謝我的。我可以找到一個有職銜的人，我曾認識這樣的人物，我若同



他說起，他必狂吻我的兩手。可是我寧願在這可憐孩子的世界以外，物色他的丈夫。這像煞比較浪漫一些……再則，您很使我喜歡。您是可愛的，您有堅強的頭腦。哦！您的發達是無止境的。請您不要忘記我，我一切都可供您驅使。」

直到那時，沒有說及姓名。經南丹問起，這位老女人立刻站起，重新自我介紹地說：

『徐小姐……自子爵夫人死後，我是在唐維禮子爵家中，充當保姆。是我養大子爵女公子，佛拉薇小姐……佛拉薇小姐就是我們所談的那位女郎。』

小心地將藏着五百法郎一張鈔票的信封放在桌上之後，她回去了。這是她給南丹作爲補助最初費用的預支。待他單獨一人的時候，南丹即走向窗口。夜已很黑；他在厚密的昏暗中，只能辨出巨大的樹叢；有一堵窗在公館模糊的正面發光。如此，就是這位身材高大，以公主姿態行走，連看都不屑看他的金髮少女將做他的夫人了。她或別人又有什麼關係，這不在所談的範圍之內。南丹對黑暗中的囂嚷巴黎，對碼頭，街道，對左岸照着游移煤氣燈光的十字路口，抬高兩眼；他以長者的態度傲視巴黎，並以親密的口吻對巴黎

說道

『現在，你畢竟屬於我了！』

二

南  
丹

唐維禮子爵在一間鋪着皮，擺着古式傢具，給他作爲辦公室的客廳中。從前天起，徐小姐對他敘述的佛拉薇的不名譽之事，如雷轟似的驚昏了他的精神。她雖然把事實拉得很遠，用種種方法，減輕情節，老人依然受到深重的打擊。他的唯一思想是只有誘惑者能供給最後的補救，就是這思想還維持着他的健康。那天早晨，他等着這位他素不認識而暗地裏奪去他女兒的青年來訪。他按鈴。

『約瑟，停一會有一位年輕人來，你領他到這裏來。……我不等任何別的人。』

他一人靠近火爐的一角，在苦惱地默想。一個泥水匠的兒子，一個沒有可承認的地位的餓鬼！徐小姐雖然說他是一個有着前途的青年，可是在一個從來沒有這種污點的

家庭中，這是多麼大的恥辱！爲減輕她保姆的受責備，佛拉薇以狂暴的態度自首。從這難堪的解釋之後，她卽困守房內，子爵也拒絕再見她。在寬恕她之前，他想自己來料理這件醜事。一切都準備好了。可是他的頭髮已經變白，一種衰老的戰慄震動了他的腦殼。

『南丹先生，』約瑟報告說。

子爵並不起身。他只掉轉頭，凝視地看着進來的南丹。後者也聰明，他沒有讓自己穿着新的衣服；他只買了一件清潔而破舊的大衣和一條黑褲；這給他以勤苦學生的外表，使人感不到一點壞人的氣息。他停在房間中央，不亢不卑地立着等待。

『就是您麼？』老人囁嚅地問。

但是他不能繼續下去，激動的情緒扼塞他的咽喉；他怕自己會做出暴烈的舉動。沉默一會之後，他只說：

『先生，您做了一件壞事。』

看南丹要解釋的樣子，他卽更有力地重述：

『一件壞事……我什麼都不願意知道，我請您不要向我解釋任何理由。即使是我的女兒自動地投入您的懷抱，您的罪過還是一樣……只有竊賊纔這樣粗暴地擅入別人的家庭。』

南丹重新低頭。

『這是太容易得到的妝奩，這是一定擒住我們父女的陷阱……』

『請您允許，先生，』感到憤怒的青年截斷他。

但是子爵即以可怕的姿態對他。

『什麼？您要我允許什麼？……這裏，非您說話所在。是我對您說我應該說而您應該聽的一切，因為您像罪犯似的到我這裏來……您侮辱了我，您看這個房子，我們的家庭清白地在這裏生活了不止三個世紀；您不覺得這裏有累世的榮譽，尊嚴與恭敬的遺風麼？！先生，您把這一切都破壞了，我幾乎氣得要死，現在我的兩手還在發抖，好像我突然老了十年似的……請不做聲，請聽我說。』

南丹的臉色變得很蒼白。他接受一個很重的任務。但是他想以熱情的盲目做推託。

『我發昏，我不能見到佛拉薇小姐……』他喃喃說，竭力想製造一個故事。

『住口！我對您說過我什麼都不願意知道。不論是我的女兒去找您或您來誘她，這於我都沒有關係。我不要她解釋什麼，也不希望您有所說明。您兩人保守自己的祕密吧，這是不願意接觸的污物。』

他戰慄而憔悴地重新坐下。南丹低着頭，雖然有自持的力量，也深深地感到煩擾。沉默了一刻之後，老人即以談判生意經者的乾枯聲音恢復說話：

『請您恕我唐突，先生。我本想保持我的鎮靜。現在不是您屬於我而是我屬於您了，因為是我留在您的支配之下。您到這裏給我一個必要的調停。我們和解吧，先生。』

他於是裝起調解某種可恥案件的代理訟師模樣，改取和藹的態度。他從容地說：

『佛拉薇·唐維禮小姐，在她母親辭世的時候，繼承二十萬法郎的遺產，她只在結婚之後方可領取。這個數目已產生了不少利息。請看，這是我監護人的賬單，我現在願意

轉遞給您。」

他翻開案卷，朗誦數字。南丹徒然想阻止他。在這正直而單純的老人面前，南丹已受到感動。從他平靜之後，他已在南丹的眼中顯得偉大。

「最後，」老人歸納地說，「在我們的公證人於今日上午所擬就的契約中，我承認您可分享二十萬法郎的財產。我知道您一無所有。結婚的第二日，您可到我的銀行家那裏，領取所訂的二十萬款子。」

「但是，先生，我並不向您要求您的金錢，我只要您的女兒……」南丹說。

子爵截斷他的說話。

「您沒有拒絕的權利，我的女兒不能嫁給一個不及她富有的男子……我只把準備給她的妝奩給您罷了，還有什麼說的！您或者打算得到更多的資產吧，先生，人們總以為我比實在的情形更富有哩！」

看青年在這最後刻毒的譏刺之下，不發一言，子爵即結束他的會談，按鈴喊他的僕

人。

『約瑟，你對小姐說，我在辦公室裏等她，要她立刻下來。』

他從椅中立起，不說一句話，慢步地踱着。南丹站在那邊，一動也不動。他欺騙這位老人，他在他的面前，自覺渺小無力。最後，佛拉薇進來了。

『我的女兒，看，這人已在此地。婚禮將在合法的期限舉行。』

他走了，讓他們倆單獨留在房裏，由他看來，婚事好像已經結束了。待門重新閉上之後，沉默籠罩着房間。南丹與佛拉薇互相注視。他們還沒有見過面。在他看來，她似乎很漂亮，她的面孔蒼白而傲慢，灰色的大眼睛並不低垂。在她三日沒有離開房間的時期，她大概是哭泣；可是她冰冷的兩頰一定凍結了她的眼淚！末了，是她第一個開口：

『那末，先生，這件事已談好了吧？』

『是的，太太』南丹簡單地答道。

她不自然地啾一下嘴唇，以傲慢的目光注視，好像要尋出他的卑鄙似的。

『如此，再好沒有了。我怕找不到另一個人來作這樣的買賣呢！』

南丹憑她的語聲，感到她在故意羞辱他的全部輕蔑。但是他抬起頭來。他在父親面前，因知道自己在欺騙他，所以怕得發抖。他的女兒既然是他的從犯，他自然是理直氣壯的了。

『對不起，太太，』他安靜而有禮貌地對她說，『我相信您誤解了我們倆的處境，您剛才很準確地名爲買賣的事情給我們創起相同的情況。我以為從今日起我們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唉！真的，』佛拉薇以輕蔑的微笑截斷他的說話。

『是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您需要一個姓名去掩飾我不願冒昧判斷的一個過失，我即將我的給您。就我這一邊說，我需要資金，需要某種的社會地位，使我未來的大計劃可以成功，您給我帶來這些資金。從今日起，我們是兩個股份相等的合夥者，我們應該爲彼此交換的服務而互相感激。』



她不再微笑了。激怒的倨傲縐紋，顯露在她的前額上。然而她並不回答。沉默了一會，她再說：

『您認識我的條件麼？』

『不，太太，請您對我說明我預先準備遵從的吩咐。』南丹完全鎮靜地回答。於是她既不猶疑，又無羞怯，簡單而明瞭地提出她的條件。

『您永遠只是我名義上的丈夫。我們的生活完全分開，既不共產，亦不同居。您放棄對我的一切權利，我對您亦無任何義務。』

每說一句，南丹卽以點頭接受。這就是他所盼望的。他加上說：

『假如我要冒充風雅，諂媚女子，我似乎應該對您說，您的苛刻條件是怎麼使我失望。可是我們都不需要如此無味的恭維。見到您有勇氣忍受我們彼此所處的情況，我覺得很幸福。我們是由一條不想採花的小徑，進入生活……我對您只要求一點，太太，就是希望您不濫用我讓給您的自由，使我不必加以干涉。』

『先生！』佛拉薇粗暴地說，彷彿她的倨傲受到了損傷。

但是他恭敬地屈腰，請她不要見怪。他們的地位是微妙的，他們彼此都要容忍某些暗示，不然，兩下的和合是不可能的。他避免固執。徐小姐在第二次會見中曾對他敘述佛拉薇的過失。她的誘惑者是一位馮岱德先生，是她教會學校一個女同學的丈夫。她在他們鄉下家裏住了一月，在這做客的期間，她竟於某夜倒入這男人的懷抱，而不知道這究竟怎樣發生以及她同意到如何程度。據徐小姐說，這幾乎是強姦的結果。

南丹突然表示好感。像意識到自己有力量的一切人一樣，他愛做好人。

『好吧！太太！』他喊着說，『我們從來不相識，我們初見面時就這樣相恨，確實是錯誤的。我們生來或者就為互相諒解的……我明白地看出您在輕視我；這是因為您不知道我的歷史。』

他的談話逐漸興奮激昂，他說他在馬賽的生活被野心所侵擾，他解釋他在巴黎無效的奔走了兩個多月，怎樣使他發狂。他指出他對於一般俗人所困守的所謂社會約束

是怎樣的輕蔑。羣衆的批評有什麼關係！只要他有能力踐踏在他們身上，他們一定會貼服地聽命！他要做超等的人物。強而有力即可辯解一切。他粗枝大葉地描述他想實現的至大生活。他不再懼怕任何障礙，任何東西都不能戰勝力量，他是強者，他一定會達到幸福的境地。

『您不要相信我是平凡的自私自利者。』他加上說，『我並不爲您的家產而出賣自己。我只拿您的金錢作爲爬得很高的方法……呵！假如您知道在我內心怒吼的一切，假如您曉得我在夜間怎樣熱烈地在做同樣的美夢，而往往爲翌日的現實所打破，您就會了解我，您也許會覺得靠着我的手臂走路是足以自豪的，您將對自己說，是您最後給我以爬上偉人地位的方法！』

她端正地立着聽他，她的臉上毫無表情。他想向她提出在他腦中轉了三日而始終得不到回答的那個問題，當徐小姐推舉他，她那樣快地接受了她的計劃，她是否先已注意到他在窗口呢？他腦中忽然浮起一種奇怪思想，以爲他若憤怒地拒絕了保姆對他所

提議的買賣，她或者會以浪漫的愛情愛他呢。

他不再說了，佛拉薇也冰冷地留着。待他不再繼續道出自己的心曲時，她乾脆地重述一句：

『如此，您只是我名義上的丈夫；我們的生活完全分開，我有絕對的自由。』

南丹立刻恢復他的禮貌態度，他以談判契約者的簡短聲音答道：

『是的，太太，跟簽過字的一樣。』

他退出，非常不高興他自己。他怎樣會有說服這個女子的癡想呢？她很漂亮，他們之間頂好沒有什麼共同的關係，因為她會在生活中妨礙他的前程。

### 三

十年過去了。一天上午，南丹在唐維禮子爵第一次那樣粗暴地接待他的客廳中。現在這房間已是他的辦公室了；子爵與他的女兒及女婿相互和解之後，即將公館讓給他

們，自己僅在花園的一端，波納路邊上，保留一幢偏房。在這十年中，南丹已獲得金融與工業的最高地位。他參加一切鐵路的大企業，他操縱帝國最初數年的地產買賣，他很快地發了大財，可是他的野心並不以此，他願意担負政治的任務，他在自己購有許多產業的省分中，終於使人選他做議員。從他進了國會之後，他即以未來的財政部長自居。由於他的專門知識與善於辭令，他即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另外，他對於財政問題雖有轟動一時的個人主張，但他知道用巧妙的方法，對帝國表示絕對的忠心，讓皇上時時注意他的言行。

那天上午，南丹忙於事務。安頓在公館底層的大辦公室中，異常活動。這是一大羣的職員，有些呆立在櫃台小窗的後面，有些不斷地來往，推動各間的門戶；這是一袋一袋地傾倒在桌子上的黃金的響聲。這是金櫃上的鏗鏘音樂，它的洪流好像要淹沒街道似的。前面的客室中則擠滿謀事者，商人與政治家，整個巴黎都跪在他的權力之下。有些大人物往往在那裏忍耐地等候了一點鐘。他呢，他則坐在自己的寫字檯上，同各省及外國通

訊，他似乎能展開兩臂緊抱整個的世界，他終於實現了掌握權力的舊夢，他自覺是這部搖動王國與帝國的巨型機器的聰明的發動機。

南丹按鈴喚守在他門口的僕人，他似乎很憂悶。

『日爾曼，您知道太太回家了麼？』他問道。

聽僕人回說不知道的時候，他即命他喊太太房間的侍女下來。但是日爾曼仍不退走。

『對不起，先生，國會的議長等在那邊，一定要進來呢。』僕人終於對他說。

於是他做出發脾氣的手勢說：

『那末，引他進來，並做我所吩咐的。』

前一天，對於預算的主要問題，南丹的演說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以致所討論的條款重新送起草案委員會，要後者按着南丹的意見加以修正。開會之後，傳出風聲謂財政部長將要引退，人們已指定這青年的議員做他的繼任人。他則聳肩否認：一切都沒有準

備好，對於特殊各點，他只與皇上談過一次。然而國會議長的訪問却含有極大的意義。他好像攢開使他憂悶的顧慮，他起身迎接議長並同後者握手。他說：

『吓！公爵先生，請您寬恕我。我不知道您在那邊哩……請相信我，您這樣賞光來看我，我是非常感激的。』

他們如此客氣地對談了好幾次之後，議長不着邊際地令他知道他是由皇上派來試探他的意思的。他是否願意接受財政部長的職位且以何種綱領接受？於是他以非常冷靜的態度，提出他的條件。但是，他的臉上雖極鎮靜，勝利的聲音却在他的內心打轉，總之，他再登一級，即會到達頂巔；再走一步即會見到一切人頭都在他的腳下。當議長歸結地說他立刻去晉謁皇上，把所討論的綱領呈復皇上核定的時候，開在住房那邊的小門開了，太太房間的侍女走了進來。

南丹的臉色突然又變灰白，他沒有說完已經開始的句子。他跑向這個婦人，口裏喃喃說：

『請您恕我，公爵先生……』

於是他很低的問她。太太果然很早就出去了？她也說起她到哪裏去麼？她何時回來？侍女以不願自累的聰明態度，含糊其詞地回答他。明瞭這種問話的蠢笨之後，他終於只說：

『太太回來的時候，您通知她，我要同她談話。』

突然被擾的公爵走近一個窗口，向庭院方面注視。南丹再到他的身邊，重新請恕。但是他已失掉他的鎮靜，他口吃地說話，他以不大機巧的言辭惹起公爵的驚異。

『算了吧，我已弄壞了我的事情了。看，一個部長的職位，從我手裏滑走了！』待議長走了之後，他就這樣高聲地脫口而出。

他留在不時爲憤怒截斷的不適意中。許多人被引進來。一個工程師呈他一個報告。謂某礦的開採賺得很大的利益。一個外交官對他說及某鄰國想在巴黎談判借款。別的接踵而入的人物對他說明種種的要事。最後，他接見很多議會的同事；大家都對他前一



天的演說，加以過分的贊譽。他呢，他躺在「沙發」深處，沒有半點笑容地安享他們的恭維。黃金的聲音仍在鄰近的辦事房中發響，一種工廠的震動使牆壁發抖，好像人們就在那邊製造這發聲的黃金似的。他只要提起筆來，拍發電報就可使歐洲的市場喜悅或驚惶；他支持或反對人們對他提及的借款，就可阻止或催促戰爭的爆發；同樣，他把法國的預算握在手裏，他不久能自由決定他擁護或反對帝國。這是勝利，他的過度發展的人品成爲世界在其周圍旋轉的中心。他並不如他自己所希望的，深嘗這種勝利的滋味。他感受厭倦，他心在別處，一遇些微的聲音，身即發顫。當野心滿足的熱火升到他的兩頰時，他的臉上立刻變色，彷彿後面有一隻冷手突然動到他的後頸。

兩點鐘過去了，佛拉薇還沒有出現。南丹喚日爾曼命他去尋唐維禮先生，看子爵是否在家。一人留着的時候，他即在辦公室中行走，聲明那天不再接客。他的煩悶逐漸增長。他的夫人顯然已赴幽會。她一定與馮岱德先生重溫舊夢，因爲後者已在六月以前喪了妻子。真的，南丹否認自己嫉妒；在十年的長時間中，他嚴格地遵守着所訂的條約；不過，他

說，他不願意成爲笑柄。他永遠不准許他的夫人損害他的地位，使他在衆人面前忍受譏刺。他的力量已捨他而去，做丈夫的，只願受人敬重的情感，那樣有力地煩擾他，以致他現在所感受的苦悶，即在發財之初玩着最危險投機把戲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厲害。

佛拉薇進來，還穿着上街的服裝；她只除去她的帽子和手套。聲音發抖的南丹對她說，她若通知她已回家，他自己會上樓，到她的房裏去的。但是她並不坐下，她以女主顧的急忙態度，做着手勢請他快說。

『太太』他開始說，『我們中間似乎需要一種解釋……這上午您到何處去來？』  
她丈夫的顫抖聲音，他所提的問題的突兀，使她非常驚異。但是她答道：

『我到我高興去的地方去來。』

『這正是我以後所不能認爲妥當的。您應該記得我曾對您說過的條件，我不能容忍您濫用我讓給您的自由，致使我的名譽因而受損。』

佛拉薇裝出極端輕蔑的微笑。

『損害您的名譽，先生，這是您自己的事情，毋需我來再做。』

南丹於是瘋狂似的發怒，好像要打她似的向她走來，口吃地說：

『不幸的女人，您一定從馮岱德先生的懷抱裏出來……您有一個情人，我知道。』

『您錯了，』她在這威脅之前毫不後退地說，『我從來沒有再見馮岱德先生……』

不過，即使我有一個情人，您也沒有資格責備我，這於您有什麼關係？您大概忘掉我們的約言了。』

他以兇狠的目光看她一下；接着，他爲嗚咽所激動，聲音中帶着抑制很久的熱情，突然跪在她的腳下。

『哦！佛拉薇，我愛您！』

端正地立着的她，終於避開，因爲他已動着她的衣角。可是不幸的人竟張開兩手膝行地跟着她。

『我愛您，佛拉薇，我像瘋子一樣的愛您……這情感之來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這已經有好幾年了。它終於佔領我的整個靈魂。哦！我曾奮鬥，我覺得這種熱情於我是不配的，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的晤談。但是今日我太痛苦了，我非與您說明不可……』

他繼續很久。這是他一切信仰的崩潰。這個相信力量，以爲意志是掀起世界唯一槓杆的強者，現在被擊敗了，終於弱得像一個孩子似的跪在一個女子的面前。他的發財之夢已經實現了，他的崇高地位已經取得了，只要這個女子以嘴親他的前額使他重新起來，他願意犧牲一切。她損傷他的勝利。他不再聽見隔壁許多公事房中的黃金在發聲，他再想不到繼續不斷地來向他致敬的諂媚者，他忘掉皇帝此時或者正在喚他執掌政權。這一切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只要佛拉薇，佛拉薇若首肯，他就有一切，她若拒絕，一切都將成爲烏有。

『請聽我說，』他繼續懇求道，『我所做過的一切，都是爲您做的。……真的，首先，您並不在我的腦中，我只爲滿足我的倨傲而工作。以後，您即成爲我的一切思想與努力的唯一目的。我會對自己說，我應該爬到可能最高的地位，使可以配得上做您的丈夫。我希

望一旦將我的權勢放在您的脚下時，您一定會屈從的。請看我今日的所爲。我沒有賺得您的寬恕麼？請不再輕蔑我，我懇求您！』

她還是不說話，她只鎮靜地勸他：

『請您立起，先生，人們會闖進來的。』

他拒絕了，他還是哀求她。假如他不對馮岱德先生發生醋意，他或者還能再等下去。這嫉妒的情感簡直要他發瘋。最後，他裝起很可憐的樣子說：

『我知道您還在輕視我。那末，請您等着，請您不要把愛贈給別人。我預許您這樣多的偉大之物，我相信我終能使您屈就。我剛才如有粗暴舉動，您也應該恕我。我的頭腦已不爲我所有……哦！請讓我希望您終有一日會愛我吧！』

『永遠不會！』她用勁說。

看他頹喪地留在地下，她想出去。可是他精神錯亂，被突發的狂怒刺激，立刻起來，握住她的手腕。當全世界都跪在他的脚下時，一個女子竟這樣冒犯他！他能做一切，他能推

翻國家，他能如自己的意思支配法國，他竟不能得到自己夫人的愛情！他這樣有力，這樣強大，他的些微願望即是萬人遵從的命令，他說，現在只有一個願望，而這個願望因一個弱小像孩子的生物的拒絕而永遠得不到滿足！他捏緊她的兩臂，以嗚的聲音重複說：

『我願意……我願意……』

『而我不願意哩，』佛拉薇臉色發白，毫不退讓地回答。

當唐維禮子爵開門的時候，他們還在爭執。看見了他之後，南丹即放開佛拉薇並喊着說：

『先生，請看您的女兒，她從她的情人那裏回來……所以請您對他說一個女子即使不愛她的丈夫，即使她自己的榮譽觀念不再能阻止她的時候，她也應該敬重她丈夫的聲名。』

子爵已經變得很久了，他立着，留在戶限上，見這暴烈的一幕在他眼前扮演。這對他是苦痛的意外。他相信夫婦是和合的，他允許他們結婚，滿以為這是完成習俗的儀式。他

的女婿與他是屬於不同的兩個世代；他固然反對這位金融家缺少廉恥的活動，他固然不贊成有些他認為是冒險的企圖，他還是承認他意志的堅強，智慧的敏捷。突然，他竟目擊這意外的悲劇。

當南丹控訴佛拉薇有一個情人的時候，子爵以她十歲時所採的嚴厲態度對待他已婚的女兒，他以老人的莊嚴步伐走向前來。

『我可以向您發誓她從她的情人那邊回來，您看她！她在那裏向我挑戰哩。』南丹重述道。

佛拉薇輕蔑地轉過頭來。她整理被她丈夫的粗暴所弄縐的袖口，她的臉上不露半點羞色。然而她的父親對她說話：

『我的女兒，你爲什麼不自己辯護呢？你的丈夫說實話麼？你竟把這最後的苦痛留給我的老年麼？這對我也是一種恥辱；因爲在同一家庭中，一個成員的過失卽足以玷污其他的一切人。』

於是她做出不耐煩的動作。現在她的父親也趁機會來誹謗她！一霎時以前，她還忍受他的詢問，很想替他保留解釋的恥辱，但是他也發怒了，他也因看見自己裝啞與衝撞態度而輪到發怒了，她終於忍無可忍的說道：

『吓！我的父親，請讓這個人扮演他的角色吧，……您不認識他。爲尊敬您起見，請勿逼迫我說話。』

『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孩子的父親，』老人接着說。

佛拉薇重新立直，聲音顫抖地說：

『不，不，他不是我孩子的父親。……末了，我將對你說明一切，這個人甚且不是誘惑者，因爲他若愛過我，這至少還是一種理由。這個人只是出賣自己，同意掩蓋別人的過失。』

子爵轉身向着臉色變青，只是後退的南丹。

『您聽見了麼？』佛拉薇以更有力的語氣說，『他出賣，他爲金錢而出賣自己』



……我從未愛過他，他也從未以指頭動到我……我想使您避免很大的苦痛，故將他買來向您撒謊……請注視他，您不看見我在說真話麼？

南丹把臉隱在他的兩手間。

『今日』少婦繼續說，『他想我愛他……他跪下，他哭了，這大概又是一種喜劇！請恕我曾經欺騙您，我的父親；但是，我真的屬於他麼？……現在您一切都知道了，請您領我回去。他剛才以強暴的手段對付我，我不能再留此地一分鐘。』

子爵立直他的已曲身體，不作聲地走向佛拉薇身邊，將他的手臂伸給女兒。他們倆走過房間，南丹不敢攔阻他們。到了門邊之後，老人只留下這一句話：

『再見，先生！』

門重新關上了。南丹很頹喪，一人留在房裏，癡愚地注視他四周的空虛，看日爾曼進來，將一封信放在辦公桌上，他機械地拆開它，以眼瀏覽它。這封完全是皇上親筆的信，以很親切的辭句邀他担任財政部長的職務。他幾乎不甚了解。他的一切野心的實現不再

使他發生興趣。在隔壁的銀櫃上，黃金的聲音，更加響亮，這是南丹公司頂熱鬧的時刻，全世界此刻也因它的活動而動搖。而他，在這巨大的，由他一手創成的事業中，在他勢力達到最高峯的時期，兩眼恍惚地盯在皇帝的筆跡上，竟發出這孩子的嘆息，否定了他的全

生：  
『我真不幸！……我真不幸！……』

他終於哭了，頭伏在他的辦公桌上，他的熱淚滴在那封任命他爲部長的書信上。

#### 四

南丹做財政部長已十八個月了，他好像以超人的工作自遣。在他辦公室中演過武劇之後的第二日，他與唐維禮子爵曾有一度晤談：遵她父親的勸告，佛拉薇同意回到夫婦的住所。但是除在人前必須玩弄喜劇之外，他們倆已不再說話。南丹決定不離開他的公館。下午他命他的許多祕書，把公事移到公館裏來辦理。

這是他一生完成最偉大事業的時期。一種聲音將高尚與豐饒的靈感吹入他的腦筋。在他經過的路程上，人人發出同情與欽佩的讚聲。可是他對於這些頌詞並無感覺。人們可以說他是不望報酬地工作，他堆積事業，好像只以試探不可能之企圖爲目的。每次他爬得更高，他即揣測佛拉薇的臉色。她終於受到感動麼？她已寬恕他從前的醜行，已欣賞他智慧的發展麼？他在這女子的沉默臉上，總發現不到半點情緒，他重新工作時總自言自語的說：『好吧！我還不夠高，我還不配接受她的垂愛，還要上去，還要不斷地上去。』

他想以發財的同樣方法，強迫幸福到來。他已恢復力量萬能的全部信仰，他不承認這世上還有其他的槓杆，因爲是生活的意志造成人類。當失望有時襲擊他的時候，他即自閉在房間裏，使任何人不能懷疑他肉體的弱點。人們只從他圍着黑圈，燃着慾火而更加深奧的兩眼，猜出他內心的奮鬥。

現在是嫉妒在煩擾他。不能成功使佛拉薇愛他，簡直是一種苦刑；但是一想到她能躺在別人懷中的當兒，他即憤怒到發狂。爲肯定她的自由，她可能與馮岱德先生公開來

往。因此他只好裝着不管她，雖然她每次出門都使他憂悶欲死。假如他不怕人家笑他，他自己或者會在街上跟隨她。於是他想收買她身邊的親信，爲他服務。

人們還把徐小姐留在家裏。子爵習慣於她的服侍。另一方面，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實在不易擺脫她，南丹結婚的第二日，付她約定的二萬法郎時，她曾有過退休的計劃。可是她對自己說，這家庭太好了，正可讓她混水摸魚，所以她在等待新的機會，她暗中盤算，如果她要購買她故鄉——羅維爾——她青年時期所讚賞的公證人的房子，她還需要二萬法郎。

南丹與這個老女人說話並不拘束，她的虔誠信女的容貌不再能欺騙他。然而那天上午當他命人請她到他的辦公室，並明白地提議要她對自己報告他夫人的些微行動時，她却裝起發怒的樣子，問他究竟看她是什麼人。

『快一點吧，我的小姐，』他不耐煩地說，『我很忙，人家在等着我。我們簡略一點吧，我懇求您。』

但是他若不加以具體說明，她是不肯同意的。她的原則是事情本身並不醜惡，醜惡與否，要看決定的方式。他於是說：

『好吧！我的小姐，我們談的是一種好的行爲……我怕我的夫人對我隱瞞了什麼憂悶。好幾個星期以來，我看她似乎很煩惱，我於是想到您，想從您這方面，到可靠的消息。』

『您可以信託我，……』她以慈母的表情對他說，……『我是忠於太太的，爲她的與您的名譽，我不辭一切的勞頓……從明天起，我們就用心監護她。』

他對她約定，將以重金報答她的服務。她首先發氣，然後以巧妙的方法，要他規定一個數目：假如她對夫人的好或壞的行爲，供給確鑿的證據，他將給她一萬法郎。他們終於達到明確的決定。

從此以後，南丹的精神減少了苦惱，三個月過去了，他正忙於重大的事情，他在準備國家的預算。他得皇上同意，對財政的系統，加以重要的改正。他知道在下議院中一定會

受到猛烈的攻擊，他必須準備很多證據。他往往整夜不睡覺，這麻醉他，使他耐煩。當他遇見徐小姐的時候，他即以簡短的語調問她：她得到一點消息麼？太太出門的次數很多麼？她特別停留在哪些人家裏？徐小姐寫有詳細的日記。可是她只蒐集到不重要的事實。當老女人往往半閉着眼睛，重複說她不久或者會有新的消息時，南丹即安心地等下去。

實際的情形是徐小姐經過了不少次的反省，一萬法郎不合她的計算，爲買公證人的房子，她還需要兩萬。她既已賣給丈夫，爲何不可賣給夫人？她首先有這雙重出賣的念頭。但她認識太太，她怕說出第一個字，就會被驅逐。很久以來，在南丹沒有請她擔負各種任務以前，她早爲自己的利益而偵察太太的行動，她對自己說，主人的缺點是奴僕的幸運；她碰在愈以倨傲爲基礎而決心愈堅定的那種貞操上，佛拉薇從她的過失中留下憎恨一切男子的心理。故徐小姐很失望；一日，她遇見馮岱德先生，後者那樣熱烈地問起他的情人，她立刻知道他還是瘋狂地愛着她，他還被佛拉薇躺在自己懷抱裏的回憶所煎熬。她的計劃於是決定了：她同時爲丈夫與情人服務，這是非常巧妙的擺佈。

一切都恰到好處。被排斥、無希望的馮岱德先生爲佔有這個曾經屬於他的女子，情願犧牲他的家財，是他先來試探徐小姐。他再見她的時候，玩弄情感，他發誓說如果她不幫助他，他一定會自殺。八日之後，費了不少感情與謹慎的口舌，買賣終於談妥了：他給出一萬法郎，而她則定某晚把他藏於佛拉薇的睡房中。

上午徐小姐去找南丹。

『您打聽到什麼消息？』他臉色變白地問。

但是她首先並不明說。太太一定有曖昧的關係。她甚至同人約會。

『事實？事實？』他不耐煩而發怒地催促她。

最後，她說出馮岱德先生。

『晚上，他將在太太的房裏。』

『很好，謝謝。』南丹口吃地說。

他以手勢辭退她，他怕在她面前暈倒。這突然的辭退使她驚奇亦使她高興，因爲她

預計或有一番長的問話；爲不令自己昏亂，她甚至已準備好不少回答。她行了一個禮，裝着悲嘆的形容，退出房間。

南丹立起來。待他一個人留着時，他高聲說：

『晚上……在她的房裏……』

他把兩手放在他的腦蓋上，好像他聽見腦蓋在爆裂似的。這約定在夫婦住所裏的幽會，由他想來，實在是太可怕，太無恥了。他不能讓人這樣侮辱他。他捏緊鬥爭者的拳頭，一種瘋狂似的憤怒使他想到謀殺。然而他還要做完一件工作。三次，他重新坐在桌前，三次他全身的氣憤使他重立起來，他的背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催促他，要他立刻到他夫人的房裏，罵她是娼婦。最後，他自己戰勝自己，重新從事工作並發誓晚上一定去扼死他們。這是他從來克制自己的最大勝利。

下午，南丹將預算的確定計劃送給皇帝。後者提出若干異議，他以完全明晰的頭腦討論它們。但是他必須預許皇上修改他工作的一部分。計劃要在明天提到議院。



『陛下，我今晚熬夜吧，』他說。

回來之後，他想：『我在半夜殺死他們，直到黎明，我還有時間做完我的工作。』

晚上，用餐的時候，唐維禮子爵恰好說到這個轟傳一時的預算計劃，他對於財政的問題，並不完全贊成他女婿的意見。但是他覺得這些意見很大方，很可注意。當他回答子爵之際，南丹有好幾次似乎覺察到他夫人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現在她時常注視他。她的目光尚不含情，他只聽他，好像在他的面部以外追求了解。南丹以爲她怕走漏消息。所以他竭力裝起毫不在乎的樣子：他說話很多，他提高聲音，他終於說服他的岳父，要後者在自己的大智之前讓步。佛拉薇仍是凝視他；一種幾乎感覺不到的溫柔一忽兒掠過她的臉上。

直至半夜，南丹在他的辦公室中工作。他逐漸興奮起來，除開這個創造，除開這個由他在無數障礙中，一點一滴地慢慢造成的財政計劃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待掛鐘敲了半夜，他本能地舉起頭來。較大的寂靜籠罩着公館。突然他想起來了，通姦就在那邊，就在這

陰暗與寂靜深處實行。但是要他離開他的坐椅簡直是一種苦痛！他勉強放下他的鋼筆，好像爲服從他已記不起來的某種舊意識，他無精打彩地走了幾步。接着，一種熱度升到他的面部，使他的臉色發紫，一種情火燃燒他的眼睛。他上樓到他夫人的睡房去。

那晚上，佛拉薇很早就遣走了她的房間侍女。她願意一人默想，直到半夜，她留在睡房前面的小客廳中。她拿起一本書，斜靠在躺椅上；但是她的書不時從她的手裏跌下，她兩眼失神地在那裏沉思。她的臉上又露溫柔，平淡的微笑有時掠過她的面容。她突然立起，有人敲門。『誰在那裏？』『請開門，』南丹回答。

這意外的訪問對她是太可驚了，故她像機械似的開了門。她的丈夫從來沒有這樣到過她的房間。他煩亂地進來；上樓時他又被憤怒所襲，在樓梯轉角所在伺候的徐小姐貼近他的耳邊輕輕地告訴他說，馮岱德先生在那邊已有兩小時了。所以他毋需表示慎重。他說：

『太太，有一個男人隱在您的房裏。』

佛拉薇並不立即回答，因為她的思想本不在此。最後，她明白了。她喃喃說：

『您瘋了！先生。』

但是他並不停着同她爭論，他已向睡房走去。於是她一躍而站在門前，嘴裏大喊：

『您不能進去……這裏是我的房間，我禁止您進去！』

戰慄而傲慢地她守住門口。一霎時，他們留着不動，他們不發一言，眼對眼地站着。他伸直頸項，兩手向前裝着撲向她，要讓自己過去的姿勢。他以啞聲喃喃說：

『您走開。我比您有力，我硬是要進去。』

『不，您不能進去，我不願意您進去。』

他瘋狂似的重述道：

『有一個男人，有一個男人……』

她不屑向他抗議，只聳一聳肩，表示輕蔑。看他再要向前一步的時候，便說：

『好吧！假定有一個男人吧，這於您又有什麼關係？我不是自由的麼？』

他在這句話前面後退，這句話像巴掌一樣打擊他。真的，她是自由的。大的寒氣透入他的兩肩，他明顯地感到她已佔着上風，他現在所說的只是患病的與不邏輯的孩子的把戲。他不遵守條約，蠢笨的熱情使他成爲可惡的小人。爲什麼他不留在辦公室中工作呢？血從他的兩頰消去。難以言語形容的苦痛之影使他的面部灰白。當佛拉薇注意到他內心的煩擾時，她卽離開門口，眼中表示某種的溫柔。她只說：

『您請看吧。』

於是她自己手裏執燈走入房間，至於南丹，則仍留在戶限上。他用手勢對她表示這是不必的，因爲他已不願意看了。可是她現在却堅持要他去看。待她走到床前，揭開床帳時，隱在後面的馮岱德先生出現了。這使她那麼驚怖，她竟發出恐懼的喊聲。

『真的；真的，有這個男人在這裏……我並不知道，哦！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担保，向您發誓，我並不知道。』她昏亂而口吃地說。

接着，由於意志的努力，她又鎮靜了，她好像在惋惜剛才促她自辯的第一個動作。她

對南丹說：

『您有理，先生，我請您寬恕我，』她竭力在恢復她的冷淡音調。

然而馮岱德先生却自覺可笑。他做出愚蠢的樣子；只要丈夫發怒，他情願犧牲很多呢！不料南丹閉口不言。只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當他把目光從馮岱德先生身上移向佛拉薇的時候，他即向後者鞠躬，只這樣說道：

『太太，請您寬恕我，您是自由的。』

他轉身走了。在他身上，已有某種東西破碎了；只有筋肉與骨頭的機械還在動作。待他回到自己辦公室之後，他直向藏着手槍的抽屜走去。他檢查了這個武器，他就高聲地，好像對自己訂下正式契約地說：

『算了吧，這夠我受了，我停一會去自殺。』

他重新點亮已經低下的燈光。他坐在寫字檯前面，安靜地恢復他的工作。在極大的寂靜中間，他毫無猶豫地繼續寫着他已開始的句子。稿紙一張一張有條不紊地堆積起

來。兩小時以後，當佛拉薇驅逐了馮岱德先生，赤足下來，站在他辦公室門口竊聽他的時候，她只聽見鋼筆在紙上瑟瑟作聲。於是她屈下身軀把一隻眼放在鎖孔裏窺探。南丹仍以同樣的沉靜，繼續寫字，他的臉上表露寧靜與工作的滿意，而一線燈光則照着他身邊手槍的槍筒。

## 五

接連公館花園的住宅現在已屬南丹所有。他已向他的岳父買來了。由於某種私心，他不准出租他到巴黎時曾與貧困鬥爭了兩個月的那間狹小的屋頂室。從他大發之後，他有好幾次想到那裏幽閉若干小時。他在那裏受過苦，他在那裏想戰勝世界。一遇困難，他也愛到那裏反省，願在那裏獲得他生活的偉大決定。他在那裏恢復他昔時的狀態。所以在自殺的需要之前，他也決定死在這個屋頂室裏。

上午，南丹只在八時左右做完他的工作，怕疲勞會讓他瞌睡，他以冷水大洗了一頓。

接着，他陸續召喚許多職員，吩咐他們許多事情。當他的祕書到來之後，他與他晤談了一會。祕書立刻把預算的計劃送到皇宮，如皇上有新的異議，他可以供獻某些解釋。從此以後，南丹相信什麼都準備好了。他讓一切都井然有條地留着，他不願像發瘋的破產者一樣離開此地。最後，他屬於自己，他可以支配自己，人家不致罵他是自私或卑怯。

九點鐘敲過了。時候已經到了。但是當他帶好手槍，剛想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又須飲下最後的苦藥。徐小姐進來領取預許的一萬法郎。他照數付給她並須忍受她的親熱。她裝出慈愛的態度，她有些像父母褒獎成功的學生似的看待他。假如他還在猶疑，這可恥的同謀亦可以決定他去自殺。他匆忙地上樓，因太急促了，竟把鑰匙留在門上。

一點都沒有改變，糊壁紙還開着同樣裂縫，床，桌椅仍在那邊，發出從前貧困的氣息。一霎時，呼吸了這可紀念的，使他憶起昔時奮鬥的空氣之後，他即走近窗口，他見到巴黎的同樣間隙，公館的樹，塞納河，碼頭，右岸的一全角，像波浪似的漸漸升高，去與遠處柏爾。  
• 賴雪士公墓混和的屋脊，仍一一映入他的眼簾。

手槍是在跛足的桌上，即他伸手可得的所在。現在，他毋需匆忙，他相信一定沒有人會到這裏，他可以任意自戕。他默想，他自言自語的說，他像從前一樣的苦悶；他到從前的同樣地點，抱着同樣自殺的決心。從前有一夜，在這個位置，他曾想擊碎自己的頭顱；那時他太窮了，沒有錢買手槍，他面前只有街上的石板，可是死已在等待他。如此，在生存中，只有死，時常是確定的，只有死，時常在窺伺他。他只認識死是堅固的，他徒然探索，他覺得一切都在他的脚下不斷地傾覆了，只有死還保持着它的準確性。他惱悔自己多活了十年。他爬上財富與權力時所得的生活經驗，在他看來，都是幼稚的。意志與力量既然不能支配一切，何必浪費這麼大的意志，何必使用這麼多的力量？他癡愚地愛上佛拉薇，現在只要一種熱情就足以破壞他的一切，他所建立的大廈，被孩子的氣息所吹，現在已如紙牌屋似的發響傾坍。這是可憐的，這與偷竊菓子學生受到嚴重懲罰的情形相似，他不知道他脚下的樹枝會折斷，他就在他犯罪的所在死去。生命是蠢笨的，高等人跟癡愚者一樣，結果總逃不了平凡的一死。



南丹拿起桌上的手槍並慢慢裝好子彈。一個最後的遺憾在這無上的時刻，使他退縮一分鐘。只要佛拉薇了解他，多少偉大的事業可以實現！倘有一日她能投入他的懷中，抱着他的頭頸，甜蜜地說：我愛你的時候，他即找到掀起世界的槓杆。他的最後思想是極端輕蔑力量，因為應該給他一切的力量，不能給他佛拉薇。

他舉起他的武器。早晨天氣很好。陽光從大開着的窗口進來，給屋頂室帶來青年的警惕。在遠處，巴黎已開始其巨城的工作。南丹將槍口緊壓在他的太陽穴上。

但是房門突然開了，佛拉薇急忙地進來。以很快的手勢，使射擊轉變了方向，子彈穿入黑色的天花板，他們兩人相互注視。她那樣氣喘迫促，她竟不能說出話來。最後，她第一次親熱地稱呼南丹，她找到他所期待的，唯一能決定他生活的字句：

『我愛你！我愛你，因為你是強者！』她喊着說，她嗚咽地抱着他的頭頸，從她的倨傲與被克制的全身心中逼出了這句供詞。

南  
松  
夫  
人

此  
页  
空  
白

八日以前，我的父親，服舒拉特先生終於允許我離開下諾爾曼地的波該，——一個陰鬱的，我就在這裏生長的舊宮堡。我的父親對於今日的時勢，存有奇特的思想，他至少已落後半個世紀。現在我終於住在我只經過兩次，幾乎完全不認識的巴黎了。好在我還不太蠢笨。菲列克斯·蒲登，剛城中學的一個老同學，看見我在這裏，說我非常漂亮，巴黎的女人一定會熱烈地愛我。這使我發噱。但當菲列克斯不在那裏的時候，我則站在衣鏡前面，看我五尺六寸左右的身材，我總向着自己的白齒與黑眼微笑；然後，我聳一聳肩，因為我並不自負。

昨天，我第一次參與巴黎客廳的一個晚會。幾乎是我姑母的P.伯爵夫人，請我吃晚飯，這是她最後的星期六。她想把我介紹給我們果曼維爾區的一個議員，新近被任為次

長，據說，不久就要陞部長的南松先生。我的姑母比我的父親開通得多，她明白地告訴我，像我這樣年紀的一個青年，不可與自己的國家賭氣，即使在民國的時代，也是一樣。她想給我找到一個位置。

『我負責開導這服舒拉特老頑固，』她對我說。『你讓我進行吧，我親愛的喬治。』

正七點鐘，我就到了伯爵夫人家裏。但是，在巴黎，晚飯似乎吃得很遲；客人一個一個的來，到七點半，他們還是沒有到齊。伯爵夫人以失望的態度通知我，今夜恐怕見不到南松先生了；他被不知什麼議會的糾紛，留在凡爾賽了。然而她還希望夜裏他能到這裏過一下。爲彌補這個缺陷，她請我們省裏的另一議員，我們鄉下稱他爲胖子高舒洛的那位先生與我認識，我曾有一次與他同獵，所以我們還是熟人。

這高舒洛是一個身材短小，態度活潑的胖子，他新近爲着裝出莊嚴的態度，纔讓自己臉上，長起鬍子。他生在巴黎，是一個沒有資產的小律師的兒子；可是他在我們那邊有一個很富很有勢力的叔父，不知怎樣，他的叔父竟把候選的位置讓了給他。此外，我更不

知道他已結婚了。我的姑母，在上桌吃飯的時候，使我坐在一個金髮的少婦身邊，她的態度很嫺雅，很漂亮，而胖子高舒洛則很高聲地喊她爲貝爾德。

客人終於到齊了。朝向太陽下山一面的客廳，還有光亮，突然，我們進入一間拉緊窗幕，由一個吊燭台與許多油燈照耀着的房間。這印象很特別。所以大家坐到排定的位置之後，即開始談論，冬季最後數次的晚餐，怎樣因陰暗的暮色而感到苦悶。我的姑母厭惡這巴黎的黃昏。談話都集中在同一題目，大家都說日暮時坐着馬車經過巴黎去赴宴會的憂鬱。我不說話，但是我在馬車中，却絲毫沒有這種感覺，雖然我所坐的那輛車子把我粗暴地搖盪了半個鐘頭。點上煤氣燈的巴黎，却讓我充滿燈光之下的一切享樂的強烈願望。

當第一道菜餚上桌的時候，談話的聲音高了起來，他們都談政治。我很驚奇地聽到我的姑母發表意見。別的太太們對於政情也很熟悉，她們只以簡短的名字稱呼著名的人物，她們批評而且判斷。在我的對面，高舒洛佔着一個很寬的位置，他高聲說話，不斷地

喝酒與吃菜。這些政治的談話並不使我發生興趣，很多是我所不了解的，我終於只注意我的鄰座，高舒洛夫人，貝爾德，——是的，貝爾德，我的內心已這樣簡短地稱呼她了。她的確很漂亮。由我看來，尤其是小而圓的耳朵，非常可愛，金黃的頭髮捲在這可愛的耳朵後面。貝爾德有着金絲髮女人上面生着柔毛的，令人見之心醉的後頸。隨着兩肩的有些動作很幽雅，領口寬大而方形的上衣有時半開地微露她的後背，從她的頭頸到腰部，我注意她母貓也似的柔軟曲線。我不大愛她稍稍尖銳的側影。她比任何人都熱烈地談着政治。

『太太，您要葡萄酒麼……太太，把鹽拿給您，好不好？』

我盡量裝出有禮貌，我逢迎她的意思，注意她的舉動與目光。她坐到桌邊的時候，凝神地注視我，好像突然衡量我的一切似的。

『政治使您厭煩，是不是？』她終於這樣對我說。『我呢，我也不歡喜政治。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不是應該好好地談話麼？現在，上流社會中，差不多只談政治呢！』於是她又

轉到另一題目上去

『果曼維爾很美麗吧？我的丈夫去年夏天要領我到他的叔父家裏去；但是我懼怕，我假說我有病。』

『地方很肥沃，有很美的平原。』我回答她。

『好！我已決定了，』她笑着說。『這是醜陋的。一個完全平坦的地方，這裏是田畝，那裏還是田畝，有時這裏或那裏遠遠地長着帳幕似的同樣白楊樹。』

我想反對她，可是她已轉向別處了，她與她的右邊鄰座，一個白鬚的嚴肅男子，討論高等教育的一條法律。最後，大家又談戲劇。當她俯身回答桌端所發的問題時，她的後頸貓也似的波動，給我以異樣的感覺。在波該，當我一人寂寞而不耐煩的時候，我曾夢想一個金髮的情人；可是她是幽靜的，而且有着高尚的態度，貝爾德的容貌與鬚髮擾亂了我的夢想。待蔬菜上桌時，我又想到一個瘋狂的，由我自己穿插其變化的故事：她同我，單獨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我從後面吻她的頭頸，她微笑着轉過身來；於是我們一起動身到很



遠的地方去……飯後菓品已經拿來了。此時，她緊緊地靠着我，輕聲地對我說：

『請把那邊，您面前的那個糖菓碟子給我。』

在我看來，她的眼睛似乎有嫵媚的柔和，她的裸臂輕輕地壓着我的手袖，使我感到甜美的溫暖。

『我酷愛糖菓，您呢？』

她咬着一顆冰凍菓子時，這樣反問我。

這簡單的幾個字使我非常感動，我幾乎以為自己已在愛她了。待我舉起頭來，我見高舒洛看着我與他的夫人在低聲談話：他的面貌仍是快活的，他以鼓勵的態度微笑着。丈夫的微笑終於使我安心了。

然而，晚餐已經完了。在我看來，巴黎的晚餐並不比剛城的晚餐，多有神氣，只貝爾德一人使我發生興趣。我的姑母嘆息太熱了，人們又回到最初的談話，大家討論春季的宴會，結論是只有冬季纔吃得好。接着，各人都到小客廳去喝咖啡。

漸漸來了很多人。三個客廳與一個餐室都擠滿了。我躲在一角，當姑母經過我的身邊時，她很快地對我說：

『不要走開，喬治……他的夫人已經來了。他也許到這裏來找她，我將把你介紹給他。』

她還是說南松先生。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她，我只聽到兩個青年在我面前交換了很快的幾句話，使我相當感動。他們高高地站在大客廳的門邊，當菲列克斯·蒲登我剛城的老同學進來，向高舒洛夫人打招呼的時候，較小的一個向他的同伴說：

『他還時常同她一起麼？』

『是的，』較大的一個回答。『哦！正常的相姘。現在，這將繼續到冬季。她從來沒有這樣久地守着一個男子。』

這對我並沒有什麼大的苦痛，我只覺到我的自尊心，稍受損傷。爲什麼她以那樣溫柔的聲音對我說，她很愛好糖菓呢？真的，我不會挖菲列克斯的牆脚。然而我終於確信這

些青年是在誣釀高舒洛夫人。我認識我的姑母，她是很嚴肅的，她不會容忍壞的女子到她的家裏。高舒洛正很快地跑到菲列克斯的面前，與他握手，他親密地推他的肩頭，以溫柔的目光注視他。

『啊！看，你也在這裏！』菲列克斯發現到我之後這樣說。『我正爲你而來……那末，你要不要我做你的領港？』

我們兩人就留在門口。我很想問他關於高舒洛夫人的消息；可是我不知道怎樣問起，纔算合式。我竭力尋找過渡的談話，我把其他很多完全與我無關的人們問他，他給我指出這些人的名字，他對於每個人都有準確的說明。他生在巴黎，只他父親任加爾伏陀知府的時候，在剛城中學讀過兩年書。我覺得他的說話很輕鬆。當我把站在那裏的有些女人的詳情問他時，微笑抽動了他的下唇。

『你注視南松夫人麼？』他突然問我。

其實，我正在注視高舒洛夫人。所以我相當蠢笨地回答：

「南松夫人啊！在哪裏？」

「這個棕色髮的女人，那邊，壁爐附近，與一個露肩的女子在談話。」

真的，在高舒洛夫人身邊，一個未曾爲我注意到的女子，快活地在發笑。

「啊！這就是南松夫人！」我重述了兩次。

我審察她。她是棕色髮的女子。非常可惜，因爲在我看來，他也是很可愛的，她的身材比貝爾德的稍小，頭上繞着美麗的棕黑色的髮髻。她的眼睛活潑而且溫柔。小的鼻梁，細薄的嘴唇，鑲着笑渦的兩頰，顯示她同時是喧噪與審慎的性質。這是我最初的印象。待我凝視她的時候，我的判斷就錯亂了，我不久看她比她的朋友還要輕狂，她的笑聲比貝爾德的，還要高大。

「你認識南松麼？」菲列克斯問我。

「我麼？一點也不認識。我的姑母想把我介紹給他。」

「哦！一個沒有頭腦的蠢東西，完全可笑的大笨伯。」他繼續說。「這是百分之百的

政治平庸者，議會制度之下非常有用的濫竽分子。因為他自己沒有什麼主張，所以任何內閣的首領都能利用他，他是最相反組合中的人物。』

『他的夫人呢？』我問。

『他的夫人麼？那末，你看她不是很可愛麼……如果你要從他那裏得到什麼，你當向她獻媚。』

菲列克斯裝着不想加上什麼說話。可是他使我了解南松夫人是她丈夫發達的導演者，她現在還繼續注意他們一家的繁榮。整個巴黎給她以數不清的情人。

『而那個金髮的貴婦人呢？』我突如其來地問他。

『金髮的貴婦人是高舒洛夫人，』菲列克斯毫不慌亂地回答。

『那一位是貞節的麼？』

『當然是貞節的！』

他裝起他自己不能保持的莊嚴態度；他重新微笑了；我似乎還看見他的臉上仍表

現自負的，使我感覺不快的態度。那兩個女子一定曉得我們在談論她們，因為她們笑得非常勉強。我只一人留着，有一位太太把菲列克斯拉去了；我整夜在比較她們兩人的優劣，精神似乎受着損傷，又感到誘惑，我還不甚了解，我有深恐做出某種蠢事的憂慮，我在這陌生的環境中冒險，實在不大放心。

『這真討厭，他還沒有來，』我的姑母發現我還在門角的原來位置時，對我說。『其實，他時常是這樣的。……總之，現在還只半夜，他的夫人還在等他。』

我在餐室轉了一圈，我站到客廳的另一門邊去。這樣，我已立在這些太太的背後。當我到的時候，我聽貝爾德稱她的朋友為魯慧史，魯慧史確實是一個好聽的名字。她穿着不露頸肩的長衣，她的領邊摺飾，只讓重的髮髻之下露出頭頸的白線。這慎重的白色有一霎時對我好像比貝爾德全裸的後背，還要煽動。我再也沒有什麼意見了，她們兩個都是可愛的，在我所處的昏亂中，挑選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的姑母在尋我。一點鐘已敲過了。

『你換了門口了？』她對我說。『算了吧，他已不來了：這南松每夜在救法國……乘他的夫人未走之前我還是把你介紹給她。你必須以可愛的態度對她，這是很重要的。』

不等我的回答，伯爵夫人即把我領到南松夫人的面前，介紹了我的姓名，並以短短的幾句話，對她說明我的事情。我相當笨拙地留着，僅僅說了幾個字。魯薏史微笑地等着；聽我的說話很短，她只屈一下纖腰。我似乎覺得高舒洛夫人在譏笑我。她們兩個都立起來，一起走了。

在安置着衣帽間的前房，她們大聲歡笑，表示瘋狂似的快樂。這放縱，這男子樣的姿態，這大胆的風致，只讓我這未見世面的青年驚奇。男子們離開，只在經過的時候，以極端禮貌與我未曾看慣的，近於輕薄交情的態度，招呼她們。

菲列克斯要我坐上他的車子。可是我溜跑了，我願意一人回去；我沒有僱車，我高興在街道的寂靜中步行。我很興奮，身體似冷似熱，好像要患大病以前的情形。難道熱情在我的體內作怪麼？跟旅行者不服新環境的水土一樣，我被巴黎的空氣迷醉了。

就在下午，今日剛開幕的繪畫展覽會中，我再看見這些太太。我承認我事先知道一定能在那裏遇見她們，我在三四千幅圖畫之前，要走四個鐘頭，並要我對這些作品的價值發表意見，實在是很費力，很苦惱的。菲列克斯昨天與我約定今日午前來找我：我們先到香普·哀利賽街的一家飯店去吃飯，然後再去參觀展覽會。

從伯爵夫人的晚會以來，我時時反省，但是我承認我的思想依然混沌，依然找不出大的光明。這如此有禮貌，同時又如此腐敗的巴黎社會是多麼奇怪的社會！我雖然不是嚴肅的道德家，可是男子們在我姑母客廳角落裏所談論的種種，畢竟使我難受。聽見低聲交換的粗話，在那裏的婦女們，幾乎有一半以上的行爲簡直像普通的娼妓一樣，粗暴的品評，就從彬彬有禮的談話與態度之下，揭穿一切女子母親與女兒的內幕，把最貞節的與最淫蕩的，混在一起。在這些信口說出的故事與毫無根據的肯定中，怎樣纔能知道



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呢？怎樣纔能決定一個女子的有德或淫蕩呢？我首先以爲我的姑母，不論我的父親怎麼說法，一定接待很壞的人們。可是菲列克斯硬要說巴黎的一切客廳差不多都是如此；嚴肅的家主婦也只好表示容忍，不然她們的家裏就不會有人來往。我的最初忿怒平息了，我也只有肉慾的需要，我也想利用這容易享受，令人心醉，而且自動獻給我們的行樂機會，以滿足我自己的欲望。

四日以來，每天早晨，當我在拉菲德路公寓中醒來的時候，我總想到魯慧史與貝爾德，是的，我在暗地裏，已這樣親密地稱呼她們了。我的內心已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我終於把她們混在一起了。今天我已確信菲列克斯的確是貝爾德的情人；但這並不使我難過，反之，我還以爲這是一種鼓勵，讓我也會被愛的一種暗示。所以我把她們混在一起：她們既然會愛上別人，爲什麼不會愛上我呢？這就是我每天醒來時甜美地夢想的同一題目。我遲遲留在我的床上，享受被窩的溫暖，我以四肢軟癱的懶惰，不止二十次地輾轉於我的溫柔鄉裏。我避免確定，因爲結局模糊，由我自己任意穿插其變化的幻想，實在是

很愉快的。我如此可以佈置美妙的情況，使貝爾德或魯慧史倒在我的懷中，我甚至不願意知道究竟是哪一個將爲我所有。最後，我絕對相信我只要選擇，就會得到其中的一個，每次我就存着這種確信起床。

當我們進入繪畫展覽會的第一大廳時，我見那裏擠滿那麼多的觀衆，實在有點驚奇。

『魔鬼知道！我們來遲了一點。我們要擠手肘了。』菲列克斯喃喃說。

這是一個混雜的觀衆，其中有藝術家，資產階級與上流社會的人們。鮮明的服裝，巴黎的春季裝束，那樣耀眼的軟緞與光彩四射的飾物，夾在沒有刷清的外套與暗色的禮服中間。我尤其覺得希奇的是女子們的鎮靜，她們擠進最密的人羣，而不注意她們垂地的裙腳，如波浪樣的花邊，總時常安全地過去。她們就這樣以她們在客廳中行走似的步伐，從一圖畫到另一圖畫。只有巴黎的女人，在羣衆的擁擠中，仍能保持着女神的沉靜，好像所聽見的說話，所受到的接觸，不能傷到她們，玷污她們似的。有一霎時，我以目光追隨

一個貴婦人，據菲列克斯說，她就是公爵夫人，她後面跟着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兩個女兒；她們不變神色地注視着一幅裸體畫，她們的背後，則有青年的畫家們，以很放縱的言詞，看着這幅圖畫說笑。

菲列克斯進入左邊的大廳，一個方形的大房間，這裏的觀衆，比較不擁擠。一道白光從鑲着玻璃的天花板下來，中間阻着白的布幕；但是踐踏所揚起的灰塵，如輕的烟霧似的，在波動的人頭之上飛舞。要很漂亮的女人纔能抵抗均勻的，四壁圖畫使其映着各種色彩的光亮。這是不平凡的顏色混雜，有顯著的紅色，黃色與藍色，畫框的鮮明金色中映出虹也似的美麗之光。屋內已開始很熱。禿頂而頭額蒼白的先生們手裏握着他們的帽子，呼吸迫促地在散步。一切參觀者都鼻子向上。人們擠在有些畫布之前。有時發生推撞的潮浪，混雜的人羣活動地穿過宮殿的廣廈。不斷地聽見人足踏着地板的轉動聲音，像海鳴的人聲，連續而粗鈍地響於人們的耳際。

『喂！看，那就是轟傳那麼久的大圖畫。』菲列克斯對我說。

五排人在觀望大圖畫。有些女人使用夾鼻的眼鏡，有些藝術家似乎心存惡意地在低聲談話，一個瘦長的先生正在抄筆記。但是我幾乎只看一下。我瞥見鄰近的展覽室中，有兩個女人依在壁上突出的剝形靠柵上，好奇地凝視着一幅小的圖畫。這首先是閃電也似的一瞥：在帽的扣帶之下，我看見黑色而細密的髮辮與蓬鬆的金髮髻；接着，幻象立刻消失了。觀衆的浪潮，人頭的波動淹沒了那兩位貴婦人。但是我可以發誓說，這一定是她們。數步之後，在不斷地波動的人頭中，我又發現有時是金髮，有時是黑辮的影子。我不對菲列克斯說明，我只領他到鄰室，我裝着好像是他第一個認出這兩位太太。他也跟我一樣看見她們了麼？我以為是的，因為他以微妙的譏刺，向我斜視。

『啊！多麼湊巧的相遇！』他向她們致敬時這樣喊道。

她們轉過身來並且微笑。我等着這第二次會晤的機會。這是含有決定性的作用。南松夫人以她黑的眼睛，向我一瞥，就使我的魂靈昏亂，至於高舒洛夫人，我則似乎認她是一位朋友。這一次，簡直像雷樣的轟擊。她戴着上面覆有藤葉的黃色小帽；她的單衫是錦

葵花綢，鑲着金黃色的緞子，她的裝飾很鮮豔，同時又很溫雅。但是我只在以後纔看出這些瑣細的情形；因為最初的一瞥，她好像在太陽中出現，她的周圍好像繞着金光！

然而菲列克斯開始說話。

『嗯？沒有一幅好的，』他說。『我還沒有看見值得一看的。』

『我的天！這簡直像往年一樣。』貝爾德說。

然後她轉向剛才她們凝視的所在：

『請看魯慧史發現到的這幅小圖畫呢。服飾的確是成功的作品！羅舒泰夫人在上次總統府的跳舞會中，就穿着這樣的衣服。』

『是的，』魯慧史喃喃說：『不過前襟垂下的摺帶是方形的罷了。』

她們重新研究這幅繪着一個貴婦人站在化裝室壁爐前面，讀着一封信的畫布。畫的本身在我看來是很平庸的，可是我對於畫家充滿同情。

『他到哪裏去了？』貝爾德突然在她周圍尋找地問道。『他每十步總會丟掉我們

的。』

她是說他的丈夫。

『高舒洛在那邊，』看着大家來往的菲列克斯安靜地答道。『他注視糖製的，釘在香糕十字架上的大基督。』

真的，她的丈夫，兩手叉在背後，以毫不關心的安靜態度，在展覽室中漫步。待他見到我們之後，他即走來與我們握手，並以他的愉快態度對我們說：

『你們注意到麼？那邊有一個真正表現宗教情感的基督像。』

這兩位太太重新走動。我們與高舒洛一起跟着她們。丈夫的在場使我們更可以伴隨她們。我們說到南松先生：他出席一個委員會，他替政府，對很重要的一個問題，發表意見；如果散會還早，他一定會到這裏來的。高舒洛與我談話，他對我表示很好的友誼。這妨礙我，因為我必須回答。菲列克斯微笑，輕輕地以肘推我，可是我不懂他的意思。他乘我與胖子談話的機會，即與兩位太太向前走去。我只抓住談話的斷片。

『那末，晚上，您到「萬象」劇院去麼？』

『是的，我定了一間包廂。人家說，這戲很滑稽。——我領您去，魯蕙史。哦！我要這樣！』

過一霎時：

『看，節季已完了。這展覽會的開幕是巴黎的最後典禮。』

『您忘記了賽馬。』

『真的！我很想到拉菲德跑馬場去看賽馬。人家對我說，這是很好玩的。』

在這時候，高舒洛與我談到波該，這是一個很好的產業，他說，我的父親使它增加了兩倍的價值。我覺得他滿口諛諛。我幾乎不聽他，每次突然停在一幅圖畫之前，魯蕙史以她長的垂襟輕輕擦到我的時候，我即受着感動，一直感動到我靈魂的深處。她的白頸，在她的黑髮之下，跟女孩子一樣的鮮嫩。再則，她仍保持青年男子似的風度，這使我有點不愉快。很多人向她致敬，她笑，她以快活的笑聲，拖着長裾疾走的姿態招呼他們。她有兩三次轉過頭來定神地注視我。我在夢中行走，我這樣跟着她，不知經過多少鐘點，我的頭腦

被高舒洛的談話煩擾，我的兩眼被左右展佈着的，似乎有數里長的圖畫撩亂。到最後，我只覺得我們嚼着展覽室中的灰塵，我感到可怕的疲乏，至於太太們，則仍微笑地走着，沒有半點倦容。

到六點鐘，菲列克斯領我去吃晚飯。待用菓品的時候，他突然對我說：

『我感謝你。』

『感謝我什麼？』我很驚奇地問他。

『感謝你不向高舒洛夫人獻媚的雅意。如此說來，你是喜歡棕色髮的女子吧？』

我不能阻止我的兩頰發紅。他很快地加上說：

『我不願意曉得你的機密。反之，你應該注意，我是絕對不加干涉。我以爲一個人必須單獨地學習他的生活。』

他不再笑了，他是認真的，而且是好意的。

『那末，你以爲她能愛我麼？』我這樣問他，不敢指出魯薏史的名字。



『我！我一點也不知道。做你所高興的吧。你將會見到事情是怎麼轉變的。』

我認他的話是一種鼓勵。菲列克斯恢復他的譏刺語調，輕輕地，以說笑的樣式，他說高舒洛很高興見我愛上他的夫人。

『哦！你不認識這個傢伙，你不懂得他爲什麼這樣熱烈地與你要好。在你的區域，他叔父的勢力開始降低了，如果他要在他的選民之前，再當候選人，他是盼望你的父親能給他幫忙……哦！我怕，我怕你能對他有用的時候；至於我，我已被他利用過了。』

『哦！這多麼醜惡！』我喊着說。

『有什麼醜惡！當一個女人必須有男朋友的時候，當然希望這些男朋友對她的一家是有用的！』他以如此平靜的態度向我解釋。我簡直不知道他是否在開我的玩笑。

離開飯店的時候，菲列克斯說到「萬象」劇院去。我前晚已經看過了；可是我撒謊；我表示我很想認識這個劇本。多麼愉快的一晚！這兩位太太恰在我們坐位的鄰近包廂裏。掉轉頭，我能看見魯薏史的臉上，對於伶人的說笑，表示很有興趣。兩日以前，我覺得這

些說笑是不妥當的，但是今夜已不使我討厭了，我反而嘗到異樣的快樂，因為它們好像使我與魯慧史之間成立一種共犯的關係。劇本是輕快的，她尤其是因放縱的詞句而發笑。只要她坐在一間包廂裏，這放肆就成爲准許的享受。當我們的眼睛在發笑之間相遇的時候，她並不低下頭去。在我看來，這是最妙的勾搭機會，我對自己說，在這猥褻的共同場合，經過三點鐘，一定會使我的事情大有進展；再則，全場的觀衆都在嬉笑，花樓的很多太太連扇也不搖了。

在休息的時間，我們走去招呼這兩位太太。高舒洛剛出去，我們可以坐下。包廂是陰暗的，我覺得魯慧史在我身邊。她轉動了一下，她的裙散開，蓋着我的兩膝。我不勝歡悅地帶回這接觸的感覺，我以爲這就是使我們倆親密的第一默認。

三

十天過去了。菲列克斯已不見了，我找不到半點能讓我接近南松夫人的托詞。沒有

辦法，我只好每日買五六份大報紙來，以讀到她丈夫的名字，作爲我繫念她的一法。他在議會中參預某項嚴重的辯論，他發表了一篇人家非常注意的演說。這演說，若在另一時期，由我讀到，一定是很可厭的；但現在却使我發生興趣，我在拖長的句子後面，看見魯蕙史的黑辯與白頸。對於南松的能力問題，我甚至曾與一個不大認識的先生作過激烈的辯論，我曾袒護他的無能。報紙的惡意攻擊，使我非常發氣。無疑的，這個人是蠢笨的；可是人們所說的話如果是真的，他的夫人如果是他的命運之神，這恰可以證明她的聰明。

在這無法忍耐與徒然奔跑的十日中，我曾五六次到過我的姑母家裏，我總希望幸運的機會，使我與她有意外的相遇。在我最後的訪問中，我曾那樣厲害地激起伯爵夫人的不滿意，我竟不敢立刻再到那裏。她要藉南松先生的勢力，給我在那外交方面謀到一個差使；當我以自己的政治意見爲藉口，拒絕她的介紹時，她的驚駭之大，是不言可喻的。可惜的，是第一次當我還沒有愛上魯蕙史，丈夫的恩惠還不使我厭惡的時期，我却無異議地接受了。所以我的姑母不懂我的微妙關係，很奇怪我的拒絕，她名我的改變爲孩子的

脾氣。像我這樣謹慎的正統派，我能到外國去代表共和國麼？反之，外交界是正統派的隱蔽所；他們充滿了各地的大使館，他們佔住共和派所羨望的高位置，給保王的宗旨，盡了有用的任務。我沒有好的理由可以回答，我盡力躲避在可笑的嚴肅主義中，我的姑母終於說我是瘋子，尤其是因她與南松先生已經談到這件事情，所以更加使她憤怒。一切都不管！我不高興魯慧史相信我是爲着外交部的位置而向她獻媚。

如果我敘述我以何種奇怪的情感，度過這難受的十日，人們一定會譏笑我。首先我確信魯慧史已覺察到她的裙子覆在我的兩膝上，給我以很深的感動，我因此斷定我並不使她討厭，因爲她並不立刻退去。我認爲這是肉慾的預許，超過普通的裝嬌甚遠。這裏是誠懇的說明，我不隱瞞什麼的一種懺悔。很多人，如果把他們的一切都說了出來，一定會承認環境雖然改變而女子還是始終一樣。就愛情說，女子或者自己要你，或者讓人要她。我是說已婚的女子，必須保持體面的時髦太太。想着她們的男子，在教育的高雅與奢侈的矯飾之下，很快地覺到她們是否願意接受。這一切就是說，在我自認爲情人的私心

中，我以為魯蕙史與我的可能親密，是自然的。這裙的一端，覆在我的兩膝上，只是直爽與果敢的誘惑表現。

不過，數小時以後，我又重新懷疑，我於是又作相反的推理。只有娼妓纔能這樣委身，我若是一個獸子，纔能相信一個女子會輕率地倒入我的懷中。南松夫人不會想我。她或者有別的許多情人，她的關係一定比較複雜，比較有計劃。在我所夢想的那位太太與完全循着本能，只求淫樂的女子中間，一定還有很遠的距離，無疑的，她一定是能幹的，充滿祕密的巴黎女子。

於是她又完全從我的手中逃去了。我不再看見她，我甚至不知道，在陰暗的包廂中，覺得她五分鐘生活在我的身邊，是否是真的事實。我非常不幸，有一霎時，我甚至想回到波該，幽閉在我的房間裏。

前天，我的心中忽然湧起一種思想，我很驚異早幾天爲什麼不立刻想到這點：那就是去參加議會的旁聽；南松先生或者講話，他的夫人或者在那裏。可是已經說過，我還

是見不到這魔鬼的丈夫。他本來要說話的，可是他沒有出現。據說，他被留在上議院的什麼委員會中，沒有工夫趕來。反之，當我在某一特座深處坐下，瞥見高舒洛夫人也坐在對面特座的前排時，我則非常感動。她已看見我，她微笑地注視我。唉！魯蕙史並沒有與她一起，我的快樂降低了。在出門的時候，我設法使我在走廊中遇見高舒洛夫人。她表示很親密。大概是菲列克斯曾向她談到我的爲人。

『您曾離開巴黎麼？』她問我。

我啞子似的留着，我不高興這個問題。我曾離開巴黎，我這樣瘋狂地找遍了巴黎全城的我！

『因爲到處都遇不見您。部裏的最後一次招待是盛大的，而且數日以前還有非常好看的馬的展覽會……』

在我表示失望的態度之前，她終於笑了。

『好吧，明天再見。我們將在那邊見到您，是不是？』她離開的時候這樣說。

我癡愚地回答一個「是」字，我不敢冒然發問，深怕重新聽她發笑。她轉過身來，以似懷惡意的態度凝視我。

『您來吧！』她以女朋友的慎重聲音，喃喃地再說一句，好像她替我保守着某種意外的幸運似的。

我很想跑去問她。可是她已轉過另一走廊，我對我的愚蠢的自尊心發氣，它阻止我承認我的無知。真的，我準備到那邊去；但這「那邊」究竟是何處呢？這約會的模糊，使我的精神受苦，另外，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事，又感到一種恥辱。晚上，我趕到菲列克斯的家裏去，打算以巧妙的方法得到我所需要的消息。菲列克斯不在家。於是大失所望，煩悶之餘，我竭力翻閱報紙，選最時髦最有銷路的來讀，在報告第二日新聞的字裏行間，猜想她以謹慎語氣約我明日相見的所在，究竟是在哪裏。我的迷惑格外增加了，第二日將有種種的典禮，有古代藝術大師的展覽會，某大俱樂部中的慈善義賣，聖克勞蒂特教堂的音樂「彌撒」，某劇本的大預演，兩處音樂會，一處帆船比賽，至於到處都有的賽會，則更

不必說了。一個剛到巴黎而知道自己笨拙的外省人，怎樣能在這樣繁雜的消息中，找出一個頭緒呢？我了解她的無上語氣是要我到這樣的一個地方去；可是，偉大的天哪！究竟是哪個地方呢？假如我錯了，至多不過奔跑一日，忍受一日焦急之苦，我就放胆選擇了。我似乎還記得這兩位太太曾說到拉菲德跑馬場的說話，一個靈感推促我，我就決定到那裏去看賽馬。這樣決定之後，我的精神就比較平靜了。

這巴黎的郊外，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地方哪！我還不認識使我神往的拉菲德村，它的如此美麗的房屋建築在賽納河邊的邱陵上。我們還在五月的最初數日，全白的蘋果樹在白楊與榆樹的嫩綠中，構成耀目的大花簇。

然而我首先迷了路，遺失在牆垣與荆棘的籬笆之間，不願意向任何人詢問途徑。我看見很多人坐着同樣的火車，內心非常高興；可是這兩位太太並不在那裏，待我在拉菲德村窺行人的時候，我就感到苦惱。我終於遺失在住宅以外的賽納河岸；到一簇荆棘的附近，一種極大的感動使我截然止步。在五十步以外，有一羣人慢慢地向我走來，我認



出是魯慧史與貝爾德；時常不可分離的高舒洛與菲列克斯，則相隔數步地跟在她們的背後。如此我是猜到了。這使我充滿倨傲。可是我的精神那樣昏亂，我又犯了真正的幼稚病。我不知怕什麼羞——大概是怕顯露自己的可笑吧？——竟隱到荆棘的後面去。魯慧史過去，她的衣角擦到荊叢。立刻，我懂得我最初動作的愚蠢。所以我很快地穿過田畝；這些散步者走到路的轉彎所在，我以最自然的態度出來，好像一個人單獨在曠野中，冥想漫步一樣。

『怎麼是您！』高舒洛喊着說。

我裝着很驚愕的樣子招呼他們。大家都嘆：『真湊巧！』於是一一握手。但是菲列克斯以他的奇怪態度發笑；至於貝爾德則向我睜眼，表示我們中間已有默契。大家又走，我同她留在後面數秒鐘。

『喂！您竟來了！』她低聲而快活地對我說。

她不給我以回答的時間，她開我的玩笑，她說我還這樣孩子氣，一定是很幸福的。我

覺得她是一個同盟者，在我看來，她要她的朋友倒入我的懷中，似乎感到某種祕密的愉快。接着，菲列克斯轉過身來問道：

『你們到底笑什麼？』

『是服舒拉特先生對我敘述他與一全家英國人一起旅行的故事，』她安靜地回答。

高舒洛重新拉菲列克斯的手臂，拖他向前走去，好像不使他妨礙我與她的夫人密語似的。我一個人留在魯慧史與貝爾德之間，我在這遮着樹蔭的賽納河沿岸的道路上，經過了甜美的一小時。魯慧史穿着長而鮮明的綢衣，她的小陽傘，夾裏是玫瑰色的，使她的面龐溶於細而又熱的光線中，沒有半點暗影。曠野給她以更多的自由，她高聲說話，面對面地凝視我，滿不在乎地回答貝爾德所引起的粗魯的言詞，而且以我以後纔驚奇的不倦精神，滔滔不絕地漫談。

『請把手臂給南松夫人吧，』貝爾德終於對我這樣說。『您不風雅，您不是明明看

見她已疲倦了麼？」

我把手臂給魯慧史，她立刻靠着我走。貝爾德再去跟他的丈夫與菲列克斯，我們兩人以四十步左右的距離，留在後面。道路沿着邱陵上去，我們很慢地走着。下面，塞納河在展佈着綠絨毯似的草地中間奔流。那邊有狹而長的小洲，兩端通着橋樑，火車以遠處雷鳴似的聲音，經過那裏。水的另一邊是一片平原，無限大的耕地一直展佈到瓦來里安山，我們看見它的灰色建築物，矗立在天邊的日光中。尤其使我感動到流淚的是路的兩邊從我們四周草間發出的春的芬芳。

『您不久回到波該去麼？』魯慧史問我。

我曾愚蠢地回答不去，料不到她會加上說：

『啊！真可惜！我們下星期就動身到慕羅去，我丈夫的這一產業，距您家裏，大概只有六七公里，他打算邀您來看我們呢。』

我囁嚅地回答，我說，我父親或者要我早些回去，也未可定。我好像覺得她的手臂更

緊地靠在我的手臂上。這是她給我的一個約會麼？我對於這如此自由，如此溫雅的巴黎女人，存着特別的風流觀念，我就在這觀念中，杜撰一段故事：我們將在鄉間實現我所理想的結合，我們將在大樹的綠蔭之下，享受一月的愛情。是的，就是這樣，她一定覺得我有鄉間縉紳的風姿，她願意在那邊，在我自己的範圍之內愛我。

『我要叱責您，』她突然以溫柔的與母性的態度說。

『這從何說起？』我喃喃地回答。

『是的，您的姑母曾與我說到您的事情。您好像一點也不願意我們的幫助。這是不客氣的。您爲什麼拒絕說，請您說！』

我第二次臉紅了，我正冒險說出我的衷曲，我正想喊：『我拒絕，因爲我愛您。』可是她做了一個手勢，好像她了解，好像她要我不說似的。然後她笑着加上說：

『假如您是自尊的，假如您要以服務對服務，那末，我們也很高興在那邊接受您的幫助。您知道有一個省參議員要選舉。我的丈夫是候選人之一，但是他怕不能成功，這就

他的地位說，是很討厭的……您願意幫助我們麼？」

再也沒有誰比她更有情趣了！這選舉的故事，在我看來，不過是聰明女子要我們能在鄉間相見的一個托詞罷了。

「無疑的，我將幫助你們！」我快活地回答她。

「假如您使我的丈夫被選上，不用說，我的丈夫也將給您以幫助，是不是？」

「好吧，就是這樣交換條件吧！」

「是的，就是這樣交換條件。」

她把她的小手伸給我，我輕輕地拍着她的手掌。我們兩人說笑。這對我其實是很愉快的。樹已沒有了，太陽從山崗的高處，直射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兩人一言不發，在很熱的陽光之下行走。但是這愚蠢的高舒洛走來攪亂這火也似的，空氣好像在震顫的寂靜。他聽見我們說到省參議會的選舉。他不再放鬆我，他對我敘述他叔父的故事，想法要與我的父親見面，最後，我們到了跑馬場。他們覺得賽馬很好玩。至於我，我整個時間都站在魯

薏史背後，凝視她的嬌嫩的後頸。由於一陣驟雨，是多麼可欣羨的歸程！鄉野的綠色，經過大雨，似乎更加柔和，樹葉與土地發出愛之氣息的芳芬。魯薏史半閉着眼睛，疲倦了，好像爲春的情意所陶醉。

『請您記住我們的條件，』到火車站，她登上一輛等她的馬車時，這樣對我說。『十天以後，到慕羅，是不是？』

我握緊她伸給我的小手，我甚至怕自己太粗暴了一點，因爲我第一次看見她態度莊重，兩唇似有不滿意的皺紋。可是貝爾德好像仍在鼓勵我更要大胆，菲列克斯保持着謎也似的微笑，至於高舒洛則拍着我的肩頭，喊着說：

『十五天以後，到慕羅，服舒拉特先生……我們大家都在那裏。』  
但願魔鬼捉去他！

我從慕羅回來，我的精神充滿這麼多的矛盾思想，我必須自己來敘述我與魯蕙史相處一日的情形，設法使我的腦中有一個明白而切實的意見。

慕羅與波該雖然只差六七公里，我却不大認識我們故鄉的這一角落。我們的獵場是在果曼維爾這一區，到慕羅，必須經過倍亞日小河，繞過相當長的一段彎路，所以我一生沒有十次到過那邊。然而崗陵是美麗的，上去的道路旁邊，種着大的胡桃樹，到了高地之後，又須重新下去，慕羅是在一個小山谷的入口所在，山谷的斜坡於此合成狹的小峽。住宅，一所十七世紀的方形房子，並不重要；但是四圍的花園是幽美的，它有寬廣的一片草地，圍繞它的一端森林，那麼繁密，連小徑也被樹枝侵佔了。

我騎馬到那裏的時候，兩隻大狗以不斷的吠聲與跳躍來迎接我。在路的盡端，我瞥見一個白點。這是穿着鮮色長衣與戴着白色草帽的魯蕙史。她並不是下來迎接我。她不動而微笑地留在向上通到大廈入口的寬廣的石階上。至多是上午九點鐘光景。

『啊！您是多麼可感！』她喊着對我說。『您至少是早起的，您……如您所看見似的，』

我還是這宮堡中的唯一早起者！

我稱讚她這巴黎女子的勇氣。可是她笑着加上說：

『實在說，我到這裏，還只五天。最初幾個早晨，我與母鷄們同時起來……不過，從第二星期起，我即漸漸恢復我懶惰者的習慣，我終於如在巴黎一樣，要待十點鐘下床……總之，這早晨，我還是一個鄉下女人。』

從來我沒有看見她如此漂亮。以她離開睡房的急速，她疏忽地捲着她的頭髮，她被裹在隨便拿到的睡衣裏，臉色完全鮮嫩，兩眼還因睡眠而濕潤，她重新成爲少女。她的寬闊衣袖半開着，我瞥見她一直裸到肘部的兩臂。

『您不知道我到哪裏去吧？』她再說。『對您說吧！我到那邊的一個涼棚去看繞在棚外的牽牛花呢，當太陽還沒有曬到那裏的時候，這些花似乎非常美麗。這是園丁對我說的，昨天我遲了沒有看到它們，今天我再不願意錯過機會……您跟我來，是不是？』

我很想伸我的手臂給他，可是我明白這將是可笑的。她跟逃學的女學生似的奔跑。



到了涼棚之後，她發出讚賞的喊聲，像厚氈似的牽牛花從高處懸掛下來，散滿的小鐘形花朵，凝着珠珍似的露點，它們的顏色幽美，自鮮豔的玫瑰色濃到淡紫並且間着灰藍，人們或者會說這是一種日本的幻想畫譜，既幽雅，又奇特。

『看，這是起得早的一種報酬，』魯蕙史快活地說。

於是她坐到棚下，我見她把下襟收緊，給我一個小的位置，我也放胆坐在她的身邊。我很感動，因為我的腦中忽然生起速成的思想，我想抱住她的上身，親吻她的頭頸。我明白這是下級軍官強迫下女的暴行。可是我找不到別的办法，這念頭纏擾我，使我轉到一種肉體的需要。我不知道魯蕙史是否懂得我內心所想的惡念：她並不起來；不過裝着嚴肅的態度罷了。

『首先，我們談論我們的事情，您願意麼？』她問我。

我的耳朵嗡嗡地發響，我竭力聽她說話。涼棚之下很陰暗，而且有些寒冷。太陽以它細小的金箭，射進牽牛花的葉叢；魯蕙史的白色睡衣上好像立着許多金黃的蒼蠅，金黃

的小蟲。

『我們已做到哪一點？』她以同謀者的態度問道。

於是我對她敘述我新近纔注意到我父親的奇特改變。他在十年之內，總不斷地反對新的事物狀態，永遠不准我替他所不贊成的共和國服務，從我回來的那一晚，他即讓我聽見，如我這樣年紀的青年，是屬於他的國家的。我疑心我的姑母是這一改變的主動者。人們大概已派女子們來運動他。魯蕙史微笑地聽着我的說話。她終於說：

『三天以前在鄰近我所訪問的一個宮堡裏，我曾遇見您的父親，服拉舒特先生。我們並且談過話。』

接着，她輕快地加上說：

『您知道，這省參議會的選舉是在下一星期日舉行。您必須立刻去奔走。……若得令尊的幫助，我丈夫的成功是可必的。』

『南松先生在這裏麼？』我猶疑一下之後問道。

『是的，他昨天晚上纔來……但是上午您將見不到他，因為他到果曼維爾那邊，他的一位朋友，很有勢力的一個地主家裏去吃午飯了。』

她立起來，我還坐一霎時，我確實懊悔沒有吻到她的頭頸。我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在這早晨的時刻，她剛從床上起來，幾乎沒有穿衣地與我在這樣陰暗的角落裏密談。現在是太遲了；我那樣明白覺到，假如我在這濕的地上跪在她的腳下，一定會使她發笑的，所以就將我的求愛，留到以後比較有利的時刻。

再則，在小徑的另一端，我已瞥見高舒洛的粗笨側影。看見我與魯慧史從涼棚裏出來，他即微妙地冷笑了一下；然後又稱讚我們起得這樣早的勇氣。他呢，他還剛下床呢！

『貝爾德呢？她昨夜睡得好麼？』魯慧史問他。

『實在說，我一點也不知道。我還沒有看見她呢！』他回答。

覺察到我的驚奇，他解釋他夫人的脾氣：如果早晨有人走進她的房間，她日裏就要頭痛。他們是分兩個房間睡覺的；這比較便當，尤其是在鄉間。最後他平靜而不發笑地說：

『我的夫人非常喜歡單獨睡覺！』

我們那時正經過高臨花園的平台，我不能阻止自己想到人們對於宮堡生活所述的猥褻故事。我很高興夢想風流放縱的一角，情人們赤着腳，沒有臘燭，沿着走廊前進，偷偷走到門戶半開着的嚴密房間，去會他們的女友。這是巴黎淫逸女人的極大樂事，她們聰明地利用鄉間的自由，給她們將近破裂的愛情以新的活力。突然我便確信我的夢想是真正的事實，我見貝爾德與我的朋友菲列克斯從正房的入口處出來，彼此都無精打睬地好像非常疲倦，雖然他們睡得很多，起得這麼遲。

『您不舒服麼？』魯薏史懇摯地問她的朋友。

『不，謝謝，不過，您知道，生活的改變，使我的神經過度興奮……再則，天剛發光的時  
候，鳥又叫得那麼兇！』

我握了菲列克斯的手。我不懂兩個女人所交換的微笑，究竟是爲的什麼，至於高舒洛則躬着背，態度很自在地吹着口哨，因此我想到魯薏史一定知道她家裏所經過的事

情。她夜裏一定聽到這些沿着走廊的男人步聲，這些謹慎而慢慢地開出與重新關上的門聲，這些從黑暗的床位之間發出，沿着牆壁傳佈的愛的氣息。啊！爲什麼我在涼棚之下不吻她的頭頸呢？她既然容忍這些事情，他一定不會生氣。我已盤算，我若夜間上樓到她的房裏，應該走房子的哪一入口。正門左邊有一矮的窗戶，在我看來，似乎是最好的所在。

我們於十一點鐘吃飯，吃過飯之後，高舒洛離開我們去睡午覺。他曾傾心向我表示，他怕在未來的選舉中，不能重新被選，並說他打算在這裏逗留三個星期，使能得到選民的同情。所以他到他的叔父家裏之後，願意到慕羅來過幾天，使當地的人民都曉得他與南松一家是有很好的交情；這，他想，一定幫他多得選票。我明白他很想被邀到我父親的家裏。不幸的是我似乎不大愛好金髮的女人。

我與這兩位太太以及菲列克斯一起，過了一個很愉快的下午。這宮堡的生活，這些巴黎女人在初夏的太陽之下，遊樂於鄉野大空中的優雅的，確是很可愛的。這是擴大的，繼續於草地上的客廳；這不是冬季，擠在狹小房間，露着頸肩的女子，混在牆邊黑色衣服

的男人中間，站着搖扇的客廳，而是假期的露天客廳，鮮色衣服的女子們自由地奔跑於花園的小徑上，穿着短衣的男子們能大胆地像孩子似的玩耍，把浮華社會的禮節一概拋棄了，大家不作無味的談話，彼此都表示無拘無束的親密。然而我要公開地承認，這些太太的舉動，仍使我這生長於虔誠女人中間的外省人驚奇。魯慧史，在午飯之後，當我們在屋外平台上喝咖啡的時候，就拿一枝香烟來抽吸。貝爾德很自然地說出幾句巴黎的粗話。後來，她們兩人都以大的裙聲走開了，在遠處互相說笑，表示種種輕薄的姿態，使我的精神有些昏亂。公開地承認自己的不安的，確是愚蠢的，可是，這些對我完全是新的樣式，却使我希望魯慧史於最近的一夜給我一個幽會。菲列克斯安靜地吸着他的雪茄烟。我有時見他以嘲笑的态度凝視我。

四點半鐘了，我說要回去。魯慧史立刻驚呼道：

『不，不，您不能走。我要留您吃晚飯……我的丈夫一定會回來。您將看見他。我必須把您介紹給他。』

我向她解釋我的父親在等我。波該也有我不得不參加的一頓晚餐。我笑着加上說：『這是選舉的晚餐。我將爲您去努力。』

『哦！那末，您快些走吧。……並且您須知道，您若運動成功，立刻來要您的報酬。』

我好像看她說出這最後一句話的時候，臉上紅了一下。她難道只說我父親強迫我接受的外交職位麼？我以爲能給她的說話以較溫柔的意義。我大概採取那麼難堪的自負態度，所以，我又見她重新變成嚴肅，她的兩唇摺皺又給她以高傲而不滿意的表情。

其實，我並沒有時間反省這面貌的突然改變。待我要動身時，一輛輕的馬車停在石階前面。我以爲是她的丈夫回來了，但是車中只有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女孩與另一個四歲上下的男孩子，還有一個侍女陪着他們。他們伸出兩臂，他們笑；他們跳到地上，就奔跑去投入魯慧史的衣裙。她吻着他們的頭髮。

『這些漂亮的孩子是誰的？』我問。

『是我的！』她以驚愕的態度回答我。

是她的！我不能形容這簡單的說話，給我以多麼大的打擊。由我看來，這好像突然使她從我的手裏逃了出去；這兩個小生物，好像以他們的小手，給她與我之間，掘下一道無可超越的鴻溝！怎麼！她有孩子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不能遏抑這粗魯的喊聲：

『您竟有孩子了！』

『無疑的，』她寧靜地說。『他們上午去看他們的教母，她的住所大約距這裏六七公里。請允許我把他們介紹給您：路西安先生，瑪格麗小姐！』

孩子們對我微笑。

我的態度一定很蠢笨。不，我不能忍受她已做母親的觀念。這攪亂了我的一切思想，我頭腦昏迷地離開，就在此刻我還不知道我怎樣思想。我看見魯慧史在牽牛花的涼棚之下，吻着路西安與瑪格麗的頭髮的。確的，這些巴黎女人，由我這一類的外省人看來，實在是太複雜了。我必須睡覺。我待明天去了解她們。



## 五

這是冒險的結局。哦！多麼大的教訓！但是竭力以冷靜的態度來敘述我們的經過吧。

星期日，南松先生被選爲省參議員。經過票數的檢查之後，明顯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我們的協助，候選人一定是要失敗的。我的父親曾見過南松先生，他讓我知道像這樣一個絕對平庸的人，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不過現在是需要打倒激進派的候選人。晚上，吃過夜飯之後，守舊的人又在我父親的身上復活了，他只對我說：

『這一切實在齷齪。可是他們大家都重複說我是爲着你在努力……最後，做你所應該做的吧。至於我，我只準備離開這個世界，因爲我已不能了解了。』

星期一與星期二，我猶疑，不敢立刻去慕羅。這樣快去找感謝，在我看來，似乎是太唐突了。再則，孩子們已不再妨礙我的進行了。我曾細細想過，我向自己證明魯薏史是儘可能地不盡母親的職責。在我們外省，人們不是說巴黎女人永遠不會爲她們的孩子們而

犧牲享樂，爲着她們的自由，總把他們拋給他們的僕人麼？所以，昨天，星期三，我的一切顧慮都消滅了。不耐煩的心理侵擾我。從上午八點鐘，我就「出征」了。

我的計劃是：像第一次一樣，很早就到慕羅並見到魯惹史一人先起來。但當我從馬上跳下的時候，一個男僕對我說，太太還沒有離開她的睡房，而且沒有替我去通知的表示。我回答，我將在下面等着。

真的，我等待了兩個很長的鐘點。我已不知道我在花園中轉了多少次。每隔一些時候，我舉目看着第一層樓的窗戶；百葉窗始終嚴密地關在那裏。因這延長的散步而疲倦，而感到不耐煩，我終於走去坐在牽牛花的涼棚底下。這天上午，天上有雲，太陽並不從葉叢之間，射進金色的灰塵。這些綠葉之下，幾乎像夜一樣的昏黑。我反省，我對自己說，我應該下極大的決心。我的確信是：我若重新猶疑，魯惹史將永遠不會屬我所有。我鼓勵自己，我舉出我認爲滿意與容易的方法。我的計劃是簡單的，我一再地熟思它；我若單獨與她在一起，我拿起她的手，我裝起昏亂的樣子，使首先不太驚嚇她；然後我吻她的頭頸，其他

的一切自然會不費力地完成了。待我第二次改善我的計劃時，魯慧史突然出現了。

『您究竟藏在何處？』她在黑暗中快活地尋找我的時候這樣說。『啊！您在這裏！我跟您後面跑，差不多已有十分鐘了。……我請您原諒我遲到，要您等待。』

我喉頭稍微緊張地回答她說，人若想着她的時候，等待是沒有什麼厭煩的。

『我曾經告訴您，』她好像不願停止在這無味之談似的說，『我只第一個星期是鄉下女人，現在看，我又重新變成巴黎人了，我也再不能離開我的床鋪了。』

她留在涼棚的入口所在，她似乎不願意冒險地進到葉叢的黑暗中來。

『怎麼！您不來麼？我們有話要說呢！』她終於問我。

『但是，這裏很好，』我聲音顫抖地回答。『我們很可以在這櫬上談話。』

她又經過一秒鐘的猶疑。接着，勇敢地說：

『隨您的便。因爲這裏實在是太黑了！真的，言語是沒有顏色的。』

她便坐在我的身邊。我似乎要發暈了。機會畢竟是來了！再一分鐘，我就拿起她的兩

手。然而她仍很自在，她仍繼續以她明晰而不被任何情緒擾亂的聲音說話。

『我不以現成的句子感謝您。您的確給我們以很有力的幫助，不然，我們一定是被擊敗了……』

我很興奮，我無法阻止她的說話。我戰慄，我鼓勵自己的胆量。

『然而，在我們之間，說話是沒有用的，』她再說。『您知道，我們是訂過條約的……』她說這句話時，笑了起來。這笑使我突然決定了。我握着她的兩手，她並不抽回去，我覺得它們很小，在我的手中，非常溫暖。她友愛而親密地讓我握着，她說，

『是的，現在是我來實踐我的諾言了，不是麼？』

於是我大胆地放肆了，我把她的手拉來放在我的唇上。陰暗格外增加了，大概是黑雲經過我們的頭頂；草的強烈氣味使我在這葉叢的洞穴中沉醉。但是待我的兩唇沒有觸着她的皮膚之前，她以我想也未曾想到的神經質的力量抽了回去，反之，她却粗暴地執着我的手腕。她並不發怒地支住我，她的聲音仍是平靜的，不過有點譴責的成分。

『好吧，請不要做兒戲的事了，』她說。『看，這就是我所懼怕的。您允許我在這無人的角落裏，這樣握着您的兩手，給您一個教訓麼？』

她顯露母親譴責孩子似的微笑與嚴肅。

『從第一日起，我就明白了。關於我的行爲，人們會對您叙述過不少醜惡的消息吧？……您曾希望許多事情，我很原諒您，因爲您帶着您這狼國的觀念初到巴黎，您一點也不了解我們這個社會的內幕……再則，您或者會對自己說，您所以錯誤，也有點是我的過失。我應該阻止您，只要我說一個字，您就會覺悟的，我讓您去，您當然以爲我是一個討厭的妖精……您知道我爲什麼不說這個字麼？』

我囁嚅地回答。這一幕的驚駭使我癱瘓了。她更加有力地握緊我的手腕，她搖動我，她那樣接近地與我說話，我覺得她的氣息吹在我的臉上。

『我不說，因爲我很關心您，我想給您以這樣的教訓……您現在還不了解，但是您反省，您一定會明白的。人家盡量誣蔑我們。對於這個，我們或者做我們所應該做的一切。』

不過，您看，就是在表面好像是最瘋狂最淫蕩的女人中間，其實也有貞節的……這一切都是很微妙的。我再向您重述一句，您去反省，您就會恍然大悟。」

『請放開我，』我低聲而滿心慚愧地說。

『不，我不放開您。……如果您願意我把您放開，請您向我道歉吧。』

雖然她的語氣是開玩笑的，我却覺得她已發氣了，在我對她所作的冒犯之下，憤怒的眼淚已凝上她的眼眶。對於這如此可愛，如此堅強的女人，我的心中逐漸生起看重與真正尊敬的情感。她有德地庇護她丈夫的愚蠢。她跟女將軍似的嫺雅，她獻媚而同時混着嚴肅態度，她不顧壞的輿論，在家庭中盡着男子的任務，她把自己的行爲隱蔽在輕佻的表面之下，這一切確實使她成爲非常複雜而又值得欽佩的人物。

『請恕我，』我謙抑地說。

她放了我。我立刻站起來，她仍平靜地留在櫓上，不再懼怕黑暗與葉叢的迷醉氣味。她恢復她的快活聲音說：

『現在，我再來談我們的條件。我既然是很誠實的，我自然要償我的債務……喏！請看您的大使館祕書的任命，我在昨天晚上纔接到它。』

看我猶豫，不敢接她遞給我的信封時，她以帶點譏刺的語調喊說：

『但是，在我看來，現在您很可以接受我丈夫的幫助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冒險的結局。我們從涼棚出來時，菲列克斯正與高舒洛及貝爾德一起，站在屋前的平台上。見我手執我的任命走來，他緊閉他的嘴唇。無疑的，他一定都知道了，他顯然在譏笑我。我把他拉到傍邊，狠狠地責他不應該讓我犯這樣的過失；他回答我：只有經驗能造成青年；待我以手勢指着漫步於我們前面的貝爾德，並問起她的情形時，他就聳一聳肩，表示很明白的意義。事情就是如此，然而，不論怎樣，我却應該承認，我還不大明白上流社會的奇怪道德，最貞潔的女人往往顯出最奇特的媚態。

給我以最後打擊的，是我從高舒洛自己的口中聽到，我的父親已邀他與他的夫人到波該去住三日；菲列克斯又微笑了，他報告我們：他於明天就回巴黎。

於是我藉口我曾正式答應我的父親，決於午餐的時刻回去，我就溜走了。待我到了大路盡端，我見一輛馬車裏坐着一位先生。這一定是南松先生。說句真話，我寧可再錯過一次見他的機會。高舒洛與他的夫人決定於星期日住到波該去。哦！多麼難受的苦役！



此  
页  
空  
白

卓卜爾先生的貝肉

此  
页  
空  
白

卓卜爾先生的最大憂悶是沒有孩子。他娶了喀蒂諾小姐，金色髮的愛斯妲爾爲妻，她是戴維涅家的外甥女，年僅十八歲，一個高大而美麗的小姑娘；從四年以來，他就掛慮而着急地等着，因自己努力的無效而感到悲傷。

卓卜爾先生是一個退隱的穀物商人。他有很大的資產。雖然他過着中等階級的拘謹生活，因每日存着變成百萬富翁的固定念頭，他於四十五歲，就已拖着老人一般的鈍重腳腿了。他的灰白色面孔，由於金錢的憂慮，顯得格外衰老而且如人行道一樣的平庸乏味。他很失望，因爲每年賺得五萬法郎進款的一個人，的確有權驚異，生兒子怎麼比做富翁還要困難！

漂亮的卓卜爾夫人那時只有二十二歲。她的臉色如成熟的桃子一樣，她的金黃頭

髮飛舞於她的後頸上，的確非常可愛。她的藍色眼睛彷彿是沉靜的湖水，人們很難看出她的內情。當她丈夫悲歎他們結合的沒有結果時，她立直她的柔軟身材，伸展她的寬闊臀部與胸部；縮緊嘴唇一角的微笑，好像明白地說：『這難道是我的過失麼？』再則，在她來往的社會中，卓卜爾夫人被視爲受過完全教育的一個女子，沒有什麼可以給人非議，並且相當虔誠地信教，由一個嚴肅的母親，在資產階級的良好傳統中，教養起來。不過，她白嫩小鼻的兩翼，有時顯露神經質的激動，很可以使穀物商人以外的另一丈夫擔憂。

然而家庭的醫師，季洛博士，一個靈活而笑容可掬的胖子，已與卓卜爾先生，作過許多次特別的談話。他向後者解釋科學現在還很落後。我的天！人們不能如栽一株橡樹似的，栽下一個孩子！可是，因不願意使任何人失望，他允許退隱商人，替他研究這件事情。七月的一個上午，他來對他說：

『親愛的先生，你應該去洗海水澡……是的，這是很好的。尤其是，請你多吃貝肉，只吃貝肉。』

卓卜爾先生恢復了希望，着急的問道：

『貝肉麼？醫師……您相信貝肉能……？』

『當然！人們曾見到這治療法的有效。您要記住，每日必須吃牡蠣，淡蜆，花蛤，海膽，笠貝，甚至大海蝦與龍蝦。』

待他退出的時候，他在門檻上輕忽地加上說：

『您不要老在屋裏。卓卜爾太太年紀很輕，當然需要散心……您陪着她到德魯維爾去吧。那邊的空氣是很好的。』

三日以後，卓卜爾一家人動身了。不過，這位穀物的退隱商人以為不必到德魯維爾去浪費很多的金錢。不論在任何地方都能好好地吃着貝肉，甚至在一個偏僻的所在，貝肉或者更多，而且價錢一定比較便宜。至於消遣，實在是太多了。他們並不是要作娛樂的旅行。

一個朋友把聖那最爾附近的蒲里岡小海濱指給卓卜爾先生。他的太太，經過十二

點鐘的旅行之後，整日留在聖那最爾——這新生的城市裏，覺得非常煩悶，它的街道是新的，剛用小繩牽成，兩傍還充滿建築的工場。他們去看碼頭，他們無精打采地行走於街道中，他們所看見的，是不大不小，介於城市堂皇大商店與鄉村暗黑雜貨舖之間的商店。在蒲里岡已沒有避暑的小別墅可租了。木板與熟石灰造成的小房子像繞在定期大市場四周，粗劣地塗着鮮豔顏色的矮木屋一般，已完全爲英國人與南特的富商佔領了。再則，愛斯妲爾在這些資產階級藝術家盡量發揮其庸俗想像的建築物之前，皺眉呶嘴，表示厭惡。

人們勸這兩位旅行者到該朗特去找寓所。這是星期日，他們於中午左近到了那裏時，卓卜爾先生雖然沒有詩的意興，也受到很深的感動。該朗特，這保存得如此良好的封建遺物，有堅固的城牆，深厚的城門，上面做着防禦的洞孔，着實使他驚奇。愛斯妲爾注視着寂靜的小城，四周的散步道路上長着很多大的樹木。一種夢想在她沉寂清水似的眼中微笑。但是車子仍在轉動，馬跑過城門下面，車輪在狹小街道的尖銳石子上跳躍。卓卜

爾夫婦沒有交換一句話。

『一個真正的洞穴！』退休穀物商人終於喃喃說。『巴黎周圍的鄉村，都比這裏造得好些。』

他們到小城中央的教堂旁邊停下，在「商業旅社」的門前跳下馬車，那時，人們恰從大「彌撒」中出來。乘着丈夫照料他們行李的時間，愛斯妲爾走了幾步，她被信教者的行列，引起很大的興趣，其中有很多人穿着奇特的服裝。有些是白的工衣，褲腳膨大的短袴，係鹽質沼澤間的製鹽工人，他們生活於該朗特與勒克羅西克中間的廣大荒漠上。有些是租種的農夫，完全特別的種族，他們穿着呢的短衣，戴着大而圓的帽子。愛斯妲爾尤其是注意一個少女的富麗服裝。輕紗的尖頂頭巾緊箍在她的太陽穴上。鑲着反滾袖邊的紅色上衣，配着上面繡有鮮豔花草的綢胸襟。金銀色刺繡的一根腰帶緊束三幅摺縐細密層次重疊的藍色裙子；另外還有一條橘色的長圍裙，垂在前面，只讓她的紅毛襪與穿着黃色平底小鞋的兩足，露在外邊。



『真好玩！』走來站在他夫人背後的卓卜爾先生說。『要到布列塔涅纔看得到這一類的奇裝異服！』

愛斯妲爾並不回答他。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高大青年，從教堂裏出來，把他的手臂，伸給一位年老的婦人。他的皮膚很白，姿態矜持，而且長着全褐色的頭髮。人們也許會說他是一個巨人，他的肩膀寬闊，兩臂也孔武有力，可是又那麼溫柔，如此嬌嫩，兩頰光滑，不生一毛，他簡直有少女一般的玫瑰色的容顏。當愛斯妲爾驚異他的漂亮，定神凝視他的時候，他轉過頭來，注視他一秒鐘，而且臉色立刻變紅。

『喏！這一個至少是有人的面貌……他很可以成爲漂亮的騎兵！』

『這是希克叨爾先生，』聽見批評的旅館侍女說。『他跟着他的媽媽，布魯格斯泰夫人……哦！一個非常溫柔，非常誠實的孩子！』

在旅客桌上用午餐時，卓卜爾夫婦參與熱烈的談論。平常在「商業旅館」吃飯的一個抵押保管員，誇張該朗特的淳樸生活，尤其是青年的良好品行。聽他的說話，好像

是宗教的教育保存居民的純潔。他舉例，他引證事實。可是帶着許多箱假珠寶，上午剛到這裏的一位旅行揹客，却冷笑着敘述他一路來，看見許多少女與男子，隱在籬笆的後面，偷偷地擁抱與接吻。假如人們把可愛的女子放在他們的面前，他很願意看看當地青年的誠樸！他終於譏笑宗教，教士與修道女，如此，那位抵押保管員只好放下飯巾，氣得不發一聲地走開了。卓卜爾夫婦專心吃飯，不說一句話，丈夫在這旅客的食桌上聽見那樣放縱的語言，非常不高興，夫人仍平靜而微笑着，好像她不懂他們的所說似的。

爲消遣下午的時間，他們夫婦去參觀該朗特。在聖奧賓的教堂，空氣非常涼爽。他們慢慢地散步，他們舉起頭來，看看高的穹窿，成束的小圓柱像石箭似的，升向穹窿的頂下。他們停在柱頭的奇特的雕刻面前，他們看見許多劊子手把受罪者鋸成兩段，把這些屍體放在鐵棒上燃燒，還有別的劊子手，則以大的風箱煽火。離開教堂之後，他們又巡遊城中的五六條街道，卓卜爾先生仍堅持他的意見：這的確是一個洞穴，沒有什麼商業，像人

們破壞了的那些城市一樣，是中古遺留下來的一個古董。街道是荒涼的，兩邊造着牆端尖角的房屋，彼此堆靠着，簡直像許多疲倦的老嫗一樣。尖的屋頂，蓋着固定青石瓦的圓崗亭，屋角的塔樓，被時間腐蝕的殘存雕刻，使有些靜寂的角落，簡直像沉睡於太陽之下的古物陳列所。從結婚之後閱讀小說的愛斯妲爾，以衰弱的目光，觀察小玻璃鑲鉛的窗戶。她想到英國小說家瓦爾特·司各脫 (Walter Scott)。

但是，當卓卜爾夫婦出城去巡遊一周時，他們只好點頭並承認這實在是很可愛的。花崗石的城牆沒有缺口地蜿蜒着，並射着金色的陽光，好像當初新造時候一樣的完整。只有氈毯一般的長春藤與金銀藤掛在城頭的洞孔上；建築在城牆側面的護樓頂巔長着許多小樹：黃的金雀花，火燄似的丁香花，鮮豔地舒展於明朗的天邊下面。城的周圍是遮着百年榆樹的散步大道，這些大樹之下已長着繁茂的綠草。人們以小步行走，好像在厚的氈毯上前進一樣，沿城是舊的濠溝，有些地方被土塞了，更遠一些已經變成停滯的沼澤，它的苔蘚之水映出奇特的反光。白樺的樹幹靠在古老的城邊。檯布似的小植物鋪

展它們的綠髮。從樹間溜入的光線，照亮神祕的角落，——祕密隧道的暗窟，那裏只有許多青蛙，以它們突然與受驚的跳躍，震動已逝世紀的幽深靜寂。

『一共有十個城樓，我曾計算過！』他們回到出發點時，卓卜爾先生喊着說。

城的四門，建着深而且狹的，一次只能通過一輛車子的門洞，尤其是使他感動。在十九世紀，仍這樣幽閑地生活着，這不是很可笑麼？如果是他當政，他將削平這些城門，這些鑿有雉堞，築着如此厚牆，人們在此可以建造兩幢六層大樓的真正堡壘！

『至於從城牆那裏可以得到很多材料，那更不用說了！』他加上說。

他們那時正在勒曼爾，廣大而被填高的公共散步場，從東門到南門，構成四分之一圓周的所在。在這可驚嘆的，展示於郊區屋頂以外十餘里遠的地平線之前，愛斯妲爾沉思地留着，不發一言。這首先是偉大大自然的景色：被海風吹彎的松樹，多節的荊棘，暗綠的各類植物。其次是鹹性沼澤的荒漠，赤裸裸的廣大平原散着方形的鏡面，許多白的小鹽堆，輝映於灰色的沙面上。更過一些，在天的界限上，海洋展佈它一望無垠的蔚藍。遠遠的

三隻帆船，在這無邊的藍色下，彷彿是三隻白的燕子。

『看，上午的那個青年，』卓卜爾先生突然說。『你不覺得他很像賴里維爾家的孩子麼？如果 he 有一個瘤子，這就完全一樣了。』

愛斯姐爾慢慢地轉過頭來。但是站在散步場的邊緣，他也看着海的遠景而顯出沉思的態度，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人在看他。少婦於是重新徐緩地行走。她靠在她小陽傘的長柄上，差不多走了十步之後，小陽傘的結子丟了。卓卜爾夫婦聽見他們的背後有：

『太太，太太……』的喊聲。

這是希克叨爾，拾起地上的結子。

『謝謝，先生，』愛斯姐爾以她平靜的微笑說。

這青年很溫柔，很誠實。他立刻博得卓卜爾先生的歡喜，後者以選擇海濱的困難告訴他，甚且向他請示意見。希克叨爾很怕羞，只囁嚅地說話。

『我不相信您在克羅亞西克或巴茨鎮能找到您所尋找的適當場所，』他向地平

線上指出這些小城的鐘樓說。『我勸您到比里亞克去……』

他敘述詳細的情形。比里亞克離此地只八九公里。他有一個叔父住在那邊附近。最後，因卓卜爾先生問起，他即肯定地說，那邊的貝肉，也很豐富。

少婦以她小陽傘的尖端擊着短的綠草。青年並不舉起頭來看她，好像因她的在場而深感侷促似的。

『該朗特是一個很美的小城，先生，』愛斯妲爾終於以她細小而悅耳的聲音說道。  
『哦！是的，的確很美。』突然以目光吞噬她的希克叻爾囁嚅地回答。

二

夫婦安頓在比里亞克以後的第三日上午，卓卜爾先生站在庇護小碼頭的堤壩上，安靜地監護着正在仰游的愛斯妲爾。太陽的光線已經很熱；他合式地穿着黑的禮服，戴着呢的帽子，隱在遊歷者所常用的綠色夾裏的陽傘底下。

『水很好麼？』他裝起關心他夫人游泳的態度問她。

『很好！』愛斯妲爾轉過身來，重新以腹部向下時回答。

卓卜爾先生從來不游泳。他非常怕水，他以醫生們絕對不准他洗海水澡的托詞掩飾他的恐懼。當浪潮，在沙上，捲到他的腳邊時，他就戰慄地後退，好像在一隻張牙舞爪的惡獸之前，逃避一樣。再則，水將擾亂他合式生活的習慣，他覺得水是骯髒的，不合禮貌的。『那末，真好麼？』他在這堤壩的一端，頭上照着灼熱的太陽，以昏昏欲睡與不安的神情，重複地問她。

愛斯妲爾並不回答，她以兩臂擊水，摹倣狗的姿態游泳。她像男子一樣的大膽，有時浸在水中，竟歷許多小時，這使她的丈夫苦惱，因為他以爲站在岸上等她，是合禮式的。在比里亞克，愛斯妲爾找到她所喜歡的游泳所在。她厭惡傾斜的海濱，要走很久，纔能深到腰身。她到堤壩的盡端，披着她的軟毛布的浴衣，安靜地扣住一頭，讓它從她的兩肩上溜下。要不撞到岩石，她說，她需要六公尺的深度。她的無錯的游泳衣，由整塊料子製成，顯出

她的高大身材，長的，緊束她腰部的藍帶，使她的上身變成弓樣的曲線，走起路來，臀部左右地搖擺，彷彿很有節奏。頭髮被壓在橡皮的軟帽之下，只有幾根亂蓬蓬地散在外面，她在明朗的水中，簡直有淡藍色之魚的輕捷，不過生着惹人喜歡與玫瑰色的美女之頭罷了。

卓卜爾先生留在灼熱的太陽之下，已一刻鐘了，他已有三次，拿出錶來，看看鐘點。他終於冒險而膽怯地說：

『你留着很久，我的好人……你應該出來，這樣長久的洗澡，會使你疲倦的。』

『但是，我剛進來呢！』少婦喊着說。『我彷彿浸在牛乳裏一樣。』

於是她又仰過來：

『如果你煩悶，你儘可以走開……我不需要你留在這裏。』

他搖頭抗議，他說，不幸會很快地到來！愛斯妲爾微笑，她想到自己如果發生抽筋，她丈夫所能給她的援救一定是很滑稽的，但是她突然向堤壩的那一邊，村落左面的小海



灣那裏注視。

『喂！她說，『那邊有什麼東西？我去看看。』』

她以長而合規的手勢，很快地向着那邊游去。

『愛斯妲爾！愛斯妲爾！卓卜爾先生喊道。『你不要離開太遠！……你知道我是頂恨不小心的。』』

但是愛斯妲爾並不聽他，他只得忍受。伸着頭立在堤岸上，他注視他夫人的草帽在水上移動的白點，他以手調換他的陽傘，熱氣已漸漸使他在陽傘下面感到窒悶了。

『她究竟看見什麼？』他喃喃地自問。『啊！是的，這個在那邊浮動的……一定是什麼醜陋的東西。不是一堆海藻，就是一個木桶……哦！不是，它會移動呢！』

突然他認出所見的東西。

『哦！是一位先生在游泳呢！』

愛斯妲爾游了一些路程之後，也完全認出那是一個男子。於是她不直接向他游去，

不然，她也覺得不大妥當。但是由於好玩，因高興顯出自己的大膽，她並不回到堤壩這邊來，她繼續向廣大的海面前進。她慢慢地游着，好像沒有瞥見那位先生似的。後者，像被水流沖過來一樣，也漸漸斜向她的身邊。隨後，待她轉身游回堤壩的時候，他們即在中途相遇，這在表面看來，好像完全是偶然的。

『太太，您的身體健康麼？』男子有禮貌地問她。

『怎麼是您麼，先生？』愛斯妲爾快活地說。

她以輕輕的一笑加上一句：

『真的，人們畢竟是會重新相見的！』

這就是年輕的希克叨爾。他很怕羞，很強壯而臉色粉紅地，留在水裏。一會兒，他們隔着相當的距離，彼此不說話地游着。他們必須提高聲音，纔能讓對方聽見。愛斯妲爾以為自己應該表示客氣：

『我們感謝您把比里亞克指給我們。……我的丈夫很高興。』

『那邊，一個人站在堤岸上的那位先生，就是您的丈夫，是不是？』希克叨爾問。

『是的，先生。』她回答。

他們又重新沉默。他們注視她的丈夫，像一根黑蟲那麼大，站在遠遠的海上。卓卜爾先生非常疑惑，他更伸直頸項看着，並問自己，他的夫人在這廣大的洋面上究竟能遇見什麼相識的朋友。他的夫人與那位先生談話，那是毫無可疑的。他看見他們彼此轉過頭來。這應該是巴黎來的一位朋友。但是他的腦中徒然搜索，他找不出他們的朋友中，有什麼人膽敢這樣在海上冒險。他等着，爲着消遣，他讓手中的陽傘跟風旋似的轉動着。

『是的，』希克叨爾向漂亮的卓卜爾夫人解釋，『我到我的叔父家裏來住幾天，您看那邊，那海岸的中間，就是他的宮堡。每天我都來洗澡，我從平台對面的那個尖端出發，一直游到堤岸，然後我再回來；一共是兩公里的距離。您是很勇敢的。我從來沒有見到像您這樣勇敢的一位太太。』

『哦！』愛斯妲爾說，『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浸在水裏……水很認識我。我們是老朋友。』

友。』

爲不喊得太高，他們漸漸地互相接近。海，在這灼熱的上午，安睡着，簡直像一面廣大的鏡子。藍緞一般的水面閃爍於陽光之下，一條一條如縐綢似的狹帶，伸長，擴大，把水流的微微顫動，送到遠處。待他們彼此相近之後，談話也比較親密了。

可欣賞的日子！希克叨爾把海岸的許多地點指給愛斯姐爾看。那邊，這村落，距比里亞克一公里遠，就是狼埠；對面，是莫俾安，它的白色懸崖，顯出那樣清朗，很像水彩畫上的色調；最後，在那一邊，在廣大的海面上，杜漫島，在蔚藍的水中彷彿是一點灰色的斑痕。愛斯姐爾於希克叨爾指出的每一地點，即停止一霎時來注視它。在這淨潔的無限空間上，眼睛留着與水相平，遠遠地看着這些輝映於陽光之下的海岸，她覺得非常好玩。當她轉向太陽的時候，她即感到眩暈，海好像突然變成無邊的撒哈拉，耀眼的陽光射在一望無垠，色彩閃爍的廣漠上。

『啊！多麼美麗！』她喃喃說，『啊！多麼美麗！』

她又以仰游來休息。她不再動作，兩手分開作十字形，頭向後仰着，自在地躺在水上。只有她的白腿與白臂在浮蕩。

『那末，先生，您是生在該朗特的吧！』她問。

爲便於談話起見，希克叨爾也以背向下來仰游。

『是的，太太，』他回答。『我一生只到過南特一次。』

他把自己受教育的詳情告訴她。他在他母親的身邊長大起來，他母親虔誠而嚴格地信教，並完全保守舊時貴族的傳統習慣。他的家庭教師是一個教士，差不多把中學裏所教的東西教給他，並加上很多教理問答與貴族徽章的知識。他騎馬，舞劍，作種種勞倦的體操。除此之外，他好像有處女一般的天真，因爲他每八日「領聖餐」一次，從來不讀小說，待成年之後，他將和一位貌醜的表妹結婚。

『怎麼！你剛到二十歲麼？』愛斯妲爾喊道，並對這巨人似的孩子，投射驚異的目光。她卽生起母親也似的慈愛。這布列塔涅強壯種族的精華，使她發生興趣。他們倆既

然都以背在仰游兩眼消失在晴朗的天空再不掛慮地上的一切他們彼此浮得那麼接近，他竟輕輕地撞着她的身體。

『哦！請恕我！』他說。

他就攢入水中，於四公尺之外重浮起來。她也重新游泳，而且笑得很兇。

『這是兩船相撞，』她喊着說。

他，兩頰緋紅，重新游近，並偷偷地注視她。由他看來，她在邊緣壓低的草帽下面，着實很甜美。他只能見到她的面孔，生着笑渦的下頷，浸在水中。有若干水點，從橡皮軟帽之外的金黃散髮上流下，如珍珠似的滴在兩頰的柔毛上。沒有什麼比這微笑更嫺雅，比這美人的頭，以輕微的聲音前進，把銀樣的細絲留在她的身後，更嬌嫩，更動人了。

待他覺到愛斯妲爾知道自己被注視，並看他可能表現的奇特面貌而快活與發笑的時候，希克叨爾更加害羞，他的兩頰更加緋紅了。

『您的丈夫好像很不耐煩呢，』他繼續中斷的談話。

「哦！不，」她平靜地回答，「當我游泳的時候，他有靜等我的習慣。」

其實，卓卜爾先生非常不安地在走動。他四步向前，四步向後，來而復返地徘徊着，把他的陽傘，轉得更快，希望由此得到一點涼風。他夫人與不認識的游泳者談話，開始使他驚疑。

愛斯妲爾突然想到他或者沒有認出是希克叨爾。

「我去喊着通知他，這是您在這裏，」她說。

待她游到堤岸能聽見的所在，她提高她的聲音：

「你知道，我的朋友，這是該朗特非常可愛的那位先生。」

「啊！很好，很好，」卓卜爾先生也喊道。

他脫帽致敬。

「水好麼，先生？」他有禮貌地問他。

「很好，先生，」希克叨爾回答。

游泳仍在丈夫的眼前，繼續進行，丈夫再也不敢歎息，雖然他的兩腳已被炙熱的石頭所煎。在堤岸的盡頭，海的透明是可與嘆的。人們明晰地看到四五公尺以下的海底，有細的沙，幾塊顯示黑斑或白點的石卵；纖弱的草，立着，搖動它們的長髮。這明朗的海底，很使愛斯妲爾開心。爲不過分攪動水面，她徐徐地游泳，然後直到嘴邊，她俯向水裏，她凝視她下面的石卵與細沙，展佈在神祕與渺茫的深處。當她經過草上之際，這海中的纖弱植物尤其是給她以輕微的戰慄。這是淡綠的影子，像活的一樣，搖動似斷似續的細葉，酷似鷹集的蟹腳，有些是短的蜷曲的，屈匿在兩岩中間，另有些是散亂的，伸展的，柔軟的，簡直跟水蛇一樣。報告她的這些發現時，她不禁輕輕地喊道：

『哦！這塊大石頭！人們也許會說，它在移動呢……哦！這株樹，一株真正的樹，生着很多枝葉……哦！這樣的一條魚！它箭也似的掠過去了。』

一會兒，她又突然喊道：

『這到底是什麼？一束新娘的花球……怎麼！海裏竟有新娘的花球麼……您看，難



道這不是很多白花麼？這很好看，這真好看！……」

希克叨爾立刻攢到水裏。他重浮起來，手裏執着一把淡白的海草，離水之後，就垂下而且凋謝了。

「我很感謝您，」愛斯姐爾說。「其實，不應該勞煩您……喂！我的朋友，你替我把這個保存起來。」

她把那一束草擲在卓卜爾先生的腳下。一會兒，少婦與青年仍在游泳。他們攪起沸滾的泡沫，他們以急驟的手勢前進。接着，他們又突然沉靜了，他們慢慢地滑着，只使他們四周擺動與消失的水暈擴大。這樣在同一波濤裏面翻滾，簡直是有含蓄與肉感的親密。待水在愛斯姐爾游過的身體之後，重新合轉的時候，希克叨爾總設法在她所留下的紋路中滑過，藉以找到她四肢浸過的位置與溫暖。在他們的四周，海更平靜了，它的藍色，轉成稍帶淡玫瑰色的蒼白。

「我的好人，你會受涼呢，」流着大顆汗珠的卓卜爾先生咕嚕道。

『我就出來，我的朋友。』她回答。

她真的出水了，她拉着堤壩斜面的一根鏈條，很快地爬上岸來。希克叨爾一定窺伺着她的出來。可是待他聽到她離水時所作的雨聲而舉頭來看的時候，她已裹着她的浴衣站在堤端的平台上面。他露出那麼驚駭與不快的態度，她稍稍戰慄地對他微笑；她戰慄，因為她知道，她這樣顫動着，使她的高大側影，裹着輕衣，顯露於天邊，她的姿態，一定是  
很可愛的。

青年只好告別。

『很高興與您再見，先生，』她的丈夫說。

愛斯姐爾，在堤岸上奔跑，看着重新游過小海灣的希克叨爾的頭，在水上蠕動；卓卜爾先生則嚴重地跟在她的後面，手裏握着青年所採的海草，張開手臂，讓水不滴在他的禮服上。

三

卓卜爾夫婦在比里亞克租得一幢大房子的第一層，它的許多窗戶，朝着海面開着。村裏既然只有小酒店，他們只好僱一個當地的女子，替他們做飯。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廚師；烤肉往往變成焦炭，肉汁的顏色往往可疑，在這些食品前面，愛斯姐爾寧可只吃麵包。但是正如卓卜爾先生所說似的，人們不是爲饕餮而來，他其實也很少動到烤肉與肉汁。他自早至晚，以吃藥者的確信，總是多吃貝肉。最不幸的是他在中等階級的廚房中長大，吃慣了美味而清淡的東西，尤其是有孩子酷愛糖菓的嗜好，對於這些不認識而形態奇怪的生物，非常厭惡。貝肉又鹹又和着胡椒，使他的嘴裏嘗到如此意外的強烈滋味，他吞食的時候，無法掩飾難受的鬼臉；但是他那樣固執地要做父親，只要醫生說是必要的，他就拚着命也要吞下他的貝肉。

『我的好人，你怎麼不吃！』他屢次這樣喊着，對愛斯姐爾說。

他硬要她吃貝肉，而且跟他吃得一樣的多，爲着效果，這是必要的，他說。於是他們就開始爭論。愛斯姐爾駁他，說季洛醫生並沒有說到她。可是他回答，他們彼此都受治療，完全是合理的。少婦於是緊縮兩脣，向她丈夫的灰白色的肥胖臉孔，投射她的閃亮的目光。一種無可抗拒的微笑輕輕地劃成她下頷的笑渦。她不加什麼話，她不高興得罪任何人。待買到牡蠣的時候，她終於每餐吃它一打。這並不是她私人需要牡蠣，其實是她愛吃這種食品。

在比里亞克的生活，跟沉睡一般的單調。除了他們，一共只有三家避暑的浴客，一家是南特的批發雜貨商；另一家是該朗特的退隱公證人，一個耳聾而誠實的男子；最後一家是安宣的一對夫婦，他們終日水沒腰部地站在海中釣魚。這個小世界不大有聲音。彼此遇見的時候，互相招呼，他們的關係只盡於此。在荒涼的埠頭上，最大的感動是有時看見兩隻狗在打架。

習慣於巴黎喧鬧的愛斯姐爾，如果希克叨爾後來不每日來見她，不知要煩悶到什

麼地步。有一天，他們一起在海岸散了一回步之後，這漂亮的青年，便成爲卓卜爾先生的好朋友。卓卜爾先生乘着一時的高興，竟把他們這次旅行的動機說給青年聽了，雖然他選擇最貞潔的辭句，使不損害這大孩子的純正。當他科學地解釋他爲什麼吃這樣多的貝肉時，驚呆的希克叨爾忘了害羞，把他自頭至足地打量了一番，竟沒有想到掩飾他的驚奇，他覺得一個人怎麼會需要這一類的治療。然而第二天他帶來一滿小籃的花蛤，使我們這位從前是穀物商人的先生，以非常感激的態度，接受下來。從這一天起，精於捕獲海中一切動物，認識小海灣裏每一岩石的青年，到他們寓所來的時候，總帶來卓卜爾先生所喜歡的種種貝類。他使愛斯姐爾的丈夫吃他在海潮降退時拾來的精美的淡蛛，由他挖開並以指頭洗淨的海膽，由他以刀尖從岩石上取下的笠貝，以及他以野蠻名詞稱呼而他自己也從來未曾嘗過的種種小動物。卓卜爾先生很高興，他從此可以不再化費一個銅子，所以總滿口感謝地接待他。

現在希克叨爾已找到時常可以進來的托詞。每次他帶着小籃到來並遇見愛斯姐

爾的時候，他總說同樣的句子：

『我拿貝肉給卓卜爾先生。』

兩個都細睜亮閃閃的眼睛而微笑。卓卜爾先生的貝肉，的確使他們開心！

從此以後，愛斯妲爾覺得比里亞克很可愛了。每日，洗過海水浴之後，她同希克叨爾一起散步。她的丈夫，隔着距離，跟隨他們，因為他的兩腿沉重，他們往往走得太快了。希克叨爾把比里亞克的古代建築，殘餘的雕刻，造得很精美的屈曲枝形的門窗，指給少婦看。昔時的城市，今日只剩滿街是垃圾，到處是暗黑破屋的偏僻村落。但是這裏的孤寂那麼溫柔而有詩意，愛斯妲爾竟大步跨過污溝，極小的一段牆垣，都惹起她的興趣；她向居民的屋內，投射驚奇的目光，那裏面表示貧困的舊東西散亂在硬的泥地上。希克叨爾使她停在雄偉的，生着毛絨絨大葉的無花菓樹前面，各個園圃裏都有它們栽着，它們的枝幹伸展在矮小的圍牆之上。他們進入最狹的小巷，他們俯身在井欄上面，他們瞥見他們的面孔，在井底如鏡一樣明朗的水中微笑；至於他們背後的卓卜爾先生，則隱在永不離手

的綠色夾裏的陽傘下面，靜靜地在消化他的貝肉。

愛斯妲爾的一種快樂是看見鵝與豬成羣而自由地在散步，最初的時期，她很不放心，她很怕豬的粗暴姿態，以小脚行走，滿身是脂肪的巨體，碰着她或撞倒她；它們並且很骯髒，腹部塗着黑的濘泥，齷齪的嘴臉在地上哦哦地發聲。現在她看見它們在喂食的時候，擔心地跑去就食，覺得非常好玩，綢製似的粉紅色「衣裳」穿在它們身上，她欣賞大雨之後，它們的皮膚簡直有舞衣一般的新鮮。鵝也使她注意，在小巷盡端的一個垃圾的洞窟裏，往往有兩羣鵝，從各自的方向走來。它們好像以嘴的響聲互相招呼，它們混在一起，各自搜食蔬菜的殘梗。有一隻，在垃圾堆的頂巔，圓圓的眼睛，伸直長頸以短短的兩脚，挺着身體並張大它腹部的白色軟毛，大有黃鼻君主的鎮靜與尊嚴；其他的許多同類則彎着頸項，以嘎的音樂，在地上尋食。突然，高大的鵝，發出尖聲，從堆頂下來；它的一羣鵝立刻跟隨它，一切長頭都伸在同一方向，以畸形動物的搖擺姿態，有節奏地奔走了。如果是一隻狗過去，它們的頸項伸得更長而且連發尖銳的叫聲。於是少婦拍手，看這兩羣莊嚴

的隊伍，像被要事召喚的人物一樣，回到它們的「家裏」去。還有一種娛樂是看豬與鵝。每日下午，跟人一樣走下海濱去洗澡。

第一個星期日，愛斯妲爾以為應該去參加「彌撒」。她在巴黎並不遵行教規。但在鄉間，「彌撒」是一種散心，是穿漂亮衣服與看人的好機會。再則，她到教堂裏又可以見到希克叨爾在誦一本裝訂破舊的「彌撒」書。兩脣雖莊重地在誦讀，而人們可以猜到微笑的發光的兩眼卻不斷地離開書面，偷偷地在注視她。出來的時候，他把手臂給他挽着，走過圍繞教堂四周的小墳場。下午，做過晚課以後，又有另一可看的景象，大家遊行，參謁豎在村莊盡端的十字架。一個農夫拿着一根紅柄繡金的淡紫綢的旗子，在前行走，後面是兩行寬朗的女人。教士們在中間，一個本堂神父一個助理教士，一個隣近宮堡的家庭教師，高聲地唱着讚美歌。最後，一個手臂焦褐色的肥大少女執着一枝白旗，一羣虔誠的信徒跟在白旗後面，以木屐的大聲，像散亂的羊羣一樣，殘踏着前進，當遊行隊伍經過碼頭的時候，旗幟與女人的白頭巾遠遠展露於海的蔚藍之上；這徐緩地前進的行列，在



太陽之下，顯得格外純潔。

本村的墳場更使愛斯妲感動。她平素是不愛悲慘的事物的。剛到的那一日，她看見這一切的墳墓，建在她的窗下，不免有點戰慄。教堂在碼頭附近，四圍佈滿十字架，它們的兩「臂」伸向無限的水面與天邊；刮風的夜間，海面的氣息，好像在這黑木條的「森林」中悲哭。然而，這墳場竟有如此悅目的溫柔景色，她也很快地習慣於這悲哀的場所。死者彷彿在不斷與其接觸的活人中間微笑。墳場既然圍着腰身高的矮牆，同時又在比亞克中央阻住通過，人們總隨便跨過牆垣，循着剛剛顯露於高密漫草中間的小徑行走。孩子們在那裏玩，喧鬧的兒童們在花崗石的石板上奔跑。蹲在灌木之下的貓，突然跳躍與互相追逐；人們往往聽見求愛雌貓的叫聲，她們聳立着身體，大的尾巴連續地在擺動。這是一個幽美的角落，生滿野生的植物，種着黃繖形花的大茴香樹，它們的香味那麼尖銳，以致數日大熱之後，整個比亞克都被來自墳墓的芬芳所瀰漫。夜間，是多麼安靜與溫柔的園地呀！沉睡村落的平和彷彿從墳場中出來。陰暗消去十字架，遲些回去的

散步者坐在牆邊花崗石的凳上；至於海，在對面捲動它的潮浪，微風吹來鹹的氣息。

一夜，挽着希克叨爾手臂回寓的愛斯妲爾，忽然很想經過荒涼的墳園。卓卜爾先生覺得這意思太荒唐了，爲着表示他的抗議，他仍循着碼頭行走。小徑那麼狹小，她必須離開青年的胳膊。在高密的漫草中間，她的裙子拖出長的微聲。茴香的氣味那麼強烈，求愛的雌貓並不逃避，好像暈倒於綠草之下一樣。當他們進入教堂的陰影時，她覺得希克叨爾的手觸到她的腰身。她害怕，並發出叫聲。

『真愚蠢！我以爲有鬼摟着我呢！』待他們走出陰影時，愛斯妲爾說。

希克叨爾笑了並隨便造出一種解釋。

『哦！一根樹枝，一枝茴香碰到您的裙子！』

他們停住，凝視他們周圍的十字架，這死的沉寂感動他們；他們不加一句話，精神很迷惑地出來。

『你害怕，我曾聽見，』卓卜爾先生說，『我早就告訴你，那是不大妥當，你害怕，你是』

自作自受！

爲着消遣，他們於潮漲的時候，去看沙丁魚船的回來。每有一隻帆船駛向碼頭之際，希克叨爾即指給他們夫婦觀看。但是卓卜爾先生，從第六隻船起，就宣告這時常是同樣的東西，愛斯妲爾反之，似乎並不厭倦，她對於到堤岸去，逐漸感到興趣。她往往奔跑着前去。她越過搖動的大石頭，讓裙飛舞着，一手握着裙幅，使不脫落下來。跑到的時候她喘着氣，兩手放在向後仰着的胸前，藉以恢復她的呼吸。希克叨爾見她這樣亂髮蓬鬆，有着男孩子似的大胆姿態，覺得她更加可愛。然而船已繫纜了，漁夫們把一籃一籃的沙丁魚拿了上來，它們在太陽之下，有銀樣的反光，藍寶玉與淡紅寶石的藍色與玫瑰色。於是青年總時常供給同樣的說明。每一籃有千條沙丁魚，每一千照每天上午魚量多少而定下的價格，可以賣得多少錢；把三分之一讓給船主之後，漁夫們平分售賣的所得。還有立刻要做的鹽漬工作，他們把魚放在穿有小孔的木箱裏，讓鹽水可以瀝乾。然而愛斯妲爾與她的同伴漸漸疏忽了沙丁魚。他們還是去看它們，可是已不留神注視。他們跑着前去，回來

的路程上則走得很慢，他們靜靜瞻望碧藍的大海。

『沙丁魚好看麼？』每次回來的時候，卓卜爾先生總這樣詢問他們。

『是的，很好看，』他們回答。

最後，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比里亞克舉行露天的跳舞會。當地的青年與少女，手挽着手，以同樣不宏亮而押韻的聲音，重複誦着同樣的詩句，連續在廣場上旋轉幾個小時。這些粗聲，在薄暮的時候響動，漸漸顯出野蠻的情趣。愛斯妲爾坐在海濱，有希克叨爾留在腳下，凝神地聽着，不久即消失於她的夢想中。海水以柔撫的寬廣聲音漲起。浪頭打在沙上時，人們或者會說這是激情的鳴聲；接着，這聲音突然平息了，與退去之水同時消滅的喊聲，好像變成愛情被克制的低微呻吟。少婦夢想她就這樣躺在一個巨人的懷裏，從他那裏得到一個美麗的孩子。

『我的好人，你在比里亞克一定是很厭煩的，』卓卜爾先生有時間他的夫人。  
她就連忙回答。

『不，我的朋友，我可以向你保證。』

她在這偏僻的小地方，覺得非常好玩。鵝、豬與沙丁魚取得了極端的重要。小墳場也很有趣。這沉睡似的生活，這只有南特雜貨商與該朗特耳聾公證人住着的孤寂，在她看來，好像比時髦海濱的喧嚷生活，還要熱鬧。十五天以後，悶得要死的卓卜爾先生很想回到巴黎去。貝肉的效果，他說，一定已經產生了。可是他的夫人驚呼：

『哦！我的朋友，你還沒有吃夠。……我很知道，我……你還需要再吃。』

#### 四

一天下午希克叨爾對他們夫婦說：

『明天，我們將有大潮……我們可以去捕海蝦。』

這提議很使愛斯妲爾欣悅。是的，是的，應該去捕海蝦。很久以來，她就希望這一娛樂。卓卜爾先生提出異議。首先，人們永遠不會捕到什麼東西；其次，以二十個銅子，向當地的

女人去買海蝦，不但比較簡單，而且不使自己濕到腰部或擦傷腳底。可是他不得不在她夫人的興奮之前讓步。於是他們就作必要的準備。

希克叨爾負責供給蝦網。卓卜爾先生雖然怕水，却宣告他也願意參加；待他同意捕蝦的時候，他要認真地從事這一工作。上午他命人用油擦好一雙長靴。然後，他完全穿上鮮色的帆布衣服；可是他的夫人不能使他放棄他的領結，他把領結的兩端展露頸下，好像他去參加婚禮一般。這領結彷彿是一個合式的男子對於海洋不整齊的一種抗議。至於愛斯姐爾，她穿着海浴的服裝，上面披着她的長袖短衣。希克叨爾也是海浴的裝束。

三個人於下午二時左右動身。每人的肩上都有他的蝦網。爲趕到希克叨爾所認識的多蝦的岩石地帶，必須在沙與海藻中間，步行三里的路程。他領着他們夫婦，安靜地走過水潭，一直向前去，並不顧慮路上的阻礙。愛斯姐爾果敢地跟着他，她的小足在這些濕潤而涼爽的沙地上行走，覺得非常舒服。最後來的卓卜爾先生以爲在沒有走到捕蝦的場所之前，毋須浸濕他的長靴。他小心地迂繞瀦水，越過沙間被流水蝕成的小溝，以凜泥

日子，巴黎人在維維埃路尋覓石尖的謹慎與搖擺姿態，選着乾的地方前進。他已喘氣了，他不時問：

「希克叨爾先生，我們要走得很遠麼？爲什麼我們不在這裏捕我向您保證，我看見這裏有很多海蝦……再則，到處不是都在海裏麼？我可以打賭，我們只要推動蝦網就好了。」

「您試一下吧，您試一下吧，卓卜爾先生，」希克叨爾回答。

卓卜爾先生，爲着恢復呼吸，用力把他的蝦網放入大如手掌的一個水窟裏，這水窟那麼清淨與空虛，他連一根水草也沒有打上來，於是他緊閉嘴唇，重新以慎重的態度跟着前進。爲證明到處都有海蝦，他不循直路地四面張羅，他終於落在後面很遠。

海水仍在降低，退到與海岸相距一公里以下的所在。石卵與岩石的底面都沒有水了，一望無垠地展佈着濕淋淋的，高低不平的荒漠，好像一個廣大的平原剛被大風雨破壞了一樣，人們遠遠地只看見海的綠線，還在降低，彷彿大地把它飲了似的：黑的岩石，如

狹長的帶子一般轟立着，從海岬邊緣，漸漸伸到沉靜的水裏。愛斯姐爾站着，注視這赤裸的無限。

『多麼廣大呀！』她喃喃說。

希克叨爾用手指將有些岩石，變成綠色的大塊石頭，指給她看，她們被潮浪侵蝕，已有光滑而破碎的表面。

『這個，每月只露出兩次，』他解釋道。『人們到那裏尋覓牡蠣……您看見那邊的褐色斑點麼？這就是「楮母牛」，搜捕大海蝦的最好所在。每年只有兩次大潮的時候，纔能看見它們……但是我們快些走吧。我們要到尖端已開始露出的那些岩石裏去。』

當愛斯姐爾進入海水之後，她即感到很大的快樂，她把兩腳舉得很高，粗暴地踏下，笑着激起四濺的沫泡。待水浸到她的膝蓋之後，她必須與波浪鬥爭；這更激起她的快活，她走得很快，覺到抵抗這粗暴的滑溜不斷地鞭擊她的兩腿，心裏有着說不出的喜悅。

『您不要怕，』希克叨爾說，『水將浸到您的腰部，可是海底會重新高起來……我



們就將到了。』

他們真的漸漸向上走了。他們經過一個小的「海臂」，他們現在已在露出海波的大塊岩石上面。待少婦回過頭來，她發出輕微的叫聲，她覺得離岸那麼遠，實在有點驚駭。比里亞克，在那邊與海岸相平，排列着幾點白色的房屋，教堂的方形鐘樓，配着綠色的窗戶，也呆立在那些白點的中間。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廣大的面積展露在烈日之下，到處閃爍着沙的金光，散佈着暗綠的海藻，反映着岩石耀眼而潤濕的色彩。這好像是大地的盡頭，空虛在此開始的廣大荒漠。

愛斯妲爾與希克叨爾正準備下網時，一種可憐的聲音在他們後面嚮着，原來是卓卜爾先生站在小「海臂」的中間問路。

『從哪裏過去？』他喊道。『聽我說，可以一直走過去麼？』

水升到他的腰部；他不敢冒險一步，深怕他會跌入一個洞窟，然後沉沒下去。

『向左！』希克叨爾向他喊道。

他向左前進；但是他看自己依然深沒下去，他又侷促地重新停止，連退後的勇氣也沒有了。他開始嘆息。

『請來幫助我。我可向您保證，這裏有個洞窟。我已覺到它在腳前。』

『向右，卓卜爾先生，向右！』希克叨爾向他喊着。

這可憐的人，肩上負着他的蝦網，頸下繫着他的漂亮領結，恐懼地留在水的中間，裝出那樣奇特而滑稽的態度，少婦與青年實在不能忍住他們的笑聲。最後，他終於脫出困難。可是他走到的時候非常感動，他以憤怒的態度說：

『我並不知道游泳，我！』

現在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回去。當希克叨爾向他解釋，潮漲之際，不可任自己在岩石中間冒險時，他更担心了。

『您預先通知我，不是麼？』

『請您不要害怕，我可保證您的安全。』

於是他們三人都開始捕蝦。用他們的小網，他們搜索洞穴。愛姐斯爾拿出女子的全部熱情。是她首先捕到最初的海蝦，三隻紅色的，在網的底面狂跳。以大的叫聲，她要希克叨爾來幫助她，因為這樣活潑的小生物，非常使他懼怕；待捏住它們的頭部而立刻不再動彈時，她即獲得「戰鬥」的經驗，好好地把它們放入用皮帶掛在身上的小簍裏。有時她撈起整網的海草，當有尖的聲音，翼的微聲告訴她草的下面藏有海蝦之際，她必須伸着手去摸索。她細心地揀選海草，一小撮一小撮地把它們丟掉，她動着這些錯綜紛亂，簡直像死魚一般的黏滑柔軟的奇特草葉，實在有點不大放心。每隔一些時候，她注視她的小簍，無耐性地看它是否已經塞滿。

『真奇怪！』卓卜爾先生重複說，『我硬捕不到一隻。』

他受着充滿水的長靴阻礙，既然不敢在岩縫之間冒險，他把蝦網在沙上推動，他往往一次只撈到五六隻，甚或八九隻小蟹。他很怕這些小動物，他同它們鬥爭，把它們逐出他的蝦網。有時，他回轉頭來，擔心地看看海水是否仍在降低。

『您確實知道水面仍在降低麼？』

他總這樣問希克叨爾。

青年並不回答，只向他搖搖頭。他認識最好的所在，他以果敢者的姿態，專心捕蝦，所以，每一下，他總撈出許多把海蝦。當他在愛斯妲爾身邊，舉起他的小網時，他總把自己的所得放入少婦的簍裏。她把手指放在嘴上，笑着，向她的丈夫方面睜眼。當俯身在長的木柄上或低下金髮的頭，熱烈而好奇地看看自己的網裏究竟撈到什麼東西之際，她的確是太可愛了。微風吹着，從網眼上面瀝下的水，如雨似的流去了，使她濺着露水一般的細點，至於她的服裝飄舞着或貼在她的身上，顯出她瘦長側面的嫺雅。

他們這樣在海水裏撈捕，一直繼續了兩小時之久，她的散亂小髮都是汗水，她終於喘着氣停下來，呼吸一會兒。在她的四周，荒漠仍以尊嚴的平靜，留在無限的廣大中；只有海，以漸漸漲大的呢喃之聲，開始發出輕微的戰慄。天被下午四點鐘的太陽照耀着，是一片幾乎灰色的淡藍，雖然有這火爐一般的淡白色調，人們並不感到熱氣，水裏來的涼爽，

掃除或減輕暴烈的日光。但是，最使愛斯姐爾開心的，是看見地平線的一切岩石上，明晰地顯出很多黑點。這跟他們一樣，也是捕蝦者，他們的側影小到不可相信的程度，簡直只有螞蟻那麼大，他們在這無邊的廣漠中，實在渺小得可笑，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人們看得清清楚楚，當他們推動蝦網的時候，愛斯姐爾能看見他們彎背的曲線；他們挑選網裏的所得，擊着海草驅逐小蟹，他們的張手與舉臂，簡直像蒼蠅的小腳在擺動。

『我可以向您保證，海水已在高漲了！』卓卜爾先生憂慮地喊道。『看，這塊岩石剛才露在上面的。』

『是，它的確在高漲，』希克叨爾終於不耐煩地回答他。『恰在潮漲時，我們能撈得更多的海蝦呢！』

但是卓卜爾先生開始昏亂了。他的最後一網，撈來一根奇特的華臍魚，它的怪頭，使他恐懼。他已經夠受了，他再也不願繼續捕蝦了。

『我們回去吧！我們回去吧！』他重複說。

『這樣在此地冒險，實在是愚蠢的。』他又加上一句。

『他既然說，潮漲之際，我們能捕得更多的蝦，我們又何必着急呢！』他的夫人回答。

『潮漲得真兇呢！』希克叨爾以半嚮的聲音說，他的眼睛閃着頑皮的微光。

潮水真的擴展了，它以更高的吼聲淹沒岩石。暴烈的波濤突然侵佔一個「地舌」。這是侵略的海，一尺一尺地恢復它從無數世紀以來就以津浪蹂躪的領域。愛斯妲爾發現一個水潭，生着像頭髮一般柔軟的長草；她在這裏撈到很多大的海蝦，她開出一條紋路把收穫者的大鏟痕留在她的後面。她爭辯，無論如何，不願意人家要她離開那裏。

『算了吧，我先走了！』卓卜爾先生聲音中含着眼淚似的喊道。他負氣，『這實在是太沒有理智了，我們大家都會沉在這裏呢！』

他第一個先走了，他用他的網柄，失望地探測着洞窟的深淺。待他走到二三百步以外，希克叨爾也終於使愛斯妲爾跟他一起回去。

『水將滿到我們的肩頭，』他微笑說。『這對卓卜爾先生，簡直是真正的湔浴；您看，

他已陷沒下去了！』

從下午動身的時候起，青年即有陰險與憂鬱的態度，他藏着戀愛者的私心，他打算宣告他的愛情，可是沒有這種勇氣。把蝦放在愛斯妲爾的小簍時，他曾設法碰着她的手指。可是他對自己的缺少大胆，顯然大不高興。假如卓卜爾先生淹死了，他倒覺得這將非常有趣，因為卓卜爾先生已開始妨礙他了。

『您不知道麼？』他突然說。『您應該爬在我的背上，我負着您回去……不然，您將被浸濕……』  
『您趕快上來吧！』

他把背脊伸給她，她侷促而臉紅地拒絕了。可是他推撞她，並喊着說，他有保護她健康的責任。她終於聽從他的說話，她兩手放在青年的肩膀讓他馱着。他呢，他像岩石一樣的堅實，重新立直他的背脊，彷彿只有一隻鳥立在他的頸邊。他囑她千萬不要鬆手，他在水中跨着大步前進。

『希克叨爾先生，向右走，是不是？』卓卜爾先生以可憐的聲音喊着問，波浪已經打

着他的腰身了。

『是的，向右，時常向右。』

待丈夫轉過身去，覺得海水已沒到他的兩腋而怕得發抖時，希克叨爾即放胆冒險，他吻肩上的一隻小手。愛斯妲爾很想把手抽回，可是他命她不要動，不然，他就不能担保她的安全。他重新給她的手上蓋滿吻痕。她的小手又涼又鹹，他從那裏嘗到味苦的海洋之愛。

『我懇求您，請讓我下去，』愛斯妲爾裝着發怒的樣子重複說。『您太奇特地濫用您的機會。如果您再開始，我就跳到水裏。』

他再開始，而她並不跳下，他一面從足踝部分親密地拉緊她，一面仍不發一言，狂吻她的小手，不過眼睛時常窺伺着卓卜爾先生的背部罷了，這背部其實是很可憐的，他每走一步，都顯出要沉下去的樣子。

『您說向右麼？』丈夫哀求地問道。



『向左，如果您願意的話！』

卓卜爾先生向左走了一步，突然發出驚駭的叫聲。他一直沒到頭頸，他的領結也被淹沒了。希克叩爾很自在地說出他的供詞：

『我愛您，太太……』

『請您不要說話，先生，我命您如此。』

『我愛您，我崇拜您……直到現在，是敬仰使我不敢開口……』

他不看她，他繼續跨着大步前進，水已沒到他的胸部。她不能忍住大笑，這情形由她看來實在是太滑稽了。

『好吧，請您不再說，』她表示母愛似的回答，並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您要乖些，尤其是不要跌倒！』

這一拍使希克叩爾滿心狂喜：這是簽過字了！看她的丈夫留在求救的慘境中，他即快活地向他喊道：

『現在可以一直走去！』

當他們到了海濱時，卓卜爾先生還開始向他們解釋。

『憑着良心說，我幾乎留在那裏，』他口吃地說。『這是我的長靴……』

但是愛斯妲爾揭開她的簍蓋，把充滿海蝦的小簍指給他看。

『怎麼？』一切都是你撈的麼？』他吃驚地喊道。『你真能捕蝦！』

『哦！』她微笑地注視着年輕人說：『是希克叨爾先生把好的地方指給我去下網呢。』

## 五

卓卜爾夫婦只有兩天可以留在比里亞克了。希克叨爾實在是很煩悶，很着急，可是表面却仍裝着很謙遜的樣子。至於卓卜爾先生，每天早晨總是省察自己的康健，似有狼狽而不知所措的神情。

『在離開海濱之前，不可不看喀斯旦里的岩石。』一天下午希克叨爾這樣說。『明天，我們來組織這一散步吧。』

然後他再加以說明。所說的岩石只在一公里以外。它們沿着海岸，共長二公里左右，有不少由潮浪挖成的洞穴。聽他說，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看的了。

『那末，我們明天去吧，』愛斯妲爾終於說。『路很難走麼？』

『不，只有兩三處過道，人們會浸濕兩腳，其他的地方都是乾燥的。』

但是卓卜爾先生連浸濕兩腳，也不願意。從捕蝦的那一次湔浴之後，他對於海存着很大的怨恨。所以他非常反對這散步的計劃，這樣去冒險，實在是可笑的；他，首先，不到這些岩石中間去，因為他不想跟山羊一樣的跳躍，因而跌斷自己的兩腿，如果絕對要去的話，他將在懸崖之上跟着他們；這而且是他的最大讓步。

希克叨爾爲着平息他的怒氣，突然有了一個靈感。

『請聽我說，』他安慰這退隱的穀物商人，『您可以從喀斯旦里海岸信號機的前

面過去。如此您可以進去，向管信號的職員們購買貝肉……他們時常有很好的貝肉藏着，而且幾乎不要錢地送給人家。」

「這倒很有意思，」卓卜爾先生說，而且立刻恢復了他的好脾氣……「我帶一個小籃去，我再來大吃它一頓……」

於是他轉向他的夫人，並帶頑皮的意思說：

「你說對麼？這也許是最好的一頓呢？」

第二天，要等着潮退，纔開始行走。再則，愛斯妲爾既然還沒有準備好，人們就延遲下來，迄下午五點鐘纔動身前去。希克叨爾而且肯定地說，他們決不會被潮漲所阻。少婦的赤脚穿着光布的短靴，她的服裝很大胆，很短的灰帆布單衫，她有時揭起來，露出纖小的足踝，至於卓卜爾先生，他穿得很合式，白的褲，南美駝羊毛的上衣。他帶着他的陽傘，與購買貝肉的小籃，態度絕像一個中等階級的巴黎人親自出門去買小菜。

到達最初幾塊岩石的道路是艱苦的。他們在海濱浮動深陷的沙裏行走，從前是穀

物商人的卓卜爾先生像牛一樣的喘着氣。

『那末，讓你們去吧，我不再跟着你們了，我到上頭去。』他終於說。

『對的，您走這條小徑。』希克叨爾回答。『再遠一些，您將被阻住去路……您願意我扶您一把麼？』

他們看他到達懸崖的頂上。待他站在那裏之後，他張開他的陽傘，並搖動他的小籃，喊說。

『我走到了，這裏比較好多了！……你們要小心，不是麼？……再則，我在上頭看着你們。』希克叨爾與愛斯姐爾走入岩石中間。青年，穿着長靴，在前面領路，以強壯的姿態，山間獵人的靈巧，從這一石塊跳到那一石塊，少婦也很大胆，選着他跳過的同樣石塊；他轉過身來問她：

『您願意我扶着您走麼？』

『不，』她回答。『您以為我是一個老祖母麼？』

他們已在一塊大而平的花崗岩上，它被海水衝擊，蝕着很多深的線紋。這好像是什麼大怪物的利爪在這裏穿鑿沙土，把它們脫節脊椎的枯骨留在這不平的地面上似的。凹縫之內有細絲一般的水流，黑的海藻如頭髮似的掛在那裏。他們倆繼續跳躍，有時停住，恢復平衡，待有石子滾動的時候，他們便放聲大笑。

『好像在家裏似的，』愛斯妲爾重複說。『您的岩石，人們簡直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客廳裏面呢！』

『等着看吧！』希克叨爾說。『您將看到更好的呢！』

他們走到一個狹的過道，一種開在兩大塊岩石中間的裂縫。那裏，在低窪的小盆地中，有一片瀦水，一個阻住去路的水窟。

『這怎樣走得過去呢！』少婦喊道：

他提議背她過去。她搖頭拒絕了：她再也不願意被他背着。於是她到處尋找大的石塊，他設法建立一座小橋。石塊溜下來，跌到水底去了。

『把手給我，我跳過去，』她終於不耐煩地說。

她跳得太短，一隻腳留在水蕩裏。這使他們發笑。接着，待他們走出這狹小的過道時，她即發出興嘆的叫聲。

那裏掘着一個小灣，中間充滿傾坍的大岩石。有些大塊的石頭立着，簡直像守在波濤中間的最前線的哨兵。沿着懸崖，悠久的時間已吃去泥土，只留下許多巨大的，赤裸裸的花崗岩；這是深深地鑿在海岬之間的小灣，突然的迂迴，構成內室，淡黑的雲石凳，排在沙上，絕像擱淺的大魚。人們或者會說這是古代的巨城，被海攻入並破壞了，它的城牆倒了，它的護樓只有一半被毀滅，它的大廈相互堆積地傾覆在那裏。希克叨爾使少婦參觀這係暴風雨破壞結果的最小角落。她在金彩一樣的，細而黃的沙上行走；她在雲母細粒照着太陽發光的石卵之間前進；她在傾坍岩石之上徘徊，有時要借助自己的兩手，使不跌入旁邊的洞穴。她經過自然的柱廊與凱旋門，它們簡直是羅曼式的整個穹窿，峨特式的輕捷建築。她下到充滿陰涼的凹地，十公尺平方的偏僻所在，她看地上淡藍色的有刺

野草，以及像斑痕一般佈滿懸崖灰壁上的暗油油的植物，覺得非常好玩，她對於不怕人的海鳥——褐色的小鳥——以連續而有節奏的聲音，在她手邊飛翔，亦大感興趣。尤其是使她驚嘆的是她在這岩石中間，轉過身來，總時常能見到海的藍線重現於每一石塊之外，並平靜地展露其無限的尊嚴。

『啊！你們在這裏！』卓卜爾先生從懸崖上頭喊道。『我很擔心，我已看不見你們……喂！這些洞窟很可怕吧！』

他謹慎地站在離岸約六步左右的所在，頭上遮着他的陽傘，他的小籃已轉到他的手臂上面了。他加上說：

『它漲得很快，你們要當心！』

『我們有時間，請您不要害怕，』希克叨爾回答。

愛斯妲爾坐着，留在這廣大的地平線之前，不說一句話，在她對面，三根被潮浪滾圓的花崗石直立着，好像某一坍敗神殿的大柱一樣。後面，大海展佈在下午六點鐘的金色



的陽光之下，是一片金光燦爛的藍色。很遠之處，一隻小的帆船，在兩根石柱之間，顯出輝耀的白點，絕像海鷗的白翼在水面飛翔。蒼白的天邊，已有將近薄暮的清朗景色。愛斯妲爾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廣大如此溫柔的愉快情感。

『請站起來，』希克叨爾動着她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她戰慄一下，她感到疲勞與萎靡地立了起來。

『這有梳的小屋，就是海岸信號所吧？』卓卜爾先生喊道。『我去購買貝肉，我將趕上你們。』

愛斯妲爾於是擺脫她的全身被侵佔的柔軟的懶散，開始像孩子一樣的奔跑。她跨過水蕩，向海那邊走去，她突然想爬到漲潮時一定是孤島的一個岩堆的頂巔，待她在岩縫之間經過艱苦的攀登，終於達到頂上之後，她筆直地站在最高的一塊石上，她這樣高臨淒涼而破碎的海岸，覺得非常愉快。她的細長側影顯露在清朗的空氣中，她的衣襟像旗幟似的隨風飄舞。

重新下來時，她俯看她所遇見的一切洞穴。就是在這些窟窿裏面，藏着平靜的小湖，它們的水完全是透明的，它們的「明鏡」映出晴朗的天空。在底面，碧玉一般的綠草，像幻想的森林，只有黑色的大蟹，如蝦蟆似的跳躍並消失了，而水並不因此受到怎樣的激動。少婦像做夢似的留着，她好像以目光在探索神祕的區域，未知與幸福的廣大國土。

待他們回到懸崖底下，她看見她的同伴拾得一手帕的笠貝。

『這是給卓卜爾先生的，』他說，『我去指給他看。』

卓卜爾先生恰於此時趕到，形容十分狼狽。

『信號所連一個牡蠣也沒有，』他喊說。『我本不願意來，可見我是對的。』

但是待青年把笠貝遠遠指給他看的時候，他的氣也就平息了。他看希克叨爾沿着像城牆一樣光滑的岩石，選着只有他一人認識的小徑攀登，動作那麼敏捷而靈活，他簡直驚得發呆。轉身下去時，尤其是需要大胆。

『這沒有什麼，』年輕人說，『是一條真正的梯子，不過，要知道梯級的所在罷了。』

卓卜爾先生要他們向後回來，海已開始令人擔憂了。他懇求他的夫人至少再爬上來，找一條比較便利的小路。青年笑着回答他說，這裏並沒有女人走的道路，現在必須一直走到盡頭。此外，他們還沒有看到好的洞穴。卓卜爾先生於是只好在懸崖的頂上跟着他們。太陽既然已經下山了，他收了他的陽傘，拿它作為手杖使用。他讓另一隻手提着他的笠貝籃子。

「您走累了麼？」希克叨爾低聲問道。

「是的，有點疲倦了。」愛斯妲爾回答。

她接受他的手臂。她並不疲倦，一種甜美的萎靡逐漸侵入她的全身。她看見青年懸在岩腰時所受到的感動，使她的內心留下顫抖。他們在沙灘上慢慢前進；他們的腳下，由殘餘貝殼混成的沙石，發出軋軋的細聲，好像在花園的小徑上行走一樣；他們不再說話。他把兩個寬闊的岩縫，「瘋教士洞」與「貓穴」指給她看。她進去，舉眼看看，她只有輕微的戰慄。當他們沿着美麗的細沙，重新行走時，他們互相注視，他們仍默默無言而微笑。

地前進。海水以短而發聲的波濤，高漲起來，他們並沒有聽到。

在他們上頭，卓卜爾先生在叫喊，他們更沒有聽到。

『這簡直是發瘋啦！』退隱的穀物商人重複說，並搖動他的陽傘與他的笠貝籃子。

『愛斯姐爾！……希克叨爾先生！……你們聽呵！你們將被淹到了！你們的脚已在水裏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覺到小浪的涼爽。

『噫？有什麼事？』少婦終於喃喃問他。

『啊！是您！卓卜爾先生，』青年回答。『這沒有什麼關係，您不要害怕……我們要看

的，只有「夫人洞」了。

卓卜爾先生以失望的手勢加上說：

『這不是發瘋麼？你們會被淹死呢！』

他們已不再聽他了。爲逃避高漲的海潮，他們循着岩石前進，最後走到他們所要看  
的「夫人洞」。這是一個大的窟窿，蝕在一大塊原來是海岬的花崗岩裏面。很高的穹窿

構成寬大的圓頂。在暴風雨的時候，水的工作給四壁以瑪瑙石一般的光滑。玫瑰色與藍色的線紋，在岩塊的暗色凝結體上，劃下亞刺伯型交叉線的圖形，頗有蠻人藝術的風趣，好像原始的藝術家替這海之女王的浴室，畫上奇特的裝飾。地上還是潤濕的細石保持着鮮豔的透明，看來絕像寶石鑲成的床鋪。在它的底面，有一層乾而柔軟，顏色淡黃幾乎近白的細沙。

愛斯妲爾坐在沙上。她細察洞內的景象。

『如果在這裏生活，是多麼有趣！』她喃喃說。

然而希克叨爾，好像窺伺海水的高漲已有一些時候了，他突然裝出驚慌的樣子：

『啊！我的上帝！我們被攔住了！看，潮浪已截斷了我們的歸路……我們必須在這裏等候兩個鐘頭。』

他出去找卓卜爾先生，舉起頭來，見卓卜爾先生恰在他們洞頂的懸崖上，當青年向他報告他們已被封鎖之後，他勝利地喊道：

『我怎麼與你們說的？但是你們總是不聽我的意見！……有什麼危險麼？』  
『沒有半點危險，』希克叨爾回答。『海水進到洞內只六公尺遠，您不要擔憂，我們在兩小時以前，絕對不能出來。』

卓卜爾先生發氣。這樣說來，大家不吃晚飯了。他已經肚餓了，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娛樂，滑稽的消遣！然後，他口出怨言地坐在短的草上，把他的陽傘放在左邊，他的笠貝籃子，放在右面。

『我等着，這是沒有辦法的了！』他喊着說。『請您回到我夫人的身邊去，並請設法讓她不要受涼。』

到洞裏，希克叨爾坐在愛斯姐爾身邊。經過一霎時的沉默之後，他放胆拿起她並不抽去的一隻手。她向遠處凝視。暮色已降下了，陰暗的灰塵漸使垂死的太陽發白。在地平線上，天邊有鮮明的淡紫色調，海展佈着慢慢地昏晦下去，沒有一隻帆船。水逐漸進入洞內，以溫柔的聲音捲着透明的細石。它帶來大海的熱愛，撫摩的微聲，滿含情慾的刺激。

氣味。

『愛斯妲爾，我愛您，』希克叨爾重復說，並熱烈地吻着她的小手。

她不回答，她窒息地留着好像被這高漲的海水舉起一樣。現在半臥地坐在細沙上，她彷彿是一個水中的女神突然被人攫住，已經沒有抵抗的可能。

忽然，卓卜爾先生的聲音輕輕地從空中傳來：

『你們不餓麼？我簡直餓得要死了，我……好在我把我的小刀帶來，你們知道，我先來嘗嘗，我吃筮貝了！』

『我愛您，愛斯妲爾，』希克叨爾仍是這樣誦着，並把她抱在懷裏。

夜已黑了，白的海照亮天邊。在洞的進口所在，水發出長的呻吟，穹窿之下，白日的餘光也已熄滅了。活的潮浪中昂起一種生殖的氣息。愛斯妲爾於是讓自己的頭慢慢落在希克叨爾的肩上。夜的風吹去了愛的柔聲。

上面，在星光之下，卓卜爾先生有方法地吃着他的貝肉。他沒有麵包，他吞下一切，簡

直要讓自己飽得不會消化。

六

回到巴黎九個月以後，漂亮的卓卜爾夫人生下一個男孩子。卓卜爾先生非常快活，把季洛醫師拉到一邊，倨傲地報告他說：

『這是笠貝的功勞，我拚着命吃下去……是的一天晚上，哦！在非常奇怪的情況中，我吃了一小籃的笠貝……不論怎樣，醫師，我從來沒有想到貝肉會有這麼大的效力！』



此  
页  
空  
白

賈克 · 戴慕爾

此  
页  
空  
白

那邊，在太平洋的奴米亞，當賈克·戴慕爾凝視着無邊的海景時，他似乎看見他自己的全部經歷：巴黎被圍的貧困，公社的暴怒，以及被人遣送到這遙遠島嶼，心身受傷，好像經過當頭一棒的打擊。這不是明白的幻覺，也不是他自己高興或感動的回憶，而是一種模糊的智慧的默想。在整個消逝的過去中，有不少依然是明確的事實，屢次自動地盤旋於他的腦際。

賈克於二十六歲娶了帆莉茜做他的妻子，她是一個身材高大，年僅十八的漂亮女郎，是維雷德路某鮮菓商，即他在此租賃一間房子的女房東的姪女。他自己是金屬彫刻匠，每日工資很高，一直賺到十二個法郎；他的老婆首先是女裁縫，因他們立刻有了一個男孩子，被時間所限，她只好養育小兒與料理家務。他們的兒子安吉長得很壯健。九年以後，來了一個女的孩子；這女兒路易史身體瘦弱，竟歷那麼久的時間，以致他們在醫生與

藥品方面費了不少的金錢。可是他們的家境還是相當過過去。戴慕爾有時還在星期一休息，不過他的脾氣很好，很有理性，他若喝酒太多，他就回去睡覺，待明日重新上工之際，總說自己是一錢不值的壞人。從十二歲起，安吉也做「老虎鉗」上的工作。孩子剛知道寫讀，即已幫他父親賺錢。帆莉茜很清潔，她以聰明謹慎的女人態度，主持家務，因為他時常以蔬菜代替肉類，把錢積蓄下來以備萬一之需，父親總說她有點「狗樣」的慳吝。這是他們最好的時期。他們住在安味傑路的公寓中，房子一共三大間，父母與安吉各佔一間，一間是裝着老虎鉗的飯廳，至於廚房與路易史的小室還不計算在內。這在一個大建築物的庭院深處，不過並不缺乏空氣，因為他們的窗門開在已坍的工場上，自早至晚，有載物的小車在這裏卸下整堆的殘料與舊板。

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戴慕爾一家人住在安味傑路已逾十年。帆莉茜雖然已近四十，看來還很年輕，她稍稍發胖的身體，兩肩與臂部的圓肥，使她成爲這一區域的美少婦。反之，賈克像煞是乾枯了，相差的八年使他在她身邊顯出老態。脫離險境，但仍孱弱的路

易史，從她父親那裏傳來消瘦；至於年已十九的安吉則有他母親的高身材與闊背部。除若干星期一，父子二人在酒商家中遲遲不返之外，他們的生活是很和愛的。帆莉茜有時因吃喝浪費了的金錢而發氣或吵嘴。有兩三次，他們甚至相打；但是這都沒有多大關係，這是酒的過失，隣近可說沒有更端方的家庭了。人們都以他們爲好的榜樣。當普魯士人向着巴黎前進而可怕的失工籠罩着全城時，他們還有一千多法郎存在儲金局中。這就養育兩個孩子的工人說，是很可觀的一個數目。

所以被圍的最初數月是不甚艱苦的。在老虎鉗閉着無事的飯廳中，他們還吃白麵包與肉類。鄰居大個子的油漆匠名伯侶，他已窮到挨餓的地步，因憐憫他的貧困，戴慕爾有時還大發慈悲，請他到家裏來吃飯；不久這位朋友早晚都來揩油。這是一個滿口笑話的滑稽家，他終於使不安與含怒的帆莉茜在這吞食最好幾塊食物的大嘴前面，解除了武裝。晚上他們玩紙牌，以普魯士人爲攻擊的對象。愛國的伯侶說到挖掘坑道，在鄉間的地下埋藏地雷，如此直達他們沙底蓉與蒙特爾都的炮位之下，使他們整個炸死。接着，他

咒罵政府，他說：這是一大羣懦夫，爲恢復亨利第五的王位，他們想對俾斯麥偷開巴黎的城門。這些賣國者的共和使他聳肩。嗚呼！共和！於是兩肘靠在桌上，口裏含着他的短煙斗，他向戴慕爾解釋他的政府，假使他的理想實現，世上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有自由，一切財富將屬於一切人，自上至下，到處都是正義與平等。

『像一七九三年一樣，』他不知究竟地加上說。戴慕爾很嚴肅地留着。他也是共和黨人，因爲從搖籃的時期以來，他就聽見周圍的人們說，共和必有一日會是工人的勝利，由此大家都將有幸福了。可是，對於怎樣實行它的方法，他却沒有確定的觀念。所以他留心地聽着伯侶，覺得他的推理很好，共和一定如他所說的樣式到來。他興奮，他堅決地相信；假如整個巴黎，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唱起馬賽歌，全體向凡爾賽進發，我們就可以戰勝普魯士人，伸手給外省，協力成立人民的政府，使一切公民從此都有固定的年金。

『請當心』滿懷不信任的帆莉茜反復地警告他，『同你的伯侶一起，一定沒有好的結果。你既然高興如此，你只請他吃飯吧；但是請你讓他自己一個人去擊破頭顱。』

其實，她也是願意共和的。一八四八年，他的父親死在一個防禦物上。不過這回憶不但激不起她的憤怒而反使她更有理性。站在平民的地位，她說她知道怎樣強迫政府服從民意；她將好好地做人。伯侶的演講令她發怒而且懼怕，因為她覺得她的意見並不正當。她見戴慕爾開始改變，他已有異樣的舉動，他使用她不高興聽的字句。但是更使她担心的，還是她兒子安吉聽着伯侶說話的那種熱烈與陰鬱的態度。晚上，路易史靠在桌上睡着，安吉叉着兩臂，慢慢地飲一小杯燒酒，一言不發，兩眼盯住油漆匠，聽他在敘述從巴黎得來的某種賣國的奇聞：拿破崙派的人們從蒙瑪特爾向普魯士人暗投信號，或麵粉袋與火藥桶被人沉入塞納河，使巴黎可以較早投降。

『看，這都是無稽的謠言！你不必傷你的腦筋！你知道他是在撒謊。』待伯侶走了之後，帆莉茜對她的兒子說。

『我明白我自己所聽見的，』安吉以可怕的姿態回答他的母親。

迄十二月中旬，戴慕爾一家人已吃完他們的節蓄。每一小時人們都報告普魯士人



在外省的失敗，勝利的突圍將使巴黎獲得解放；夫婦首先並不驚慌，不斷地希望工作的恢復。帆莉茜簡直實現了奇蹟，他們逐日還靠着這被圍的，只有小路易史不能消化的麵包生活。於是戴慕爾與安吉的確像母親所說，傷起腦筋來。自早至晚，閒着無事，他們已失了工作的習慣，從他們離開了老虎鉗之後，他們的兩臂都變軟了，他們終日在一種充滿怪異與流血想像的驚怖與不安中打轉。兩個都穿着步兵大隊的制服；不過這個大隊像別的許多大隊一樣，連城都不出去，他們駐在一個戍所，兵士們整日在玩紙牌，胃空心愁，並知道家中貧困的戴慕爾，就從那裏聽到有些人的消息，纔漸漸確信政府爲着制服共和，發誓要殲滅人民。伯侶是對的：大家都知道亨利第五隱在聖日耳曼一幢飄着白旗的房子裏。但是這一定會完結的。人們終有一日會以槍彈打擊那些爲貴族與教士佔地位而使工人忍受飢餓與炮擊的流氓們。戴慕爾與安吉腦中裝滿外間的狂熱，憂悶地回到家中，他們在臉色蒼白的帆莉茜前面，滿口只說殺人，她一句話也不說，只細心地侍候因食物太壞而重新病倒的小路易史。

然而被圍終止了，停戰協定簽字了，普魯士人列隊在香普·哀利賽街。安味傑路的戴慕爾一家吃着帆莉茜從聖特尼設法來的麵包。可是晚餐是悲慘的。想看普魯士人的安吉，帶來不少的詳情，至於戴慕爾則舉又怒罵，必須殺掉一切將軍。帆莉茜發氣了，把他手中的叉子奪掉。以後數日，見工作仍不恢復，他決定爲自己的生活，重做老虎鉗上的事情。他還有幾塊鑄好的金屬，幾隻燭台待着修飾，希望做好之後拿去賣錢。安吉不能安於其位，一小時之後就拋開他的工作。至於伯侶從停戰時起，即已影踪不見，無疑的，他一定到別處較有小菜的人家去揩油了。但是一天上午，他復激動地走來敘述蒙瑪特爾大砲的事件。到處建立防禦物，平民的勝利終於到來了；他來找尋戴慕爾，說人們需要一切好的公民。戴慕爾不管帆莉茜臉上的不安，截然離開了他的老虎鉗。這就是「巴黎公社」。

三月四月與五月的許多日子過去了。戴慕爾已甚厭倦，他的老婆懇求他留在家裏，

他回答說：

『而我的三十銅子呢？誰給我們麵包？』

帆莉茜終於低頭。他們只有父親的三十銅子與兒子的三十銅子作爲每日的生活費，這是國民自衛軍的薪餉，酒與鹹肉的配給有時增加他們的口糧。戴慕爾確信他的權利，他向凡爾賽射擊，像他向普魯士人射擊一樣，他相信自己是在拯救共和，保證平民的幸福。在被圍的疲勞與貧困之後，內戰的激蕩使他生活在暴政的惡夢中，他以無名的英雄自居，決定爲自由的保障而赴義。他並沒有公社觀念的複雜理論。在他看來，公社只是人們報告的黃金時代，大家幸福的開始；另一方面，他又以更固執的態度相信在聖日耳曼或凡爾賽一定有一個國王正在準備恢復異教裁判所及封建領主的特權，如果人們讓他進入巴黎，一切都沒有希望了。在自己家裏，他不能打死一根蟲，但在前哨，他却沒有顧忌地擊斃憲兵。當他面上被臭汗與火藥塗黑，身體十分疲勞地回到屋裏的時候，他在小路易史身邊，聽她呼吸，往往經過許多小時，帆莉茜不再強留他，她以腦筋明白的女子的鎮靜，等待這大震動的結束。

然而一日她終於使他注意喊得那麼凶的伯侶：這大傢伙並不太愚蠢，並不讓自己

去冒槍彈的危險。他很聰明，他竟在軍需處裏得到一個好的位置；這不能阻止他穿着羽帽袖章的軍服，時常以熱烈的言詞煽惑戴慕爾的思想，他說如果他們打進凡爾賽捉住那些可惡的反動分子，他們將槍斃部長議員以及政府的整批人物。

『爲什麼他自己不參加，要誘惑別人去送死呢？』帆莉茜說。

『不要說話，我盡我的義務。至於別人是否也盡他們的職責，我們儘可不管！』

四月底左近的一天上午，人們把安吉放在担架上抬回安味傑路。他在慕里諾當胸受了一彈。人們抬他上去的時候，不幸就在樓梯上斷了氣。晚上戴慕爾回來，見帆莉茜沉默地站在他們兒子的屍體旁邊。這是可怕的打擊，他跌在地上，她讓他坐在牆邊嗚咽，不對他說什麼，因爲她找不到話說，如果她讓自己開口，她就會喊出：『這是你的錯誤；』她關了小室的門，她不作聲，怕的驚嚇路易史。她甚至去看父親的嗚咽是否驚醒睡着的孩子。他重立起來，很久凝視着衣鏡旁邊安吉穿着國民自衛軍服裝的照片，他拿起鋼筆，在照片的下面寫上：『我將替你報仇，』並加上日期與自己的簽字。這是一種自慰。翌日，覆

着大紅旗的柩車，後面跟着很多羣衆，把青年的屍體送入柏爾·賴雪士公墓。父親赤着頭走，旗的景象，柩車黑木因而更加淒涼的血也似的赤色，使他的心中充滿殘酷的思想。帆莉茜則留在安味傑路女兒路易史的身邊。從下午起，戴慕爾就回到前哨去殺憲兵。

最後，五月的日子到了。凡爾賽軍隊進入巴黎。他有兩日沒有回家，他與他的大隊同時後撤，他在大火中間，保護防禦物。他已不知目標，只對煙霧放槍，因為這是他的義務。第三日上午，他衣服破碎，步履蹣跚，如醉如癡地重新出現於安味傑路。帆莉茜把他的衣服脫了，以濕的面巾替他洗手，忽然一個女隣走來說公社的軍隊還在柏爾·賴雪士公墓抵抗，凡爾賽兵還不知道怎樣驅逐他們。

他重新穿好衣服，再拿他的步槍。但是公社的最後保護者已不在安吉安睡的空曠高地。他模糊地希望自己被殺在兒子的墳墓上。他甚至不能到達那邊。炮彈來了，轟炸了不少的大墳。榆樹中間，隱在照着陽光發白的大理石後面，若干國民自衛軍還對着穿紅褲，蜂湧而上的政府軍隊放槍。戴慕爾一到，就被俘獲。人們把三十七個同伴當場槍斃了。

他能逃出這格殺的處決，簡直是意外的奇蹟。他的老婆剛替他洗了手，而他自己也沒有放槍，他大概就這樣救了自己的性命。另外，在他極端疲勞的恍惚中，他被那麼多可怖的罪行所打擊，他永遠想不起以後數日的情形。這對他只留在模糊惡夢的狀態中：在黑暗的地方經過很長的時刻，辛苦地在烈日之下行走，沿途都有癡愚的羣衆破口大罵或以拳棒打擊他。待他脫離了這昏迷的狀態，他已在凡爾賽當俘虜了。

帆莉茜來看他，臉色總是蒼白沉靜。她告訴他，路易史的身體已比較好轉，他們就啞然無言，彼此再也找不到什麼可說的。分離的時候，爲着鼓勵他的勇氣，她加上說，人們正在料理他的案件，正在設法使他出獄。他問：

『伯侶怎樣了？』

『哦！』她回答說，『伯侶絕對安全……軍隊未入城的前三天，他就逃避了，人們甚至一點也不麻煩他。』

一月以後，戴慕爾動身去新加來陀尼亞島。被判結果，他受單純流刑的處分。他既無

任何官階，他若不以安靜態度招認他從第一天起就參與作戰，軍法或者會判他無罪。在他們最後的會見中，他對帆莉茜說：

『我就要回來。你與女兒等着我吧。』

當他頭腦沉重地站在無邊海景的前面，作模糊而苦悶的回憶時，戴慕爾最明晰地聽見的就是這句話，可是沉思有時竟使他不知夜已降臨。遠處有一片亮光留着很久，彷彿是船的航跡，截穿逐漸增長的黑暗；他既然預許回家，他就應該立起，走向波濤，從這條白的海路回去。

二

在奴米亞，戴慕爾的行爲很好。他找到了工作，人們使他希望獲得他的特赦。這是一  
個很溫和，愛與孩子玩耍的男子。他不再關心政治，他少與他的同伴們來往，他過着孤單  
的生活；人們只能責他每隔一些時候要喝一次酒；就是醉了，他也有孩子的脾氣，他嚎陶

大哭了一頓，然後自己回去睡覺。他於某日忽然失蹤時，他的特赦好像已無問題了。人們很驚愕地聞到他與四個同伴私逃了。兩年以來，他收到帆莉茜很多的信，開始是合規的，不久以後就較少而且不連續。他自己也時常寫信，三個月過去，沒有消息，於是失望攔住他，使他在這遙遙無期，或者要他再等兩年的特赦前面灰心；在這翌日就會翻悔的狂熱時刻，失意的人會不顧一切地挺而走險。一星期以後，人們在海岸十餘里以外找到一隻破船與三個赤裸的而且已經腐敗的屍體，證人們在其中認出一個是戴慕爾。他們有着同樣的身材，同樣的鬍鬚。經過粗略的調查之後，完成了法定的手續，死亡的證書寫好了，已得行政機關通知的寡婦，請求政府將這死亡的證書寄回法國，整個報界都談論這件冒險的事情，逃獄的悲劇與其悽慘結果的敘述轉載於全世界的報紙上。

然而戴慕爾依然活着。人們認錯了，把他與他的一個同伴混爲一人，最希奇的是兩個人絕不相似，他們只長着同樣的長鬚罷了。戴慕爾與第四個逃亡者，好像得着奇蹟的協助，依然活在世上，待他們到達英領的土地，纔彼此分開，他們從此永不再見；無疑的，那



個人一定死於黃熱病，戴慕爾自己也幾乎做了這個惡症的犧牲者。他的第一個思想就是以信通知帆莉茜。但是一張報紙落到他的手裏，他在這裏讀到他私逃的敘述與死亡的消息，從此之後，他覺得寫信是不謹慎的；人們會襲取它，偷讀它，因而達到真相的大白。他對一切人裝死不是更好嗎？從此任何人都不再麻煩他，他可以自由地回到法國，在那裏等待大赦來使自己復活。接着，一種可怕的黃熱病使他留在偏僻的醫院中，經過了八個星期。

待戴慕爾病愈時，他又被無可戰勝的懶惰所誤。在好幾個月的時間中，他仍留在很弱與缺乏意志的狀態中。熱病好像把舊有的一切願望都蝕空了。他不希望什麼，他自問這又何必呢？帆莉茜與路易史的形象殆已消失。他的腦中固然還時常看見他們，可是在很遠的所在，在模糊的煙霧中，他有時竟不敢承認他們。無疑的，待他恢復健康之後，他一定動身去與他們重聚。末了，他完全復原了，他的心中又浮起另一種計劃。在回去再會他的妻女之前，他夢想發財。他到巴黎做什麼呢？他也許會挨餓，他不得不恢復老虎鉗上的

職業，或者他仍找不到工作，也說不定，因為他覺得自己已可怖地老了。反之，如果他到美洲去，在數月之內，他即能積得十萬法郎，在噹噹響於他耳內的許多百萬巨富的神奇故事中，他就以這區區的數目為滿足。在人們給他指定的金鑛那裏，一切人，就是最微末的泥工也一樣，只要六個月工夫，就能高車怒馬地遨遊街市。他已安排好他的生活：他帶着十萬法郎回到法國，他在汶森附近購得一幢小屋，以三四千法郎的年金，在帆莉茜與路易史中間，為世所忘地脫離政治，過着幸福的生活。一月以後，戴慕爾已在美洲了。

於是不安定的生活開始了，偶然使他滾入同時是奇異與平凡的冒險浪潮；他認識一切貧困，他接觸一切佳運。有好幾次，他以為自己已賺得他的十萬法郎了；可是一切都在他的手指間溜跑了，人們詐取他，在最後的努力中，他終於一無所有。總之，他受苦，他做過很多工作，結果竟撈不到一件襯衣！東奔西跑，走過不少的地方，他被世事的浪潮拋到英國。從這裏再到接近法國邊境的布魯塞爾。可是他不再想到家裏，從他到了美洲之後，他終於給帆莉茜寫信。三封信留着沒有回答，他因此只好妄加揣測：或者人們已襲去他

的書信，或者他的老婆已經死了，或者她已離開巴黎。在相距一年的時間中，他還作過無效的嘗試。爲着人們偷看時不致失漏自己的消息，他以假的名字寫信，他與帆莉茜談論臆想的事情，希望他能認出他的筆跡，她能了解他的所說。這大的沉默好像催眠了他的回憶。他是死了，他已沒有什麼人在世上，世上已沒有供他留戀的事物了。經過一年左右，他在煤礦的地下做工，他已見不到太陽，他已絕對被消滅，他只吃飯睡覺，不再盼望其他的任何東西。

一天下午，在小酒店中，他聽見人說大赦令已被表決了，一切公社的革命者都可回國。這使他驚醒了。他受着刺激，他感到與別人一起回去的需要，他想重新看看他從前所住的安味傑路。這首先只是一種本能的推促，稍後，待他坐上領他歸國的火車時，他的頭腦開始工作，他想如果他發現到帆莉茜與路易史安然在世，他此後能恢復他在太陽之下的位置了；許多希望湧上他的心頭；他是自由了，他能公開地尋找她們；他終於相信他已到了安味傑路，重新見到她們安靜地都在屋裏，檯布已經鋪好，好像正在等待他的回

來似的。一切都會解釋清楚，這只是很簡單的誤會罷了。他將到市政府去報名，一家人將恢復他們從前的生活。

到巴黎，北站充滿騷動的羣衆。從旅行者出現之後，歡呼之聲四起，發狂似的興奮，搖着帽的手臂，喊出一個名字的張口。戴慕爾懼怕了一霎時，他不知道，他以爲這一切人是來咒罵他的。接着，他辨出被歡呼的名字，他知道人民所喝采的是一個與他同車的公社委員，一個在法庭裁判時避不到案的著名人物。戴慕爾看他過去，他的身體已經發胖，兩眼濕潤地微笑，大概是受了歡迎之後的感動。待英雄登上馬車的時候，羣衆還說到解掉馬羈，讓他們來拖着行走。大家擠得發昏，汹涌的人浪，流入辣斐德路，人海之上，參加者很久看見馬車如凱旋歸駕似的慢慢地前進。被推撞被擠壓的戴慕爾費了很多力氣，纔達到外馬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凡爾賽，過海，奴米亞，他所受的一切苦痛，都在辛辣的回味中，重上他的心頭。

但是，是在外馬路上，他又被溫存的情感所動。他忘掉一切，他似乎在巴黎某處拿回工

作，現在安靜地歸返安味傑路的寓所。十年的生存那樣混雜，那樣充實地過去，留在他背後的好像還是人行道上的路程。然而，他對昔日輕鬆地回家的這些習慣，彷彿感到某種驚奇。外馬路應該更闊，他停住脚步注視招牌，他驚懼地看見它們掛在那裏。這不是重履日夕繫念着的這一角故土的簡單快樂，而是過去各種溫存的混和；在他重新走到的這些舊物面前，他感到過去的浪漫情調；現在的不安，與未知的掛慮，在他的心中暗鳴。待他走近安味傑路，他的煩擾格外增加了。他自覺心軟，他有不欲再進的心思，彷彿前面有災禍在等待着他的。爲什麼回來呢？回來之後，究竟去做什麼呢？

最後是安味傑路了，他三次經過自己屋前而不敢進去。對面，煤炭商人的店舖已經沒有了；現在是鮮菓女商人的舖面，站在門口的婦人，在他看來，穿得那樣好的服裝，擺着那樣安然自得的态度，以致他開始本想問她，現在也不敢問了。他寧可不顧一切，一直走向女門房的小屋，從前，多少次他轉向左邊，在這路的盡端，以手指叩擊玻璃的小窗呀！

『對不起，請問戴慕爾太太在家嗎？』

『不認得……我們這裏沒有這個人。』

他留着不動。昔日的女門房是一個很小的婦人，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尋釁，無味，而且以懷疑態度凝視他的小女子。他再說：

『戴慕爾太太，即十年以前住在院子裏面的那個人。』

『十年以前！』女門房喊着說。『啊呀！橋下不知流過了多少水啊！……我們只在今年正月纔來此地哩。』

『戴慕爾太太或者留下她的住址吧？』

『沒有。總之，不認得。』

看他繼續執拗，她就生氣，威脅他，要喊她的丈夫。

『啊！這個，您竟敢偵察房子！……近來有一大堆人都是擅自進去……』

他的臉紅了，他口吃地退出，因自己的工褲破碎了，身上又穿着既舊且髒的布衣而感到羞愧。在人行道上，他低着頭走路，接着，他又回來，因為他不能決定是否就這樣離開。

這像永別似的使他心碎。人們或者會憐憫他，給他以若干消息。他舉眼看窗，並審察店鋪，設法找到相識的面貌。在這些時常退租的窮屋中，十年時間就已改變了全部房客。另外，他心中又存着某種摻雜着羞恥的謹慎，某種被驚嚇的野人心理，使他一想到自己會被認出，就立刻發生戰慄。待他沿着原路下來，他終於瞥見相識的面孔了：一個紙煙店的女主人，一個雜貨商，一個洗衣婦，一個從前時常供給他們麵包的女店主。他猶疑了一會兒，他在店鋪前面徘徊，他自問他應該走進哪間店鋪。他內心的鬥爭那麼劇烈，以致他的臉上急出汗來。他以無可如何的心理決定去問女的麵包商，這是一個幾乎睡着的婦人，她的臉色總是雪白的，好像剛從粉袋中出來一樣。她凝視他，坐在她的櫃台後面，一動也不動。真的，她已不認識他了，他被烈日晒黑，頭上已經禿頂，硬的長髮掩去他半個面孔，他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了。這給他以胆量，他用一個銅子買了麵包並冒險問道：

「您的顧客中也有一個女子與她的小女孩子麼？……您還認得戴慕爾太太麼？」

女的麵包商沉思了一下，然後以她的輕嫩聲音說：

『啊！是的，從前，這是可能的，可是已經很久了。我已不知道……我已見過那麼多的人！』

他只好以這個回答爲滿意……以後數天，他再來，他更大膽的詢問附近的人們；可是到處都遇到同樣的冷淡，同樣的忘記，所得的矛盾消息使他更加迷惑。總之，帆船茜大約於他動身去奴米亞之後二年，即他私逃的那個時期，離開此地，似乎是可以確定的了。沒有一個人認識她的住址，有的說她在格羅格育，另有些則說她已移到貝爾西。大家已記不起小路易史那麼一個人。這一定是完了。一晚，他坐在外馬路的街凳上，很傷心的在流淚，並對自己說，他不再尋找了。他將怎麼辦呢？巴黎對他似乎已經空虛了。允許他回到法國的若干銅子已經用光了。一霎時，他打算再到比利時的煤礦裏去。那底下如此昏暗，他立刻回憶他活在地深處，簡直像牛馬似的幸福。可是他依舊留着。他可憐而挨餓地留着，始終找不到工作。到處排斥他，覺得他已太老。其實，他只有五十五歲；因受了十五年苦痛，他已消瘦極了，人們總認他已七十左右了。他像餓狼似的張羅他去看一個在公社



時代被燒了的建築物的工場，尋找兒童與殘廢者所要擔任的職業。市政廳工作場的石匠預許他，要他看守他們的工具；可是這預許遲遲未能實現，他的確是要餓死了。

一天，在聖母橋上，他以窮人傾向自殺的眩暈，注視着橋下的流水，他突然離開欄杆，在這暴烈的動作中，他幾乎撞翻一個路人，一個穿白工衣的大漢破口罵他：

『混帳東西！』

但是戴慕爾發呆地留着，兩眼盯在這個人的臉上。

『伯侶！』他最後喊道。

這的確是伯侶，伯侶已朝好的方面變化，他的臉色紅潤，顯得更加年輕。從回來之後，戴慕爾時常想到他。可是到何處去找這位十五日搬家一次的朋友呢？油漆匠睜大眼睛，另一個以戰慄的聲音道出自己的名字時，他簡直不敢相信。

『不可能的！開什麼玩笑！』

然而他終於認出他來，他以開始嘯聚路人的感歎說：

『但是你已經死了……你看，你以為我能遇見這樣的奇事麼？不要這樣玩弄人家吧……怎麼你真的還活着麼？』

戴慕爾放低聲音說話，懇求他閉口。然而伯侶覺得這實在是太滑稽了，終於拉他在臂下，領他到聖馬丁路一家酒店去細談。他以很多問題強他回答，他很想知道。

『停一刻再說吧。首先，我的老婆怎樣了？』他們進了酒店的小室，並坐在桌邊的時  
候，戴慕爾這樣問他。

伯侶以喫驚的態度注視他。

『怎麼，你的老婆麼？』

『是的，她在哪裏？你知道她的住址麼？』

油漆匠的喫驚更加增高了。他慢慢說：

『無疑的，我知道她的住址……但是你，你難道不曉得她的故事麼？』

『什麼？她的什麼故事？』

伯侶於是大叫起來。

「啊！這樣說來，那是更有趣了！什麼！你一點不知道麼？……但是你的老婆已經重新嫁人了，我的老朋友！」

握着玻璃杯的戴慕爾將它放在桌上，他抖得那麼厲害，以致酒從他的手指之間流下。他用自己的工衣把玷污的手指拭乾，並以遲鈍的微聲說道：

「你說什麼？重新嫁人了？重新嫁人了？……這是真的麼？」

「當然是真的！你已經死了，她重新嫁人，這沒有什麼可驚異的。……不過，希奇的是你又重新活了。」

這可憐的人，臉色蒼白，兩唇吃吃地留着，油漆匠給他敘述詳細的經過。帆莉茜現在很幸福。她嫁給巴底堯爾修道士街的一個屠戶，後者本是喪妻的鰥夫，她現在已好好地幫着他做生意。沙虐爾，是的，屠戶名叫沙虐爾，是一個六十歲的大塊頭，年齡雖高，身體依然很壯健。店面在諾雷路的轉角，是該區最有買客的肉舖，門前裝着漆紅的鐵柵，招牌的

兩角豎着鍍金的牛頭。

『那麼，你將怎麼辦呢？』伯侶在述過每一詳情之後，總這樣反復問他。

因聽店舖描寫而感到昏暈的不幸者，總以模糊的手勢回答他，表示一切要看情形而行。

『而我的路易史呢？』他突然問道。

『小女孩子嗎？啊！我不知道。……爲擺脫她，他們一定把她放在別的什麼地方了，因爲我沒有看見她與他們住在一起。……真的，這個，他們總可以把女孩子還給你，因爲他們並不照顧她；不過，你帶一個二十歲的女人在身邊，你將怎麼辦呢！看你的情形似乎不大寬舒呢！』

戴慕爾低下頭，咽喉梗塞，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伯侶叫了第二瓶酒，想以這個安慰他。

『看哪，不必自尋苦惱了！你既然還活着！就應該開心一下，一切都沒有完全損失，這

還是有辦法的。你將做什麼呢？」

兩人於是作無窮盡的討論，同樣的證據不斷地重上口頭。油漆匠所沒有說的是戴慕爾動身之後，他立刻向帆莉茜獻媚，後者的圓肩引起他的愛戀。他對於她寧可嫁給屠戶沙虐爾這一點，一定懷着暗恨，她大概因屠戶有錢吧！待他命人拿來第三瓶酒時，他喊道：

『我，假如我在你的位置，我一定要到他們家裏去，我安頓在他們那裏，如沙虐爾麻煩我，我把他趕出門去。……總之，你是主人。法律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戴慕爾漸漸醉了，酒使熱火爬上他的蒼白兩頰。他重複講着，要看情形而行。但是伯侶總是推促他，拍他的兩肩，問他是否是一個男子漢。這還用得到說麼？他當然是男子漢；他是那麼愛她，這個女子！他現在還是愛她，爲奪回她，他會焚燬整個的巴黎！他還等待什麼呢？她既然爲他所有，他只要拿她回來就是。兩人都很有酒意，彼此鼻對鼻地交換激烈的話語。

『我到那裏去，』戴慕爾突然這樣說，很困難地從凳上立了起來。

『這就對了！不然，是太卑怯了！我陪你去！』伯侶喊道。

他們於是同去巴底堯爾。

三

在修道士街與諾雷路的轉角上，紅柵與金色牛頭的店舖，顯示富有的外表。許多整半邊的牛羊肉，切成細塊，放在花邊紙捲裏的羊腿，像花球似的構成一條一條的花繩。各處堆着各色各樣，切好裝好的肉塊，有玫瑰色的小牛肉，紫色的羊肉，硃紅色的牛肉，放在油脂成斑的大理石的桌面上。銅的稱盤，天秤的銅桿，耙齒形的肉鈎，都在閃爍發光。這是清潔店舖中的一種富饒，一種健康的煥發，店舖的地下鋪着大理石，門面開在頂光明的所在，鮮肉的香味好像使屋內一切人的兩頰都有紅潤的血色。

裏面，在充滿大街光亮的所在，帆莉茜佔着一張高的銀櫃，銀櫃上的玻璃給她擋住

氣流。那裏面，在愉快的反光與店舖玫瑰色的輝映之下，她顯得很鮮豔。她是四十以上的女人，所以這所謂鮮豔是豐滿而成熟的，服裝清潔，皮膚光滑，配着黑的包頭帶與白的領圈，她有聰明女商人的和靄可親與忙於計算的莊嚴。她一手執筆，一手放在櫃台的錢幣上，她代表一個商店的誠實與發達。許多夥計在割肉，稱肉，喊報錢數；女主顧們則排在鐵柵後面，她接收他們的肉錢並以可愛的聲音同她們交換本區的新聞。一個病容的小女人正在清付兩塊肋肉的價錢，她以憐惜的目光注視她。

『十五個銅子，是不是？』帆莉茜問她。『怎麼！樊尼埃太太，身體沒有好一點麼？』

『不，總是不大好，時常是胃在作怪。我總吐出我所吃下的一切。最後，醫生說我必須吃肉，可是肉是這麼貴……您知道煤炭商已經死了麼？』

『哦！這怎麼可能！』

『他，並不是胃不好，他患的是肚病……兩塊肋肉，十五個銅子！鷄鴨也沒有這麼貴呢？』

「天曉得？這不是我們的過失。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解決我們的困難……查理，您在  
做什麼？」

她雖然一邊閒談，一邊找錢，她的眼睛却不斷在照顧店舖。她看見一個夥計，在人行  
道上同兩個男人談話。見夥計沒有聽到她，她即提高聲音：

「查理，他們要什麼？」

但是她沒有聽見回答，她見兩個人進來，她認出前頭的一個。

「啊！是您，伯侶先生？」

她似乎不大高興，緊閉兩脣，作稍微輕蔑的呶嘴。兩個男人從聖馬丁路到巴底堯爾，  
在酒店裏停過好幾次，因為路程很長，他們高聲討論，時常爭辯，口已很渴，需要飲酒，所以  
他們有着興奮的態度。戴慕爾在對面的人行道上，當伯侶以突然的手勢，給他指出帆莉  
茜，如此漂亮，如此年青，坐在櫃台的玻璃後面，並說：「喂！那就是她！」的時候，他的心上受  
到很重的打擊。這是不可能的，這應該是肖似母親的路易史；因為，在他想來，帆莉茜一定



沒有這樣年輕。這富有的店舖，這些血淋淋的牛羊肉，這發光的銅，這穿得很好，態度像資產階級的太太，這一手放在錢堆上的女子，終於奪去了他的憤怒與大胆，使他生起真正的恐懼。他很想放步逃跑，他害羞，一想到進入這個店舖，心裏就發慌，臉色不用說是變成蒼白了。現在這位貴婦人再也不會要他這個滿臉鬍鬚，身上穿着齷齪工衣而容貌又如此粗野的窮人了。爲着不被人看見，他轉過後跟，向修道士街方面走去，可是伯侶留住他。

『天曉得！你的脈管裏已沒有血了麼……啊！倘若在你的位置，我將使這位混帳的女人看看我的顏色，我不會不分到一些東西，就自己跑了；是的，一半羊肉與其他的財產……你願意好好走麼，被浸濕的母雞？』

他強迫他穿過街道。接着，他問一個夥計。沙虐爾先生是否在家，並曉得屠戶已去屠宰場的時候，爲着來得迅速起見，他第一個進去。至於戴慕爾，則硬着頭皮，咽喉好像被扼住似的跟在他的背後。

『您有什麼事情？伯侶先生！』帆莉茜以不大表示歡迎的聲音問他。

『並不是我有什麼事情，』油漆匠回答，『是我的同伴要同您說幾句話。』

他即退到一邊，現在是戴慕爾與她面對面站着了。她凝視他；他非常侷促，簡直像忍受苦刑似的，低下眼睛。首先，她有輕蔑的呶嘴。她的平靜與幸福的面孔，對這年老的醉漢，滿身貧窮的可憐人，表示厭惡。然而她總是凝視他；突然，她甚至不與他交換一句話，她的臉色變白，忍住一種喊聲，把她手裏的銀錢放下，抽屜裏立刻發出響亮的聲音。

『怎麼？您病了麼？』好奇留在那裏的樊尼埃太太問她。

帆莉茜用一個手勢，避免回答。她不能說話。她困難地立了起來，並向店舖後面的餐室走去。不需要她邀請，他們進去，兩個男人就自動地在她的背後消失了；伯侶冷笑，戴慕爾默然跟着，眼睛時常盯在洒着鋸屑的石地，好像害怕自己就要跌倒似的。

『喂！這真有點奇怪！』待樊尼埃太太一個人留着時，悄然對夥計們這樣說。

夥計們也停止稱肉與割肉，彼此交換驚奇的目光。但是他們不願意受到連累，他們態度冷淡地重新工作，並不回答女主顧的話語，後者，以不愉快的目光看看他們，手裏拿

着她的兩塊肌肉，默默走開了。

在餐室裏，帆莉茜還以為不夠妥當，她推開第二重門，要兩個男人進入她的臥房。這是一個很整潔很幽靜的房間，窗門閉着，床上與窗邊掛着白的帷幕，一口鍍金的座鐘，桃心木的傢具，它們的油漆閃爍發光，到處沒有半點灰塵。帆莉茜讓自己倒在鋪着藍色絲織物的沙發上，她重複說着以下這句話：

『原來是您……原來是您……』

戴慕爾找不出一句話來。他審察房間，他不敢坐下，因為那些椅子，在他看來，實在是太美麗了。所以還是伯侶先開口。

『是的，他到處找您，已有十五天了……最後，他遇見我，我就把他領到這裏來。』

接着，他似乎覺得有向她聲明的必要，他說：

『您知道，我不能不這樣做。這是一個老朋友，當我看見他的境遇如此悲慘，我實在太難過了，我不得不幫他的忙。』



「那時，我覺得我孤單單一個人，實在無法生活下去，我即對一個想使我脫離貧困與苦惱的男子讓步，允許他的要求，重新嫁給他。……看，這就是我的全部過失。我想自己過着比較幸福的生活，我就被這幸福的觀念誘惑了。這不是罪惡，是不是？」

他低着頭聽她，比她還要謙抑與侷促。忽然他舉起頭來：

「而我的女兒呢？」他問。

帆莉茜又重新顫抖了。她口吃的說：

「你的女兒……我不知道，我已沒有她了。」

「怎麼？」

「是的，我把她安置在我的姑母家裏。……她逃走了，她變得很壞。」

一會兒，戴慕爾留着不響，態度很平靜，好像他不懂她的所說似的。忽然，如此侷促的

他，在櫃台上擊了一拳，擊得那麼兇猛，致使一個貝殼的盒子，在大理石上跳躍。可是他沒有說話的時間，因為兩個孩子，一個六歲的小兒子與一個四歲的小女兒，打開房門，以非

常快活的姿態，投入帆莉茜的懷裏，並緊緊抱着她的頸項。

『日安！小母親，我們到那邊，街道盡頭的花園裏去來……法蘭莎士說，我們應該回家……哦！你知道，那邊有沙，有小鴨在水裏……』

『很好，快些走開吧，』母親很粗暴的說。

她喊侍女：

『法蘭莎士！把他們領回去……在這個時候回來，實在是太愚蠢了！……』

小孩子不高興地退了出去，侍女，因太太的語氣，感到不快，把他們兩個推着在前面走。帆莉茜深怕賈克搶去她的兒女；他或者會把他們負在他的背上，立刻逃走了。被人邀請坐下的伯侶，安靜地躺在第二張沙發上，在沒有躺下之前，他靠近他朋友的耳邊喃喃對他說道：

『兩個小沙虐爾……？噁？這賊種，長得真快呢！』

待房門重新關上之後，戴慕爾在櫃台上又擊了一拳，並喊說：

『這不能這樣！我要我的女兒，我來就是要你回去。』

帆莉茜全身都冷了。

『請你坐下，我們來慢慢談論，』她說。『鬧出聲音來，無補於事……如此，你是來找我回去的？』

『是的，你跟我回去，而且立刻……我是你的丈夫，唯一好的丈夫，哦！我曉得我的權利……是不是伯侶，這是我的權利吧……好吧，你戴上帽子，你要好好聽我的說話，如果你不願意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事情的話……』

她凝視他，她的驚擾的臉上，不由自主地表示她已不再愛他，他的如此年老而且貧苦的可怕面容，實在使她害怕與厭惡。怎麼她，如此白嫩，如此豐滿，現在已習慣於資產階級的一切溫柔，她要跟這幽靈似的男子，重過昔日的艱難與困苦的生活麼？

『你拒絕，』戴慕爾再說，由她的臉上，他猜出她的意思。『哦！我明白，你習慣於櫃檯後面的太太生活；而我，我却沒有漂亮的店舖，沒有充滿銀錢的抽屜，可以讓你任意揮霍。』

……此外，還有剛才的孩子們，你好像比看護路易史，還要用心，當人失掉她的女兒，自然也可以欺侮她的父親……但是這一切於我，都沒有關係。我要你回去，你就得跟我走，否則，我到警察局裏，要警察來領你回去……伯侶，這是我的權利，是不是？」

油漆匠點頭稱是。在他看來，這場面很好玩。可是，待他看見戴慕爾愈說愈氣，而帆莉苦竭力忍受，幾乎要哭出來並暈倒的時候，他以為應該盡一點好的任務。他干涉，他以鄭重的聲音說：

『是的，是的，這是你的權利；可是必須明白，必須考慮……我，我總是謹慎從事，我的行為，向不亂來……在沒有決定之前，似乎應該與沙虐爾先生談談，他現在既然不在這裏……』

他突然停止了，然後以改變的聲音，含着假慇懃的顫動語調繼續下去：

『不過，我的老朋友實在是太急迫了。在他的情況裏面，等待是難堪的……啊！太太，如果您曉得他多麼受苦！現在，沒有一個銅子，他餓得要死，人們又到處拒絕他……當我



剛才遇見他的時候，他已兩天沒有吃飯了。」

帆莉茜，從恐懼轉到感動，不能忍住簡直要窒息她的眼淚。這是無限的悲哀，對於生  
活的怨憤與厭惡。她的內心發出一種叫聲：

「請你恕我，賈克！」

當她能夠說話時：

「已經做的，做過了。但是我不願意你受苦……請讓我來幫助你吧。」

戴慕爾以粗暴的手勢，表示拒絕。

「當然，」伯伯很快地插進說，「這屋裏相當富足，你的老婆不會讓你餓着肚皮。就假定你拒絕金錢吧，你也可以接受一種禮物……您就給他一塊牛肉，他亦可做少許肉湯來充飢，不是太太！」

「哦！任何東西，只要他說出，我都願意給他，伯伯先生。」

但是他又擊着櫃台喊道：

『謝謝，我不吃那種麵包。』

他走近來，眼對眼凝視着他的老婆。

『我要的是你，你得跟我回去……請把你的牛肉留下吧！』

帆莉茜向後退，重新感到厭惡與恐懼。戴慕爾於是變得更可怕，他說要打碎一切，他發怒，他以醜惡的詞句責罵她。他要知道他女兒的地址，他用力搖着坐在沙發中的老婆，向她喊說，她已賣了他的女兒；她並不抵抗，在她突然遭受如此意外的麻木中，她以緩慢的聲音重複地回答，她不知道女兒的地址，到警察所去一定會查出她究竟住在哪裏。最後，戴慕爾坐到一把椅子上並發誓說，即使魔鬼來，也不會使他離開這裏，但是一會兒，他忽然立了起來；並在櫃台上擊了最後而且最猛烈的一拳說：

『好吧！我的老天爺！我走了……是的，我走了，因為我高興如此……但是你放心等着，當你的男人回到這裏的時候，我將再來，我將處置你們，將使他，你，你的孩子以及這混帳的店舖看看我的顏色……你等着吧，你等着看吧！』

他以拳頭威脅她，並截然走了出來。其實，這樣的結束，使他的內心感到寬慰。伯侶留在後面，以勸解的聲音說：

『請您不要害怕，我不離開他……必須避免一個不幸。』

他覺得這一類的故事很有趣；他甚至放胆拿起她的手並輕輕吻了她。她讓他這樣做，她已昏亂了；如果她的丈夫硬要拉她的手臂，她也會跟他一起走的。然而她聽見兩個男人的脚步，走過店舖，一個夥計用刀切肉並喊報數目的聲音。於是她的商人本能要她重新坐到櫃台的玻璃後面，臉色很蒼白，可是很平靜，好像沒有經過什麼事情似的。

『要收多少？』她問。

『七個法郎，五十生丁，太太。』

她找還應找的錢數。

#### 四

第二天，戴慕爾交了好運：石匠僱他到市政廳的工場裏去當看守。他在夜間就這樣監守着十年以前他曾助人焚燬了的建築物。總之，這是一種輕快的工作，也是使人懶惰的蠢事。夜間，他在木架脚下巡邏，聽着聲音，有時坐在石灰袋上打盹。他再也不說回到巴底堯爾那裏去了。一天，伯侶邀他午餐，喝到第三瓶酒的時候，他喊着說，大事當在明日舉行。明日，他仍沒有離開工場。從此之後，一切像煞是規定好了，他只在酒醉時候，發怒並要求他的權利。當他空着肚皮之際，他就陰沉而憂鬱的留着，彷彿感到恥辱。油漆匠終於譏笑他，說他不是男子，可是他仍很莊嚴，口裏喃喃說：

『那末，應該殺了他們！……我正等着我內心的命令。』

一天晚上，他動身了，他一直走到蒙賽大場；在一條凳上，留了一點鐘，他又回到他的工場。白天，他以爲看見他的女兒坐在富麗四輪馬車的墊褥上，經過市政廳的門前。伯侶提議替他尋找，說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一定會找到路易史的住址。他拒絕了。何必知道呢？然而，他的女兒或者就是這個穿得如此整潔的漂亮人物，他看見她坐在兩隻大白馬的

高車裏，堂皇地跑過，他一想到這裏，心中就很煩亂。他的憂悶由此增加了。他買了一把刀，他給他的同伴看，說是爲使屠戶流血的。他愛這句話，他繼續以說笑的語氣重述它。

『我要使屠戶流血。屠戶曾使牲畜流血，各自輪到一次，不是很好麼？你說對否？』

伯侶於是留他在神殿路的一家酒店裏，經過幾個鐘頭，和善地勸他相信，人不應該使任何人流血。這是頂愚蠢的，因爲人們首先會縮短他們自己的生命。他拿起他的兩手，要他發誓不把壞事背到自己的身上。戴慕爾總以固執的冷笑重述：

『不，不，各自輪到一次……我將使屠戶流血。』

很多日子過去了，而他仍沒有使屠戶流血。

一件大事發生了，這好像會加速災禍的降臨。人們認他無能，把他從工場裏辭退出來；在暴風雨的一夜，他疏忽地睡去了，讓人偷去了一把鏟子。從此，他重新挨餓，垂頭喪氣的行於街道，因太自負還不敢向人乞食，他只以發光的兩眼凝視烤肉商人的店鋪。但是貧困非但不激動他而反使他遲鈍。他曲着背，態度沉悶，似乎陷入極深的憂思中。人們或

者會說他現在既沒有清潔的工衣可穿，他再也不敢到巴底堯爾去了。

在巴底堯爾，帆莉茜也生活在連續的驚懼中。戴慕爾訪問她的那一夜，她不願意對沙虐爾敘述白天的經過；第二天，被她前夕的沉默所苦，她已感覺後悔，但已找不到說話的力量了。所以她時常戰慄，以為看見他的前夫隨時會進來，腦中臆想種種殘酷的慘景。最壞的是店舖裏的人們一定會疑心到有些事情，因為夥計們總是冷笑，當樊尼埃太太按日進來購買她的兩塊肋肉時，她總以可詈慮的樣式收取她的肉錢。最後，帆莉茜在一天晚上，抱着沙虐爾的頭頸，嗚咽地對他說明一切。她重述她對戴慕爾已經說過的理由：這不是她的過失，因為人既然死了，就不應該再回來。年已六十，精神還很矍鑠，同時也是好人的沙虐爾，反而竭力安慰她。我的天！這沒有什麼希奇，但是這最後一定會好好地解決的！世間有什麼事不可以解決的呢？他有的是錢，他安穩地站在生活中，他尤其是被好奇的心理所動。我們去看他，這個還魂鬼，我們將同他好好談判。這故事激起他的興趣，他關心這件事到那樣程度，八天以後，那個人還不再來時，他竟對他的夫人說：

「啊呀！怎麼，他放開我們了麼？……如果你知道他的住址，我將去找他，我。」

看她懇求他，不要多事，他加上說：

「但是，我的好人，這是爲着要你安心哩。……我看你逐日憔悴，我們應該結束這件事情。」

真的，帆莉茜在悲劇的威脅之下，的確消瘦了，悲劇的等待不斷地增加她的憂慮。一天，當屠戶發怒責備一個夥計忘記了，沒有給小牛頭加上清水的時候，她臉色蒼白地走來，囁囁對他說：

「看，就是他！」

「啊！很好！」沙虐爾立刻息怒地回答。「請他到餐室裏去。」

他毫不忙迫地轉身向夥計：

「請以很多的冷水洗它，它會發爛呢！」

他到餐室裏找到戴慕爾與伯侶。他們兩個一起來，完全是出於偶然。伯侶在克利西

路遇見戴慕爾；前者因厭煩戴慕爾的貧窮，不常來看他。當他知道夥伴要到修道士街去鬧事的時候，他即發怒地責備他，因為這件事簡直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於是他又重新勸告他，說他將阻止他到那邊去作蠢事；他攔住人行道，強迫他交出他的小刀。戴慕爾聳肩，態度很固執，他有他不願說出的念頭。對於一切譴責，他只回答：

『如果願意，你也來吧，不過，不要麻煩我。』

在餐室裏，沙虐爾讓他們兩個站着。帆莉茜領着孩子們逃到她的臥房去了；在雙重鎖了的門後，她昏亂地坐着，以她的兩臂，緊抱她的孩子們在懷裏，好像保護他們，守住他們似的。然而張着嗡嗡鳴叫的掛慮耳朵，她還聽不見半點聲響；因為兩個丈夫，在隣室裏，彼此都感到某種為難，默默對視，經過了好久的時間。

『噢！就是您麼？』沙虐爾終於問道，他想由此打破沉寂。

『是的，就是我，』戴慕爾回答。

他覺得沙虐爾很好，自己遠不及他。屠夫似乎只有五十開外的年紀；這是一個臉色



鮮嫩，頭髮剃得很短，面部沒有鬚鬚的美男子，穿着襯衫，圍上雪白的圍裙，他有着年青與快活的態度。

『我可不要對您說話，』猶疑的戴慕爾再說，『我很想同帆莉茜談談。』

沙虐爾於是恢復他全部的平靜。

『算了吧，我的朋友，我們來說個明白，不好麼？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兩個都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當彼此都沒有過失的時候，我們爲什麼要互相過不去呢？』

戴慕爾低着頭，固執地注視着一隻桌腳。他以微弱的聲音喃喃說道：

『我並不怨恨您，請您讓我安靜點，請您走開……我要跟帆莉茜說話。』

『哦！這個，不，我不讓您對她說話，』屠戶平靜地回答。『我不希望您像上次一樣的使她生病。我們沒有她，亦可以談話……再則，如果您是有理性的，一切都可好好地商量。您既然說還是愛她的，那末，請您站在她的地位，請您反省，請您爲她的幸福着想。』

『請不說話！』另一個突然憤怒地截斷他。『您不要干涉任何東西，不然，一定會發』

生極壞的結果。」

以爲他從袋裏抽刀的伯侶，立刻站在兩人中間，表示熱心。

「請你把我滾開；你，你也一樣！……你怕什麼？你是一個白癡！」

「請鎮靜些吧，」沙虐爾反復說。「人若發怒時，總不會知道他所做的……請聽我

說。假如我喊帆莉茜來，請您預許我不要太粗暴了，因爲他是易於感動的，這，您也像我一樣的知道。我們兩個都不願意殺害她，是不是？……您一定不亂來吧？」

「噯！假如我來做壞事，我早就扼住您的咽喉不讓您在瞎三話四了。」

他以那樣深沉那樣苦痛的語調說出這個，本是好人的屠戶也受了很大的感動。

「那末，我去喊帆莉茜……」他表示讓步。「哦！我是很公道的，我了解您是要與帆

莉茜討論事情。這是您的權利。」

他走向睡房的門邊，他叩門。

「帆莉茜！帆莉茜！」

裏面一點沒有動靜，藏在房內的帆莉茜一想到此次的會晤，即身感寒戰，她仍留在她的椅子上，更緊地抱着她的孩子們，他聽裏面沒有回音，就不耐煩起來。

『帆莉茜，來吧！……這是愚蠢的，你留在那邊不出來。他預許我們不吵架。』

最後，鑰匙在鎖孔裏轉動，她出現了，並用心地關上房門，讓她的孩子們留在安全的地點，房中從新充滿爲難的沉默。正如伯侶所說，這是「狗樣的」一刻。

戴慕爾以徐緩而含混的辭句說話，至於沙虐爾，則立在窗前，以手指揭起一條白的小窗幔，裝出向外注視的樣子，表示自己對於這件事的寬大。

『聽我說，帆莉茜，你知道我從來不是惡人。這個，你一定會說是真的。……那末，今天我也不會開始做惡人。首先我想把你們這裏的人都殺了。以後我自問這於事何補呢？……我寧願讓你自擇。我們將做你所願意的。是的，法庭與其所稱的正義既然不能替我們做什麼，現在是你去決定你自己所最高興的。請你回答……你願意與誰同走呢？帆莉茜？』

但是她不能回答。感動扼住她的咽喉。

『很好，』戴慕爾再以同樣陰澀的聲音說，『我知道你將與他同走……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事情將怎麼變化。我不怨你，總之，我承認你是對的。我，我已完了，我一無所有，最後，你當然不會再愛我；至於他，他使你幸福，另外還有兩個孩子，那更不用說了……』

帆莉茜聽得哭了，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

『你哭是錯了的，這並不是責備。事情演變到如此，還有何話可說……所以我想再來看你一次，對你說，你可以安穩地睡覺。現在你既已選定了，我也不再煩擾了……就是這樣做吧，你以後將永遠聽不到人們說到我的消息。』

他向着房門走去，但是受到感動的沙虐爾喊着阻止他：

『啊！您的確是好人，您實在很難得……就這樣分離，怎麼可能！您與我們一起吃飯吧。』

『不，謝謝，』戴慕爾回答。

出於意外的伯侶，覺得這樣結束實在是太奇怪了，聽他的同伴拒絕邀請時，似乎有點憤慨。

『至少，我們喝一杯吧？』屠戶再說。『您難道不願意在我們家裏乾一杯酒麼？』

戴慕爾並不立刻接受。他以徐緩的目光巡視整潔愉快而擺着白橡木傢具的餐室一週，見帆莉茜以流淚的面孔哀求他的時候，他說：

『好吧，喝一杯，也沒有關係。』

沙虐爾於是很快樂。他喊道：

『快，帆莉茜，拿杯來！我們用不到女僕，……四個杯子。你也須碰杯，你……啊！我的朋友，您接受我們的微意，是多麼可愛，您不知道您多麼使我愉快，因為我愛好心的人；您的心真好，您確實是好人，我可以担保說！』

然而帆莉茜兩手戰慄，她在碗櫥裏找尋酒杯與一瓶酒。她的頭腦昏亂了，再也找不到一點東西。結果還是沙虐爾幫助她，她纔拿出她所尋找的酒杯盛滿了，四個人圍在

桌邊碰杯。

『祝您健康！』

戴慕爾，在帆莉茜對面，只好伸手去碰她的酒杯。兩個默默無言地注視着，眼中隱藏着全部的過去。她顫慄得那麼厲害，以致人們聽見碰杯的聲音像大熱病時牙齒相擊的顫抖一般。他們不再互相稱你<sup>①</sup>了，他們像死了似的，此後只在回憶中生活了。

『祝您健康！』

他們正在飲酒之際，孩子們的聲音來自鄰室，驚擾了當時的沉寂。他們開始玩耍，他們以笑聲喊聲互相追逐。接着，他們敲門，他們喊，『媽媽！媽媽！』

『好吧！大家再見吧！』戴慕爾把杯放在桌上說。

他走了。臉色蒼白，筆直立着的帆莉茜看他離開。至於沙虐爾則有禮貌地跟隨這兩位先生到門口。

①法文的 tu, toi (你) 是親熱或不客氣的稱呼——譯者。

## 五

在街上，戴慕爾走得那麼快，伯侶簡直很難跟上他。油漆匠大發其怒。到巴底堯爾林蔭路，當他看見他的同伴兩腿折斷似的坐在一條凳上，面色發白，眼睛凝視地留在那邊，一點也不動時，他即傾出他心中的一切，如果是他，他至少給這對有錢的夫妻，打幾個巴掌。看一個丈夫這樣無保留地把他的老婆讓給另外一個人，這簡直使他憤慨。只有發癡的人纔會這樣做！是的，發癡的人，這幾字是再妥當沒有了！他舉出一個例子，另一個公社的革命黨人回來也見他的老婆同另一個人發生關係，他並不像戴慕爾那樣發癡，他們兩個即與他們的女人很和合地過着共同的生活。別人自會料理，別人不會讓自己做白癡，總之，這次是他做了白癡！

『你不懂，』戴慕爾回答。『你也滾開吧，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我？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不是竭盡我的能力幫忙麼？……你平心想一想吧。你此後

將怎麼辦呢？你沒有一個親人，你像喪家之犬似的被棄在路上，假如我不來援救你，你一定會餓死……不是你的朋友！假如我拋棄你在這裏，你只好跟將死的母雞一樣，頭垂在脚下喪了性命。」

戴慕爾表示失望的姿態。真的，他現在只好去投水或被警察去收容了。

「啊呀！」油漆匠繼續說，「因為是你的朋友，我纔領你到一個有住有吃的人家去。」他立起，好像下了突然的決心。他用力拖他的同伴跟他前去，後者則囁嚅地問他：

「究竟到哪裏去？究竟到哪裏去？」

「你看……你既然不願意在你的老婆家裏吃飯，你必須在另外一個地方找到飯吃。你要好好地記在腦裏，我不讓你一天做兩件蠢事。」

他健步走下荷京路。到柏林路，他停在一個小公館的門前，他按鈴問前來開門的僕人，蘇維尼太太是否在家。看僕人猶疑，他加上說：

「請對她說，是伯侶訪她。」



戴慕爾機械地跟着他。這個意外的訪問，這座華麗的公館終於使他不安。他上樓。他突然被一個身材短小容貌美麗，幾乎只穿薄紗睡衣的金髮女子抱住。她喊：

『爸爸！這是爸爸！……啊！您是多麼可愛，您終於使他決定了！』

她是好女兒，她並不當心老人的黑工衣，她在孝心的突發中快樂得拍手。受着驚駭的父親，已不認得她了。

『這就是路易史！伯侶說，

『啊！是的……您太可愛了……』

他不敢以「你」稱呼她。路易史要他坐在安樂椅上，她按鈴命僕人不要令任何人進來。他在這個時候，注視張着貴重毛織物，擺着富麗好傢具的房間，心中非常感動。勝利的伯侶拍他的肩頭，對他重述：

『嗯？你還要說我不是一個朋友麼？……我，我很知道你一定需要你的女兒。於是找到她的住址，我來對她敘述你的歷史。立刻，她就對我說；請您領他來！』

『真的，無疑的，這可憐的父親！』路易史以柔媚的聲音喃喃說道。『哦！你知道，我很厭惡它，你的共和國！公社的參與者都是壞東西，如果人們任他們胡鬧，他們會把整個世界都破壞了！……可是，你，你是我親愛的爸爸。我還記得，我少時生病的時候，你是多麼好呀！你去看，只要我們不談政治，……我們一定很和好。首先，我們三個去吃飯，啊！這是多麼可愛！』

她幾乎坐在工人的膝蓋上，以她閃光的眼睛歡笑，她的淡黃色細髮，在她的耳畔飛舞。他呢，他已沒有力量，他自覺已被甘美的安適侵襲。他很想拒絕，因為在這樣的公館裏吃飯，在他想來，似乎是不正當的。可是他已找不到剛才在屠戶家中最後一次碰杯之後，絕不反顧地離開他老婆的那種毅力了。他的女兒太溫柔，她的雪白的小手放在他的手裏，使他無法擺脫。

『看看吧，你接受麼？』路易史再問。

『好吧，』他終於說，兩行眼淚在他的被貧困所挖掘的面頰上直流。伯侶覺得他很

有理性。當他們過到飯廳之際，僕人來通知太太，說先生在那裏等候她。

『我不能接見他，』她平靜地回答。『請對他說，我現在與我的父親在一起。……如果她願意，明天六點鐘再來吧。』

晚餐吃得很快活。伯侶以種種希奇的字句來說玩，路易史因此笑得流淚。她好像再在安味傑路的老家，這是豐盛的大餐。戴慕爾吃得很多，他因疲倦與肚裏的食物而感到頭腦重滯；不過當他女兒的目光每次遇見自己的眼睛時，他亦勉作溫柔而甜美的微笑。飯後菓品來了，他們喝着香檳似的發泡甜酒，這使他們三人都有醉意。僕人們最後離開了，他們兩肘靠在桌上，以微醉的憂鬱談到他們的過去。伯侶捲起一枝紙烟遞給路易史，後者半閉着眼睛，臉上淚痕斑斑地抽吸起來。他的回憶有點模糊了，她說到她的許多情人，第一個是一個身軀高大的青年，對她很不錯，留下很好的印象。最後，對於她的母親，她却表示非常嚴厲的批評。

『你知道，』她對她的父親說，『我不能再見她，她的行爲太壞了。……如果你願意

的話，我將去對她說出我怎樣厭惡她，她竟那麼惡濁，拋棄了我親愛的爸爸！」

但是戴慕爾以嚴重的態度宣告，她已不再存在。突然，路易史立起來，喊着說：

「等一下，我去拿一件會使你高興的東西給你看。」

她走了，立刻再回來，她的紙烟還是含在嘴上，她給他父親一張變黃而角上已破的舊照片。這給工人以極大的激動，他迷亂的兩眼盯在他兒子的遺像上，嘴裏吃吃的說：

「安吉，我可憐的安吉！」

他把照片遞給伯伯，後者也大受感動並喃喃說：

「這很像。」

然後轉到路易史的手裏。她拿起照片看了一會，眼淚哽在她的咽喉，她還了遺像說：

「哦！我還記得……他多麼可愛！」

忍不住感動，三個人一起哭了。遺像在桌上又轉了兩次，各人都作最動人的默想，時間讓照片白了很多；可憐的安吉，穿着他國民自衛軍的服裝，好像是暴動者的暗影，沉沒

在很久的過去中，但是翻轉照片，父親讀到他從前寫在那裏的誓語：「我將替你報仇；」他在遺像的頭上搖動飯後菓品的小刀，他重發他的誓言：

『是的，是的，我將替你報仇！』

『當我看見媽媽變壞了，』路易史敘述道，『我不願意讓我可憐的哥哥的遺像留在她的身邊。一晚，我把它偷來了。……爸爸，這是爲你的。我現在將它還給你吧。』

戴慕爾把照片放在酒杯旁邊，總不斷地注視它。然而他們終於恢復了理性，談起正經的事情。路易史很爽快，她願意她的父親脫離困難。一會，她說到他可以到她的公館裏來同居；經過考慮，知道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後，她有一個意見：她問他是否同意到蒙特附近去看守一個產業，這是一位先生最近買來贈給她的。那裏有別墅，他只要二百法郎一月，就可活得很好。

『怎麼！這是一個天堂呀！他若厭倦，我可以去看他，』伯侶喊着，替他的朋友接受了。下一星期，戴慕爾就安頓在他女兒的產業：「美風別墅」裏，他現在就生活在那裏，

經過這樣多的不幸之後，老天也應該讓他休養一下了。他發胖，他重新年青，他穿着中產階級的衣服，大有退休軍人的和善與誠實態度。農人們很恭敬地打他招呼，他則每天打獵或釣魚。天氣晴和的日子，人們時常遇見他在鄉間的小徑上注視小麥的茁長，他像一個從未盜竊過人家東西，只靠自己勞苦賺來的年金而生活的退隱者，他的良心很平靜。他的女兒若與許多先生同到這裏來，他亦知道保持他的地位。他的最大快樂是她女兒一個人逃出來與他在這小別墅中一起用餐的日子。那些日子，他以乳母似的含糊口音同她說話，並以崇拜的態度注視她的裝飾；這是豐美的大餐，有他自己命人烹調的種種好東西，至於美味的菜餚以及路易史袋中帶來的高貴點心與糖菓，那更不用說了。

戴慕爾從來不去再看他的老婆。他現在只有他的女兒，她憐憫她的老父，她是他的唯一倨傲與快樂。此外，他也不想使用些微的力量去恢復他的身份。何必擾亂政府的簿冊呢！這可以增加他四周的安靜。他隱在他偏僻而被遺忘的洞窟裏，與世無爭，他在戶籍上沒有名字，社會也似乎沒有他的存在，他絕不頹顏地接受他女兒的禮物；假如人們要

他復活起來，有些羨慕者對於他的處境或者會說壞話，他自己也許會因此受苦。

然而別墅中有時却也非常熱鬧。這就是伯侶到鄉下來過四五天的假期。他終於在戴慕爾家中找到了他所夢想的休憩所在。他與他的朋友一起打獵，一起釣魚；他整日仰臥在小河的邊緣。一到晚上，兩個老同伴又在大談其政治。伯侶從巴黎帶來激烈派的報紙；讀了之後，兩個都同意應該採取急烈的措施：槍斃政府，縊死資產階級，焚燬巴黎，重造一個真正是人民的城市。他們時常討論以大屠殺實現一切人的幸福。最後，待要上樓睡覺時，戴慕爾走近加上鏡框的安吉的遺像，注視它，並搖動他的烟斗，口裏喊着：

『是的，是的，我將替你報仇！』

第二天，他臉色寧靜，背圓肩肥地回到河邊去釣魚，至於沿着河岸走了很久的伯侶，則鼻子向着綠草，安臥在他的身傍。

#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故事

定價國幣八元

給妮儂的新故事

定價國幣七元

蒲爾上尉

定價國幣七元

娜薏·米枯倫

定價國幣七元

岱蕾斯·賴根

定價國幣七元

瑪德蘭·費拉

定價國幣八元

譯者

畢修勺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6966B



50-

04324